

【all郊】雄獅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2579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25790>.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 Major Character Death , Rape/Non-Con
Category:	M/M , Multi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演义 - 许仲琳 & 陸西星 Creation of the Gods - Xu Zhonglin & Lu Xixing ,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PF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崇应彪/殷郊 , 杨戩/殷郊 , 殷寿/殷郊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 杨戩 , 崇应彪 , 殷寿 , 姜文焕 - Character , 鄂顺 , 苏全孝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25 Completed: 2023-11-07 Words: 70,805 Chapters: 16/16

【all郊】雄獅

by [SuiYuanCunWenJun](#)

Summary

民国AU，一些小妈文学，非典型才子佳人，历史流同人

Chapter 1

雄狮

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公羊传·庄公四年》

—

对于出嫁，他没有什么实感。

小轿将将盛下他和随身的行李，一点点嫁妆，高大身躯半蜷缩着，头顶抵着小轿的轿门。两个轿夫抬得晃晃悠悠地，出门前吃的几个鸡蛋在肚里作祟，让他生出些想逃出去，伸展开，自由些的念头。

他微微闭闭眼睛抵抗恶心，听到外头的声音逐渐从安静变为热闹。花轿抬进了闹市区，城郭的烟火气一水儿冲来，鼻尖闻到炸馓子和蒸米糕的香味。吹打声逐渐响起来。

不是自己的，他想，下意识地抓紧了怀里的包袱，那里有十个大洋——主人家买他的价钱的一半。另一半由阿嬷收着，送他时告诉他记着自己的名儿叫银娇。

听起来像个姑娘，他想，主人家发现买回来个男人，会打死他吗？

突然的停顿打断了他的思绪，头随着惯性不轻不重地撞到前面。他掀开轿帘看去，前方一队六抬大轿的送亲队伍正吹吹打打，前呼后拥地走着，刚才的吹打声就是这么来的。送亲队伍后面跟着送嫁妆的车队，迤迤了半条街，红烛映天，无边地富贵喜庆。

“是三太太苏氏的队伍。”一个轿夫冲他说，“每个抬轿子的有半吊赏钱。”他沉默，拿不出同样的钱来。他们见他没有赏赐，于是也不掩饰失望：“二太太莫怪，我们先避一避，只好让三太太先进门了。”

他于是缩回去，头依然抵着低矮的轿顶，听见那吹打声渐渐远去，自己的小轿又重新晃晃悠悠地起来。

他和三太太都要走偏门，但三太太的送亲队伍人多，嫁妆也多。于是主人家开了东面朝街的侧门迎三太太过府。给他开了东南方向的角门，由一个小巷子抬进来。

他没敢再掀开轿帘，府上已经用上了电灯，灯泡黄色的光不时透过轿顶打下来，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距离。又过了两重门，在一间小跨院里，轿子停下了。他下了轿，面前站着位管家模样的老妇，问他的安。他点点头，拿出一块大洋打点。婆子脸上闪过一丝不满意，还是很快把钱接过，领着一个十几岁上下的少年过来拜他，告诉他这是给他贴身使唤的，叫孝哥。

婆子引他进屋，语气殷切地介绍这就是他日后住的屋子。手里指着窗户正对的后罩房，那里正灯火璀璨，热闹非凡，是三太太住的地方。婆子凑过来，暗示道再使些钱，可以引老爷过来坐一坐。

他面带歉意地摇摇头，婆子的脸冷下去，交待了孝哥几句就走了。孝哥过来接他的包

袱，他躲了一下，忽地反应过来又交给他。在堂屋坐下，细细地打量起这个少年。

孝哥生地腴腆，身量瘦高，圆圆的脸盘上嵌着两个圆圆的眼睛，亮晶晶地显出少年的稚气来，可爱地紧。像是第一次服侍人，有些手忙脚乱地给他沏茶。又像安慰他那样说道：“太太别多心，太太美貌，老爷会喜欢您的。”

他抿了口茶回头去看窗户外面，东院的光透过来，连带着喜宴的乐声和喧闹，孝哥走过去关住了窗子。

“太太莫怪，”孝哥站在窗下有些扭捏，“三太太是我姐姐。”

他眼中掠过一丝惊讶，随即低下头了然地轻笑，低声地叹：“何必这样防着我……”

然后他抬起头冲着孝哥：“让你姐姐放心。我们谁是娶来的，谁是买来了，一目了然。”

孝哥看上去有些窘迫，转移了话题道：“我带太太转转吧。英府是江城第一的豪门，没来过的，怕是要迷路。”他起身松快地伸展了身体，冲孝哥扬扬下巴，眉眼弯弯地说好啊。

人们都到了东院去，他这里难得地清净。他和孝哥两人信步走着，出了院子，才看清楚英府的豪华。他这只不过是一间小跨院，在二重门里，左邻一片面积不小的花园，栽着桃李杏枣树和一圃郁金香，他听说是西洋来的花种，此刻正开着，晚风送来馥郁的香气。右边邻着一处假山和池塘，几只天鹅浮在水上，假山的石头上还趴着两只他叫不上来名字的鸟。孝哥说那是孔雀。

此刻月光正好，花香醉人。他走上池塘上的拱桥，看天鹅眷侣在月光下缠绵地交颈，脚蹼打碎了一片映着粼粼月光的水面，如碎银般闪着跳跃的光。

他微微抬起头，微风梳过他的眉梢鬓角，阖上眼眸，感到胸中怦怦跳动的心逐渐归于平静。

无论主人家发现他是男人会不会打死他，他都决定不再担心了。他想，此刻就只有他，只有他在这清辉的月光下，想起自己颠沛流离，被卖来卖去的前半生。

终于不用再被卖了，出嫁对他而言就是最后一次被卖，从此可以安顿下来，有吃有穿，免于冻馁。他不望着别的东西，毕竟他是被买来的，不是被娶来的。他也配不上那样好。

他的思绪被一声人声打断，他猛地睁开眼，看向桥下站着的那人。那人唤他的名字“银娇”，孝哥正恭顺地叫老爷。

他把丈夫让进屋里，屋里只点着一根红烛，没有电灯，显得有些昏暗。他站在丈夫身边给他奉茶。

除了唤他的那一声，丈夫没有说话。他站在那不敢有所动作，借着烛火悄悄地打量他。老爷约莫五十来岁，身躯高大健硕，面容冷峻，一双眼灼灼地射出光亮，薄唇紧抿，显出一种难言的沧桑和俊美。

老爷坐在那，神态威严，身躯像一尊沉默的佛，让他感到压迫。

他心下有些慌张，老爷看上去并没有要打死他的意思。可他想不通老爷怎么到他屋里来了，他不会侍奉。

卖他的人牙子教过，可他看着老爷严肃的面容，只觉得自己既不记得也不敢。

他忧得额上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从东院忽地传来一阵咿咿呀呀的唱腔，女声嘹亮却婉转，是昆曲的调子，声音水磨般地细腻柔婉，像透过水那样传来。老爷于是站起身，撂下一句“睡吧！”，接着走出了门。

他有些如释重负地坐下，抬头却看到孝哥有些愧疚的神色。他笑着摇摇头表示无妨，还冲他努嘴，调皮地做出口型：正好！

孝哥却没有随他去：“太太，您排行比姐姐高，明日该是姐姐来拜您的。既然嫁入府，您还是得学着些风情，好留住老爷。”“我不被打死就不错了！”他声音轻快，“你猜，老爷什么时候能到东院？”正说着，传来的昆曲戛然而止，应该是新婚夫妻总算聚到了一处。

孝哥看着他的样子，有些疑惑：“太太您……贵庚？”“比你大两岁！”他又露出一个笑容，推开窗户望月亮，他的新婚夜就这么过去。

大夫人和老爷坐在桌前用早膳，他站在一旁伺候。三太太昨夜得了恩准，不必过来。

“彪儿说他什么时候回来？”老爷问。“彪儿上次来信是在三日前，应该就是这两日。”大夫人放下碗筷恭敬地回答，语毕后才又把筷子递给他让他布菜。老爷斜了他一眼又瞪着大夫人：“瞧你做的事！”

他猛地意识到老爷是在怪大夫人怎么买来个男人，缩回身子又在一旁站好。大夫人声音有些讨巧地无奈：“妾实是不知。”老爷也没有再为难大夫人，话头又转回儿子身上：“家里添了女眷，彪儿再回来住不便，让他到外苑去吧。”大夫人点头答应，老爷又瞥了他一眼，语气不耐，“把他也打发走！”“好，”大夫人替他应下，“明日就送他去。”

老爷用完早膳便去城里的衙署点卯。大夫人招呼着他坐下，让他有些惊讶地慈爱。

他近距离看着大夫人，她约莫四十来岁，是位顶优雅的贵妇人，面容清冷中带着慈祥，正拉着他的手柔声问他。

“生的不错，是十七？”“是。”他回答，有些懵懂，难以理解大夫人对他的善意从何而来。“我娘家姓姜，你以后便这么称呼。”“不敢！”他想站起身，大夫人又拉着他坐下，神情关怀又和蔼：“别怕，也不必同我生分。其实买你的时候，知道你是男子，不会因此事怪你的，不用担心。”他点点头，姜夫人接着道：“昨晚老爷宿在三妹妹那里，明日又要你搬去外苑，是委屈你了。有什么需要，就同我讲。”“不敢！”他又是局促地回答，始终懵懵的，大夫人慈爱的微笑晃得他不知所措，双手正轻轻摩挲着自己的脸颊。

直到他回去，脑海里还是回想着这一幕。他被卖过很多次，其实不太相信别人对他的好。但大夫人的面容是那样亲切，神情是那样和蔼，说的话是那样关心，让他没来由地想起某些女性长辈，他身为孤儿从而从未见过的母亲。

他没来由地感到歉疚，觉得大夫人是好人，而自己是要与她分享丈夫的啊。正想着，门外传来一阵银铃似的笑。

苏姐已一阵风似的进了堂屋，先是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接着不等他说话就坐了上来，和他隔着矮几彼此间有些好奇地打量着。

他心下感叹，真是个美女，其实孝哥生的也很好，他以前没注意。姐已也在打量他，蓦地把手肘撑在矮几上朝他靠过来，一边笑着说：“听名字，我以为你是位姐姐。不过无妨，你真好看！”说着，她上手往他脸上戳了一下，他一怔，孝哥过来拉她。

“他是我庶出弟弟！别误会，不是我把他安排来的，是老爷。”姐已听起来毫不见外，像个少女那样又陷入了追忆，“我是在战场上认识的老爷，他救了我！我是自己跟他跑来

的，我厉不厉害？”

“姑奶奶你少说两句吧！”孝哥有些无奈，姐已却反驳道：“我还上报纸了呢！”“是什么好事吗？”孝哥无语，“你闹得爹娘在《申报》上发声明，说你是和老爷私奔的，要和你断绝关系①，你还敢提！”“那又怎样，爹娘真不在乎我，还会把你派来？”姐已得意洋洋，孝哥有些低沉下去：“你就欺负我是庶出摆不上台面……”

“姐姐你瞧他！”他看了这姐弟半天的热闹，姐已突然转向他，“他就是心思重，姐姐可要好好教训他！”他点头称是，接着嘱咐她道：“明日我要搬到外苑去了，你们姐弟怕是不能经常见面。在我这叙一会子罢，我先出去走走。”

他出来躲清静，又走到了池塘边。白天看得更清楚，原来水面上还浮着对鸳鸯，一丛荷花生在拱桥下，一只竹筏停在荷叶的掩映中。

他走上拱桥，望着四下无人，有些促狭地一笑，脱下鞋袜，坐在拱桥的栏杆上，伸长腿去够水面上的竹筏。他身量很高，四肢修长，像只伸懒腰的猫儿那样伸展，清晨的日光透过水雾柔柔地打在他微微扬起的脸上。

“小心！”

他一惊，一个年轻的男声响起，他蓦地意识到这是在后院，连忙把脚收回来，曲起双腿抱住膝盖，不敢往声音的来源望。人牙子卖他的时候嘱咐他，除了老爷，在后院待着不能让外男看见脸。

可是他很快又听见了大夫人的声音：“彪儿！”随即他意识到那就是早上老爷和夫人谈论起的少爷。于是他半转过脸，低着头偷偷地睇，看到桥下有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正负手立着看他，身姿挺拔，军帽下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此刻看不出表情，只能让人感到英姿勃发，俊美出奇。

“正好！”大夫人含笑走来，“不用等到明日了，彪儿你稍晚些就送你二妈一起去外苑。过来，也给你二妈请个早安！”

他突然没来由地感到紧张，抱着膝盖心怦怦地跳，听见他说：

“二妈你，早上好！”

- 赵四小姐父母的同款操作。（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條，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赵庆华，赵四小姐之父）

【all郊】雄狮

雄狮

二

他显然是第一次坐汽车，通过后视镜，英彪看到那人的局促和期待。

那个他叫“二妈”的男人坐在后座，和身边的仆人挤在一起，两人有些兴奋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被突然响起的汽车鸣笛声吓了一跳。

前方涌来乱糟糟的人流，人们从路口退下来，拥挤着向后撤，擦着他们的汽车，把车逼停。喧哗声由远及近，逐渐变成震天的喧闹，像是某种口号却不整齐，只听得乱哄哄，乌泱泱的人声鼎沸，千百张嘴喊得人烦躁不安。

二妈看起来有些害怕地颤栗，他通过后视镜递给他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微微点点头，示意司机看好二妈他们。他推门下车，拨开挡在前方的人群向前走去。在路边停下看到一队队学生和工人打扮的人举着花花绿绿的标语，拉着横幅，大声喊着“停止内战！”“恢复和平！”之类的口号。

他岔开双腿站直，背部绷紧，脱下手套，眼睛盯着前方的人群，手向腰间摸去。

“砰！砰！砰！”

人们愣在原地，游行的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呆若木鸡，看到他指向天空的枪口还冒着青烟。他好整以暇地把枪收回，微微扬起脸，音量不大但冷硬清晰。

“华北武备司令处办事，避让道路！”

人群中爆发出小规模惊呼，有些人开始四散逃窜，游行的队伍默默地让开道路。他回到车里，用力碰上车门，指示司机往前开，不必减速，不用怕撞上人。

透过后视镜看到后座上那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害怕地有些瑟缩，他们的眼神在后视镜中对上，二妈瞬间低下了头回避，颌首时的眉骨和鼻梁让他看出些驯良和娇媚的美丽。

二妈始终不敢抬头和他在后视镜中对视，他于是在后视镜里盯着他看。肆无忌惮的眼神掠过他微微打旋儿的发顶，光洁的下巴脖颈，花瓣一样的嘴唇轻轻地抿着。

他看了一会，觉得有意思。这时一个刹车，二妈被惯性带着向前栽了一下，小声惊叫，后座上的仆人拉住了他的手。

“开慢些。”他指示司机。

“二妈，你别怕我……”

他遣孝哥先去整理房间，看着眼前像是惊魂未定的二妈站得有些虚浮，他伸出手扶住了他的肩。

二妈下意识地闪躲，还是被他扶住，抬眼冲他轻轻地一睇。

他心下忽地一闪，暗道难怪父亲会纳这样一位姬妾。这双眼睛生得如此明亮，像是萃了星子波光在内，狭长的眼裂尾部微微下垂，让他那一抬眼生出无限无辜又明白的引诱。

真是堪称艳丽的美貌，他心想，一瞬间升起阴暗的念头：他是在引诱自己吗？一位年轻的庶母，因为得不到老爷的宠爱而生出了别的心思？

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本能地不敢觊觎英寿所拥有的一切东西。这种由英寿锻造的服从他已经十分熟稔，服从地没有条件，不容置疑，条件反射一样自然。

“外苑虽不比英府，但也很大，又因着人口少，我们住在两个院子里，不是能常见面的，二妈且放宽心。”他说着，一边观察他的反应。二妈只是低着头随他说的话低声附和。他于是拔高了些声音，语气不容拒绝：“我保证，那些乱民不会打扰到二妈你。如果父亲来，二妈就好生伺候；父亲不来，二妈可别生出什么别的心思……”

他几乎是满意地看到他惊讶地抬起头，语气闲庭信步地补充：“如果让我听到什么不好的流言，我这做儿子的，只好……”

他把手握成枪的形状，食指抵上二妈的胸，不出意外地感到那里柔软且饱满，露出一个笑，嘴里轻轻地发出一个气声的：

“叭！”

然后他直起身，好笑地看着那人拽着仆人几乎是逃回了院落。

英寿给了他半日的时间休整，在房里用过午饭后就要出门去司令处报到。临走前他又看了看这外苑内另一人的住处，此刻正紧紧的闭着门，他心想可是把这只兔儿吓着了。

他在门口听见一阵汽车声，从车上下下来一身西装打扮的人，那个年轻男子手提医药箱，一手扶了扶帽檐便朝这里走来。待他走近他认出那是府上的私人医生杨戩。

“杨医生？”“少爷！”杨戩微笑着同他打招呼，他点点头示意。从德国留学归国的杨戩有一副西式的做派，从头上的贝雷帽到脚上的皮鞋都永远一丝不苟，神情淡然，情绪少有起伏，仿佛一台由理性全权指挥的精密机器。

“这是？”“我奉大夫人之命来给二夫人检查身体。”“这样啊……”他做出思考的样子，杨戩冲他点点头就要进去，他从背后又把人家叫住：“杨医生！”

“好好看！”

“别说出什么我父亲不爱听的来。”

杨戩闻言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又露出那一丝不苟的得体微笑，语气平静而理性：“请放心，我一定做出科学的诊断！”

他坐在车上大声地哼了一声。

司机他的副官孙子羽笑着摇摇头，调侃道：“少爷您还是不喜欢杨医生。”

“我喜不喜欢他不重要，”他停顿一下，眼睛危险地眯起来，“他别跟某人生出什么事来才好……”

“您是说二夫人吗？”孙子羽仗着和他熟毫不避讳，“那说不准，杨医生学得是西医，要上手的。他们俩都年轻气盛，这摸摸揣揣的，难保不会擦枪走火。”

“哼！”他又大声地哼了出来，抱臂倒在车座背上，语气有些阴沉，“父亲怎的纳了一个下不了蛋的男人进门，若是图他美貌，却又放在房里不宠幸，打发到这么远的外苑。英府有钱就该养着这样的闲人吗？”

“可能是大夫人要他来帮着管家。”孙子羽说道。他摇摇头：“不会，那样母亲不会放他来外苑。”说罢他从车座上起来，双手撑住下巴做出思考的样子，“说起来的的确奇怪。这个二夫人是什么来头？”

“孤儿，人牙子手里买来的，能有什么来头？”孙子羽说，他又一次否认：“不对，母亲坚持要买他，让他排在华商联合会主席苏护唯一的女儿苏姐己之前——苏姐己那样受宠。而且是男是女，母亲这样的人，买人时怎么可能搞错？”

“您的意思是，二夫人其实有背景？”孙子羽有些难以置信，“可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有心机能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瞧他的样子，怕是他自己的身世，他自己都不知道。不过……”他笑着点点头，“晚上我们回英府用膳，我好好给母亲请安。”

“二夫人，请您把衣服脱掉，全部。”

他紧张地拉着衣服的下摆，微微地摇头，看着面前带着温柔微笑的医生露出疑惑的表情。

“要我帮您吗？”杨戩说着从座位上起身，作势要过来。他连忙摆手拒绝：“不不不！你……”杨戩低头看了看挂在衣服上的物件，解释道：“这是听诊器，在您的胸上使用。二夫人，请您配合，为了完成大夫人的委托，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他求助般地望向孝哥，孝哥安慰他道：“夫人放心，我亲自去把门，绝不让任何人进来。您配合杨医生，快点结束啊！”说罢，在他怨念的目光里，孝哥一溜烟地跑了。

“夫人不必担心，我解剖过上百具尸体，人体在我看来无论男女都没有什么分别。请您相信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职业素养。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他看着杨戩一步步走来，脸上还带着那看似亲切却没有起伏的微笑，他的双眼似乎有一种魔法般的审视，摄人般令他难以抗拒地服从。

他于是慢吞吞地开始解衣裳的扣子，扭捏地拉下肩头的衣服，突然一双手扒住他的衣服，利落地往下一扯。

“啊！”他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杨戩已经开始把听诊器按在他胸前游走，那机械的冰凉触感让他忍不住微微颤栗。

他低着头看杨戩，听诊器挂在他耳上，他正凑近了他的胸膛谛听，表情专注。杨医生有很高的鼻梁，脸庞瘦削，俯视看去有种坚硬锐利的俊朗。

然后杨戩让他站起来，绕到他身后摸他的背部，戴着橡胶手套的双手尺子一样精确地丈量他的脊椎，在那神经密集的地方不轻不重地点着，让他不自觉地绷紧了背感到丝丝麻痒。

那双手游走到腰侧，在那里重重地掐弄，他嘴里泄露出一声痛呼，又咬牙忍住，感到掐弄变成了抚摸。

然后，当他几乎在这种触摸中习惯时，那双手迅速向下，解开了他的裤子。

他猛地向前一步逃开，拽着裤子不让它掉下来，惊讶地喊道：“裤子也要……”“我说过，全部！”杨戩不容置疑地走近，他还想推拒，伸出的手腕却被钳制住。医生的力气很大，轻易地化解了他的反抗。再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如婴儿般赤裸。

“请夫人到床上去。”他努力遮掩着身体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位面无表情的医生，杨戩

又上来拉他，这次他没怎么反抗地被带到了床上。杨戩让他分开腿，在这时他终于爆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哭泣。

“我丈夫都没见过，大夫，求你了……”杨戩眸中闪过一丝惊讶，很快恢复平静，看着他流下一滴眼泪。“我很健康，虽然被卖过很多次，但我没有……被操过。我干净，老爷和大夫人不用有什么顾虑。”

“请您分开腿。”他不为所动，看着他的样子，杨戩轻叹了一口气，“我会抓着您的脚分开您的腿的，您希望如此吗？您看上去并不能阻止我。”

杨戩看到那人在床上轻轻地抖了两下身子，闭了闭眼睛，接着仿佛突然卸下了力气，朝他张开了双腿。

“我是怪物吗？”

杨戩从他下体起身，从两腿间看到那人的脸。二夫人脸上已经不再有害怕的表情，他轻轻颤抖，眼睛亮亮的，真的哭起来。

“在医学上，这确实是一种畸形。”杨戩看着那不应该出现在一个男人身上的另一副器官，“不过我们不会把人看做怪物。”杨戩合上了他的腿，把衣服给他递来，“您是美丽的男人，也是英俊的女人，这没什么不好。”

他又露出那得体的，慈悲的微笑，像一尊不辨悲喜的神，容纳污秽也容纳悲伤。

二夫人穿好衣服，擦了两把脸，冲他露出一个破涕为笑的表情：“杨医生，别说出去……”“除了大夫人和少爷，我不会告诉其他人。”“少爷？”杨戩难得地从他语气里听出惊恐的意味，好奇地眯起了眼睛。

“对，少爷。他是这里的主人，自然要知道你的情况。他不是跟您住在一起？”“是……”杨戩看到二夫人低下了头轻声啜嚅，“少爷少年俊逸，只是，有些可怕……”

“果然立了门户就知道粘人，知道想母亲了？”大夫人笑着摸摸他的头，他邀乖似的坐得更近了些。大夫人接着问道：“外苑住得可还习惯？”“挺好，儿子倒觉得，比家里还宽敞。”“那就好，见过你三妈了没有？”“见了，三妈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女，要是能给父亲添个一男半女，也是让儿子有了教养弟妹的福分。”他答得十分乖觉，看到母亲满意地露出笑容。

弟妹？呵呵。

“和你二妈相处可还好？要好生照顾你二妈。”他蓦地反应过来，斟酌地答道，“母亲宽厚，既然是母亲容得下的人，儿子自然是要好好相处的。只是以后既然要住在一个屋檐下，不知习惯是否适应。不知二妈是何方人士，什么出身？”

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他直直望着自己的眼睛，巧妙地推回了他的套话：“你二妈是个可怜人，母亲让你多看顾他，只是觉得他受过很多苦。一介孤儿而已，哪里有什么出身。”

“是吗？”他笑得不置可否，以为今天得不到什么别的信息。母亲突然没来由地话锋一转：“你觉得，你二妈好不好？”

“好。”

他下意识地答，大夫人接着问：

“杨医生呢，他好不好？”

“也好。”

他这次答得稍带犹豫，大夫人没给他反应的时间，逼着问道：

“那，把你二妈托付给杨医生，你觉得好不好？”

“好……”

他完全没明白母亲的意思，懵懵地答，答了“好”却突然觉得后悔，心里有一丝不快猛地扯了一下他的胸膛。

大夫人看起来很满意：“那就好了！”

把二妈，托付给杨戩？！

他不知道自己的气愤从何而来。在回去的路上试图想通，原来大夫人存的是这样的主意，原来二妈本来就不是给父亲准备的。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拉拢杨戩吗？那为什么要以给父亲纳妾的名义买来？

为什么是杨戩呢？

一团火气在胸中突突地撞，让他在回去的车上面色阴沉地有些可怕。孙子羽识趣地一路保持沉默。

回到外苑，他烦躁地把外套脱下企图往沙发上一甩，蓦地发现那里灯下坐着一个人。他定眼一看，是杨戩。

他有种冤家路窄的错觉，转念一想不对，他怎么待到了现在。

“杨医生，什么事耽搁了这么久？你一个外男在英府外苑里和我二妈单独待着，不合适吧？”

他话里带上了不自觉的攻击性，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撕扯着他愈加愤怒。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喊，让他没法忽视，简直要忍不住怒吼出声。

杨戩和那个漂亮二妈搞过了。

他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再看着杨戩那张理性淡然的脸，他恨不得一拳打碎。

“我把二夫人的状况给您做个交待。”杨戩说得公事公办。他有些疑惑地在对面坐下，面色依旧不善，直到杨戩说出让他震惊在当场的话：

“二夫人来了月事，忌生冷的饮食。二夫人此前生活困苦，某些身体机能有些发育不良，需要在饮食上做出调整。我列了一个清单，请少爷加以安排。”

“月事？”

他仿佛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杨戩还在继续：

“二夫人还需要定期的妇科检查，我此后每个月的今天都过来，请少爷行个方便。”

看着他愣在当场的样子，杨戩好心地补充，唤回他的神智：

“二夫人是男人，也是女人，大夫人知道这一点。”

【all郊】雄狮

三

质地清透的玉质显出淡淡的青色，某种矿物的云母状石纹环绕一圈，像是一缕被封在玉里的烟，一颗磨工很好的红宝石镶嵌在水头很好的玉上。

他摩挲着手里这一对玉环，越看越喜欢，是自己曾经连温饱都不遂时不敢肖想的奢侈。

孝哥进来看了他一眼，有些犹犹豫豫地开口：“夫人，就算老爷不宠您，您也不能与外男私相授受啊……”他微微一愣，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得意地说：“这是大夫人给我的，只是托杨医生给我送来！”

听到这孝哥才放下心，走来和他一起在灯光下细细地观察那对昂贵的玉环。“再过一个月就是端午家宴，老爷要带我们去祭拜宗祠，把我和三夫人的名字添上。大夫人见我身无长物，送了这对玉环给我撑场面，大夫人待我可真好！”

他露出个甜美的笑容，电灯暖暖的光打在他脸上，把两个浅浅的梨涡映地明亮。孝哥看见他的样子，只觉得不合时宜，但还是斟酌着开口：“也许大夫人是想拉拢您一起对付三夫人呢，夫人，别总是这么轻易地认别人的真心。”

“什么话！”他下意识地反驳，“大夫人一直都待我很好。我有什么值得利用的？自从被买来，我能不愁吃穿，有大宅子住，还有你和大夫人，三夫人陪着，我比当孤儿的时候快乐多了！”说着他缓缓敛去了笑意，自嘲地笑，“只要别人对我好，我都觉得是真心的。我其实连名字也没有，人牙子给我起个女人的名字是为了把我卖出去。你说，我这样连爹娘都没有的人，老爷要带我去祭祖，会给我添个什么名儿呢？”

孝哥想不出话来劝解，好在他就低沉了一阵。他天性活泼，很快就又被新得了礼物的喜悦占据，对那珍宝露出顶明媚的笑来。

二夫人有了玉镯，三夫人有的只会更多。这位二夫人进门时就被三夫人压了一头，第二天就被老爷赶到外苑，从来不受宠爱，任谁看了都觉得可怜。

孝哥想，可二夫人自己偏偏不觉得自己可怜，他那么满足，甚至显得天真。无论对谁都不愿意有怨言，像一个生来就在低处的人对生活已经抱有了无限的热情。

那可真是，低到尘埃里了。

日子悄然过去，外苑宽敞而平静，少爷每日都有军务在身，早早出门。他们主仆就是这座寂静宅院的主人，在四方围墙围成的方形的天空下建成属于他们的自由王国。

那日，活泼心性的二夫人起了兴致去河里摸鱼。外苑的园子里挖了一条人工河，引城外水库里的水来布景，因此这人工河里的水比江城大部分人家吃用的水还好些，显示着英家作为豪门的气魄。

好水出好鱼，清亮的河浪一下下漫上泥质的河滩，梳理招摇的水草，间或有几尾肥硕的鱼儿出没。

二夫人挽起裤腿，就那样光着脚下河，在齐小腿的水里踩得深一脚浅一脚地泥泞，抓着鱼尾巴笑得眉眼弯弯。

夫人呀，你可真没半点主母的样子！

孝哥无奈地摇摇头，跟在他身后帮他收着摸来的鱼。二夫人看来极有兴致，他们带来的鱼篮几乎装满，连他都累了。在二夫人又一次扑向水草的时候终于忍无可忍：“夫人！您想吃鱼，和厨房说一声就有吃都吃不完的给您送来！别折腾我了行吗？”“你累啦？”夫人回头朝他泼水，他拎着鱼篮躲闪不及，被兜头泼了个透湿，看着他露出恶作剧得逞的笑。孝哥无可奈何：“夫人，您忘了杨医生跟您嘱咐过的。就算不在月事期间，也不宜在冷水中浸泡太久。您忘了自己体质特殊了吗？”

“杨大夫规矩也太多了！”夫人趁机气鼓鼓地叉腰表达对杨戩的不满，“吃什么要管，玩什么也要管！我十七年都这么过来的，不照样活着吗？”“如今不一样！您忘了杨医生说的，您把身体保养好了，说不定能给老爷生儿育女呢，那您在府中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老爷又不来，我跟谁生去？”二夫人对这后宅里姬妾最应上心的事满不在乎地撇撇嘴，眼珠滴溜溜地转，一边说一边调皮地跑开：“再玩十块钱的！”

正当孝哥又要无奈地跟上去时，一只手拦住了他的去路。那人解下军装斗篷，摘掉军帽，脱下白色丝织手套，衣着齐整地走进了水里。

听见后面有人涉水而来的水声，他语气不耐：“别催了，不是说再玩一会儿就回去的嘛，马上……”他的声音哽在喉咙里，那人从后揽住了他的腰，胳膊像铁做的那样钳制住他，让惊讶地回头：“少爷！”

他就维持着这个被英彪牢牢固定在怀里的姿势回头别扭地看他，听见他冷冷的声音响起：“快回去收拾，有客人要来，别丢了英府的体面！”

这场小规模晚宴让他不得不提前启用了大夫人的礼物。他久违地打扮了一番，尽量把衣物头发都弄得熨帖整齐，学着妇人那样搽上一层薄粉和胭脂。

最后他郑重地取出两个玉镯戴在手腕上，保证红宝石端正地对着外面。深吸了一口气，问孝哥：“怎么样？”

“二夫人，您美极了。”说罢孝哥没忍住笑，他哈哈笑起来，一边补充，“装得像个主母。但您千万别说话！因为就算给猴儿扮成了主母，它也就是个猴儿！”

他恼地伸手去打，又怕碰坏了镯子，长长的胳膊滑稽地伸不开。又被孝哥逗笑，一时间露出十足精彩的表情，直到一道声音冷冷地打断。

“你确实别说话！”

他低下头整整衣服，答了句“哦”。英彪正把胳膊递来，让他按西式礼仪那样挽着：“一会只管点头，微笑，我和你介绍的人，你能记住多少就尽量记住！”

他充分确定了人精的朋友也都是人精。

原先流落在马路上乞讨的时候他就喜欢痴痴地看那些打扮富贵的人路过，或是坐在黄包车上，或是坐在汽车里。他们都穿着华贵，行色匆匆。他根本分不清他们的脸，好像他们都只有一张脸，叫“权贵”，模糊了面容，让他那时空空如也的脑袋无从辨别。

他发现自己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改掉。那么多来宾几乎把他搞晕，每个人看起来都道貌岸然，露出或真实或装点出的富贵。英彪给他的介绍完全是左耳进右耳出，丝滑地不在头脑中留下一丝痕迹。

做大户人家的妻妾，竟然这么辛苦吗？大夫人真不容易！

正在他快要掩饰不住地打哈欠时，英彪突然低声提醒他打起精神，那是他的好兄弟，这场晚宴的主角。他于是也好奇地往来人的方向望了望。一个约莫和英彪同样年纪，穿着合体西装的年轻人步履稳健地走来，胸前的黄色领带有织进金线的黄金的反光。

“姬发！”英彪高兴地打招呼，他们很有力度地握手，那人开口，声音是带着少年感的清脆高亢：“彪子！”“恭喜你啊，升任国务总理法律事务顾问，可算是江城数一数二的青年才俊了。怎么想起在我这里办升职宴？老爷子来了没有？”

姬发瞥了他一眼，接着很快回到英彪身上，语气轻快地开口：“没有，父亲还在岐城。这不是听说你这英府外苑又宽敞又豪华，是江城第一，如今由你小子坐镇，那不才配得上我吗？”

两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的嗓门穿透力十足，引得众人侧目。这让他觉得姬发不像其他人那样装模作样，有了点朦胧的好感，可是他同样感到姬发在不露声色地打量他。

英彪接着向姬发介绍自己：“这是我父亲的二夫人，母亲在英宅不得空过来，二夫人就是外苑的主母。绝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我知道。”姬发一边回答，一边冲他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神情有些警惕的疏离：

“二夫人美貌非凡，英司令有福了！”

来都来了，安心炫吧！

他秉持着这样填饱肚子不吃亏的思想低头一个劲地吃东西，他们那些人精在饭桌上的高谈阔论让他难以理解。高兴了就听一耳朵，反正他也认不清谁是谁。

除了姬发，他实在太耀眼了，作为宴会的主角被所有人奉承。而且就算他一直埋头苦吃都能感受到，有一道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落在他身上。

在他断断续续听到的几乎都和姬发有关的信息里，他大概听明白了姬发是岐城法律世家姬家的次子，父亲是民国大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哥哥是把德法大陆法系引入中国的先驱。年纪轻轻就成了政府高官的姬发与父兄相比尚有差距。他是和少爷同一个军校毕业的，他们相识很久，毕业时他选择了弃武从文，继承家族的法律事业，而少爷选择了继续从军。

真厉害！他干巴巴地想，正张大嘴把一整只鸡腿满足地塞进口腔。

宴会的高潮来自于一个略显尴尬的插曲。酒过三巡菜上齐后人们发现，一桌子菜里以鱼为主要食材的就有七道。

那个年纪最小还在读大学的鄂家小公子直接笑出了声：“最近是有新闻，鱼不要钱了吗？”

对了，他还记得鄂顺，这个小子和自己一般大。如果自己也是贵公子，那么他现在也在上大学。

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在英彪身上，他从身边看到英彪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固。他想体面人果然受不了尴尬，脸皮这么薄，时刻想着体面不体面的真累！

他于是决定大发慈悲地替英彪解围，扬起脸冲着大家语调带着三分神气：“今晚宴会上的鱼都是我捕的！大家吃好！”

全场的目光又汇集到他身上，他有些不明所以，身边的英彪正给他一个无语的眼神。

他于是又感到不服气：我又没说错！

二夫人亲自下河摸鱼这件事还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震撼，他突然听到姬发的声音，他意气风发的声音响起：“多谢二夫人的款待，二夫人好身手！我们一定好好尝尝！”说罢，他举起杯，“来，我们敬主母！”

他懵懵地举杯接受这一桌人精的敬酒，觉得自己还没喝就有点晕晕乎乎的。放下酒杯英彪冲他低低地交待：“累了就先回去吧。”

不就是嫌他丢人，他想，忍住没有翻白眼。冲场上露出一个明亮的微笑，学着步伐庄重地离开了大厅。

他在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就松垮下来，招手叫孝哥过来给他解领带，这玩意太勒了。两脚蹬掉挤脚的皮鞋。心想我的脚看上去有这么小吗？少爷故意给他买小鞋穿！

他有些气鼓鼓地坐在石凳上，光脚点着地面。孝哥小心翼翼地问他：“夫人，宴会结束了？”“没有！”“那我们回去吧？”“不会！”他说得斩钉截铁，随即又有些委屈地同孝哥抱怨，“不是，你说他凭什么嫌弃我啊？他不让我说话，我就一直没说，就说了一句，就一句！”

“说得好啊！”他打了个激灵，回头看到姬发朝他走来。他吓得结结巴巴地让孝哥把鞋捡回来，光着脚见人还是太不合适了。

姬发也不回避，在那里眉眼含笑地看他穿鞋。他努力做出庄重的样子跟他打招呼：“姬公子！”“二夫人真是……举止不凡！”他抬头看到姬发含着笑意看他的双眼，他站直了身子在月下俯视他，比少爷显得柔和的英俊干净地撞进眼睛。

他于是也露出笑容：“姬公子想说我粗鄙的话，可以直说，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这个意思。”姬发敛去笑意，又向他走近了几步，有些近距离地贴近他，声音沉稳，“古语云，花间看流莺，月下观美人，实不我欺。二夫人的行为举止，确与姬发见过的后宅之人不同，倒有些，洒脱的侠气。”

“真的？”孝哥有时想看看自家这位夫人脑瓜里都在想什么，怎么别人一示好就巴巴地信了。可看着夫人期待的眼神，他只能认命，夫人开心就好。“真的，我姬发很喜欢结交能人异士，江湖儿女。所以有心和二夫人交个朋友。”

“好！……呃，不行。”他站起身，“我和你说得太多了，我不能私下见外男。谢谢你夸我，那一桌子人就你识货！你这个朋友我交了，下次彪子在的时候我们再聊！”说罢他示意孝哥两人一起一溜烟地回去，留姬发站在原地面带笑容地回想着刚才的一幕。

正要进门时，他又被拦住了，正在感叹今天诸事不顺的他无奈地回头看在那棵大梧桐树下站着的少爷正好整以暇地看他。

“你要干什么？”他干巴巴地问。英彪没回答，径直朝他走来，走近帮他理了理因为解领带而乱了的衣领。他开口柔声地问，一改之前的命令腔调：“辛苦了，你觉得姬发怎么样？”“他很好啊！”他点点头如实答道。英彪也点点头，随即露出一个坏坏的笑：“看出来了，你一直在关注他，都没看到杨戩其实也在席上。”

“杨医生？”这下他真震惊了，“你请他了？”“虽然我确实不喜欢杨戩，但他好歹作为全国医学界的新秀，算是江城的面面人物，面子功夫还是要做。”英彪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我很高兴看到你甚至都没注意到他在！”

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他听得一头雾水。旋即英彪突然贴近低低地问他：“你方才说得

那一句，当真是为了给我解围？”“对啊！”他嘟囔道，“好心当成驴肝肺……”“谢谢！”他有些惊讶地抬头，觉得今晚的英彪很不一样，竟无端地显得柔软和亲切。

“谢谢，二妈！您晚安……”

英彪叫来孙子羽，吩咐道：“二夫人手上的镯子，你差人去打副相似的，让二夫人有个替换的戴。”

四

英府外苑成了江城最高规格的文化沙龙。

自那场晚宴以来，升任国务总理法律事务顾问的姬发算是被英彪代表英家承认，正式进入了江城的社交圈。往日一潭死水的上流交际圈突然有新鲜血液加入，于是各类头面人物都纷纷来结识，探探虚实，交换利益。

但能进入“太太的客厅①”的殊荣只属于江城的几位年轻贵公子。说来可笑，“太太的客厅”不论官大，不看钱多，只一门心思想着钻营的人是决计钻不进来的，因为它的标准只有一条：

二太太喜欢！

对，就这么一条。能入了这位神秘二夫人的眼，你才能进入“太太的客厅”。

其实落在他身上，他也茫然，不知道这规矩是怎么形成的。以往还没有这个小圈子的时候，每次接待那些尊贵的客人都让他疲惫烦躁，只得强打精神勉力应付。直到有一日，一位喝醉了的议员趁着酒劲冲他耳边说了几句不干不净的话，他不敢当场发作，宴会结束后才脱力地倒在椅子上，眸中蓄满羞愤的眼泪。

英彪忙过来问他怎么了，他哽住了半天，想不出什么激烈的骂，出口有些委屈：“他怎么能，那么说我……”英彪问清楚了那个议员的长相，神情冷峻的有些可怕，看到他下意识地瑟缩后又对他露出安慰的表情：“遇见不喜欢的客人，你大可以把他赶出去，你是主人，有选择客人的权力。”“我不敢得罪他们，”他在椅子上抱住膝盖幽幽地说，“我是英府的二夫人……”

英彪站起身，罕见地伸手去摩挲他打着旋儿的发顶，话语中流露出温情的味道：“不喜欢这种场合的话，以后不要出席了。江城还没有哪家英府得罪不起，也不是什么客人都配得上让主母出面接待。”

“你爱摸鱼，就去摸；你想上树也可以。想出去玩的话，要提前给我讲一声。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银娇，这里没有父亲，你就不必做二夫人。”

英彪对他流露出的温情已经不再让他惊讶，他抬眸望向他的眼神只有感激，又想起了什么似的低低地啜嚅：“不过，姬公子，杨医生，鄂顺弟弟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告诉我吧，我喜欢他们！”

为着这一句话，这个小圈子算是正式形成。他们个个都是卓然的青年才俊，不可多得的贵族子弟，但是他们最放松，最亲密的聚会，是以他的名义命名的。

看着他们，他有种欣慰的快乐。

“蒋公子一支笔，官场上一条虫！”

鄂顺拿着最新的报纸，得意洋洋地念着上面的标题，他是江大新闻系的，对时政有种职业般的热衷。

“这位蒋公子又朝谁下手了？”英彪问。“直系军阀，孙船方。”鄂顺扬扬手上的报

纸，“说他杀良冒功，犯战争罪。这位蒋公子，真是谁也不怕得罪。”“你佩服这样的人？”姬发问。“当然，”鄂顺不假思索，“秉笔直书，不惧权贵，这才是新闻人的气节。”

“他要真是那么胆色出奇，怎么连真名都不敢用？”英彪冷笑了一声结束了话题。他是军人，信奉真刀真枪的逻辑，对单纯的文字工作总是带着淡淡的鄙夷。

杨戩几乎从不参与他们关于时政的高谈阔论，他转过头看听得津津有味的银娇，低沉地轻笑唤回他的注意：“二夫人，这咖啡不错，您拉花的手艺见长。”他又惊又喜，有些羞惭：“我不擅长那些发上绣花的精细功夫，一时兴起学的，你真觉得好？”“很好，”杨戩又看看正在滔滔不绝的众人，“您对他们谈论的事有兴趣？”他诚实地摇摇头：“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瞧他们！”他凑近杨戩耳边，促狭地笑，低低地：“他们说得到一起时，就大笑；说不到一起，又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急得脸红脖子粗，猴儿似的！我喜欢看他们！”

他们于是一起笑起来，几乎是脸贴着脸。无意间回头望他们一眼的英彪登时恼了，他大声叫：“杨戩！”

不等英彪发作，姬发的声音插进来：“杨医生，请帮我把书架上的严复译本《论犯罪与刑罚》②递过来，我要驳倒这个歪理。”

姬发是有意阻止英彪对杨戩的争斗，众人看在眼里。杨戩还没起身，离书架最近的银娇长腿一迈就把书从书架上抽了出来，看着封面喃喃：“论犯罪与刑罚，对，是这个。”一边递给了姬发。

姬发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惊讶，但他很快掩饰住，和众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

月华如练，英府送走客人，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暮春的暖风送来枝叶的香气，月光明亮地照进窗户，照进人们各怀的心事。

“彪子，你二妈他真是个妙人。”英彪愣了一下，他最后送走的客人是姬发，在上车前，姬发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他随即反应过来，这是句有些轻薄意味的话，若是换了旁人，他只怕早招呼上了拳头。

英彪梗着脖子当没听到，打了个哈哈打算过去：“你喝了吧！”“真的，他身上的秘密可多着呢！”那一瞬间，英彪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他与姬发再亲厚，姬发也不过刚来江城几周，江城之中有谁不长眼，敢四处宣扬英府的秘事？

“谁同你说的？”他声音冷硬，手抵住车门不让人走了。姬发笑笑：“放松，没有告密者。”然后他状似无意地扬了扬手里的书，

“他能拼读威妥玛拼音，下意识的，没经过训练可做不到。”

“您没承过宠，可做不到。”

孝哥看着他有些担忧。他想反驳，却底气不足：“非要承过宠才能行吗？我少什么了呢？我能写会算，凭什么不收我！”

“您还是完璧之身，懂里面的弯弯绕吗？这波妓女收容，是政府要拨款给她们治性病的。您又不愁吃穿，就算您想显示形象，也不用在这事上掺和啊！她们再说出什么不干净的来……”孝哥说得声音越来越小，似乎对自己必须要说服一位贵夫人放弃去妓女收容所做义工这件事感到匪夷所思。

“显示什么形象？我哪有形象？”他的模样有些呆愣还有些热血，“我只是想帮帮她们。我那天在街上见到她们心里真是不好受，有几位姐妹，还没被卖时，和我是一个人牙子的！”

孝哥吓得捂住了他的嘴：“祖宗！您时刻记着，您是英府的二夫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妓女姐妹！”

“知道了，臭规矩！”他不满地拨开孝哥的手，“我做了良人，脸一抹擦，就六亲不认了！大家都是人，分那么细干什么！”

“你可以把相熟的……姐妹的名字给我，我会派人给她们赎身。如今外头乱，你还是不要出去了。”英彪踏着月色进来，他按规矩起身，英彪却摆摆手示意他坐下。他来得不寻常，虽然不是外男，但毕竟身份有别，他以往从未在这么晚来过。

他知道英彪有事找他，却看平日雷厉风行的少帅此刻有些支吾犹豫。良久，英彪像下定了决心那样问出了口：“你上过学吗？”

“没有！”他下意识地回答，又反应了一下，“不……我，我不记得了……”

这个回答让英彪有些意外：“不记得？那你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方便的，可以和我说说吗？”他有些怔愣，仿佛不太习惯回忆过去，只磕磕巴巴地答：“我好想只记得被这位人牙子买来之后的事……之前的事，太遥远了……不对，也没几年？我真的不太记得……”

英彪像是发现了他的异常，凑近他的脸颊，修长的手指打着圈揉按他的太阳穴：“你怎么了？”他有些头痛那样微微颤抖：“不知道，我生过病吧，大概。人牙子是这么跟我说的。”英彪又仔细在他脸上看了看，没看出撒谎的踪迹，于是他的声音又变得柔和，按着他太阳穴的手变成了半捧住他的脸：“没事，不想了。下次杨戩再来的时候，让他好好给你看看。”

“二夫人，您不愧是外苑的主母。我想老爷知道了，还得感谢你哩！”

他看着孝哥的调笑有些不解，孝哥于是笑着解释：“您没听说？少爷差人去给那几位妓女赎身的时候，有几位存了心，想自荐枕席，被少爷拒绝了就日日到少爷的衙署前转悠，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引人注目。老爷知道了，特意指示，少爷年纪也不小了，虽然她们出身不好不能做良妾，收她们做个外室倒还可以。让少爷，通通人事。”

“外室啊，夫人。可不就是咱们这儿？很快咱们外苑就不冷清啦！”

他看起来像是要消化一番这个消息，立在那很久没有反应过来。“夫人？”孝哥叫他，他猛地回过神，孝哥提醒：“姬公子，杨医生，鄂公子他们和少爷正在书房呢，我们奉茶还是咖啡？”

“太太的客厅”一如往常那样热闹，可他听得心不在焉。只有杨戩时不时地关心他的情况，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一种失控般的无力让他提不起兴趣。

他就这样恹恹地参与众人的热聊，时不时搭一两句。再反应过来时他正拿着咖啡杯，本来要递给姬发，却手一滑把滚烫的咖啡尽数泼在了那华贵的西装上。

他猛地反应过来，急忙道歉：“对不起！姬公子，你没事吧？对不起……”孝哥赶紧一把把他拉开，仆人们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领姬发去换衣服。姬发离开时朝着他的方向安慰地笑着摇摇头，口型说着我没事。

他像个犯了错的孩子那样低着头。英彪去查看姬发的情况，杨戩拉着他坐下。

“二夫人，您身体不适吗？您今天一直心不在焉。”他看了一眼杨戩，那一贯冷静的医生脸上罕见地浮现出淡淡担忧的神色。他勉强露出一个微笑：“我没事，只是事情似乎出现了很多变故，我一时接受不了。”“这样，”杨戩沉稳平静的声音莫名地令人安心，“那，二夫人，我这里也有个变故——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他又像是消化信息般愣着，杨戩继续说道：“东北的鼠疫疫情③十分严重，我师父召我去帮忙。”“哦，那是大事，你小心！”他说着，杨戩突然凑近了他，似乎专门在等英彪不在的这个机会：“二夫人没有什么别的话和我说吗？”他看着杨戩注视着他的眼睛，思考了一会答道：“你放心，我会遵照医嘱按时保养。沙龙永远给你留着位置！这样，等你回来，我大概就能生儿育女了吧……”

杨戩露出一个微笑，不再是淡漠的，而是透出一丝喜悦的凄然。

“我也要走一段时间！”鄂顺的声音插进来，“我被蒋公子的报社选中了诶！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是实习，但是我一定能说服蒋公子把我留下！”“好啊，你加油！”他为鄂顺高兴。这时姬发换好了衣服进来，手上缠着几圈烫伤的绷带，他连忙愧疚地迎上去。

“不妨事，”姬发没等他说话就先开口，“这算是二夫人留给我的纪念，我还得跟您好好道个别。”“你也要走？”姬发愣了一下，环视四周，得到了杨戩鄂顺同样要离开一段时间的信息。他说道：“是的。欧洲战争④结束了，我会作为陆征祥外交总长和顾维钧大使的法律顾问随他们去巴黎，参加和平会议。”“哦，那是大事，祝你顺利！”他愣愣的答道。姬发轻笑一下，朝他走近，用缠着绷带的那只手握住他的，像寻常的告别仪式那样语带眷恋：“二夫人，别忘了我！”

他罕见的没有送他们几人出门，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他的客厅。孝哥像是看穿了他的心事，旁敲侧击地提醒：“夫人，但凡嫁了人的，很少有人像您一样寂寞。这少爷们的友谊终归是虚妄，您还是得把精力放在老爷身上。他是您的夫君，只有他能让您终生有靠。”

“终生有靠……”这句话像有魔力那样在他唇间咀嚼。孝哥更进一步：“男人家，哪怕是娶了个天仙放在屋里，也终有厌了的一天。可是在被厌弃前，那些甜言蜜语，小意殷勤，还是令人向往，好像把日子都变得有声有色。夫人，您虽然还年轻，但年纪轻轻就得不到宠爱才更为可怜。您再侠气，大大咧咧，不把这事放在心里，难道您想守一辈子空闺吗？”

“您不想有人对您记挂宠爱，视您如珍宝吗？”

“您不需要人陪吗？”

“您不想，终生有靠吗？”

①太太的客厅，原型是林徽因家里的一间家庭文化沙龙，曾经聚集过胡适、沈从文，萧乾，金岳林，李健吾、朱光潜等名家。

②《论犯罪与刑罚》【意大利】贝卡利亚，此书并没有严复译本，但是楼主没有找到此书民国时期的译本。所以借用了严复前辈的名字。

③东北鼠疫，原型是1910年东北肺鼠疫疫情。医学家伍连德前辈在对抗此次疫情时贡献巨大，堪称国士无双，是楼主创作杨戩这一角色的原型参考之一。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

【all郊】雄狮

五

“二夫人，老爷要是知道您为给少爷纳外室这事这么上心，说不定会体谅您，来看看您的。”

孝哥看着他的眼神堪称欣慰，仿佛他真的把精力花在了“正事”上。他牵起一块红绸一边说：“别看三夫人得宠，可她毕竟没办过婚丧大事。少爷纳外室的事要是在外苑办，那肯定由您全权负责，三夫人是越不过您去的。老爷到时说不定也会来，那样您就可以和老爷见上一面了！”

他只沉默地听着，对裁缝比出布料的尺寸，由他裁出十五尺长的料子来。孝哥麻利地接过一边说：“夫人，您这几日饮食上可得注意着。要是能趁着老爷来，怀上个一儿半女的，您可就……”

“你看这红绸多好，”夫人突然打断了他，摩挲着布料感受它的昂贵的柔顺，“我进府时，也没见过这么好的红纱帐……”“您要是有了子女，以后府上不会有人轻慢您的！”孝哥注意到了他的低沉，连忙宽慰道。

“原来，别人出嫁就能得到的东西，我就只能生儿育女才配得上吗？”

他轻轻地呢喃了一句，低头浅浅地微笑，

“原来不受宠，是这种滋味啊……”

“可别让那几位姐妹受了委屈！”他很快恢复了生气，又转头催促孝哥，露出明媚的笑：“如今既然老爷拨了款子，我们就尽量置办得好些。还有不少东西要采买，我们快些走吧！”

他们直逛到日头西斜，夕阳的金光洒向青石板路斜斜地照过来，拉长他们的影子。他们手里都抱着采买的物资，他拿着些轻巧贵重的首饰，孝哥身上布料、衣服、被褥，挂得如同一柱琳琅的架子。

他看着孝哥摇摇晃晃的样子，觉得可笑，噗嗤一声笑出来。孝哥被他这一笑激出了少年心性，像头笨拙地熊那样朝他追过来，他笑闹着跳开，仗着灵活一边嘻嘻哈哈地接着逗他，阳光被跳跃的影子切成跃动的光斑。

最后以他扶住喘着粗气的孝哥笑着道歉结束。他看着孝哥瞪圆了两个大眼睛两腮气鼓，又觉得可笑，好歹忍住。跟人道歉道：“你身上东西重，别耽误了。我给你沿街买个糖人赔罪，一会儿就追上你，好弟弟，别同我计较！”

孝哥便做出怒气未消的样子往前走，他四处找找卖糖人的店铺。正逛到一处巷口时，巷里闪出一团黑影，从他面前“嗖！”地一下掠过，一头扎进了巷子的另一头，风声擦着他的鼻尖而过。

他呆愣了一下，突然感到怀里一轻，低头发现那贼抢走了他的包裹，里面尽是贵重的首饰，他急的“哎呀！”一声叫出来，两腿下意识地拔起，也朝巷子里追。

他迈开长腿风也似的跑，很快看见了那团黑影，他叫他停下，那人却只是灵活地在巷子里七拐八绕地钻，引得他不时急停转向，几次差点撞上了墙。

最后，他一头扎进了巷尾的一处院落。那团黑影风一样地消失，院子中央站着一个穿

着长袍的年轻人，负手而立，一只手上拿着他的包裹。

他在那站定，气还没喘匀，忽地心头一闪，感到剧烈的不安。从巷子后面和院子的各个角落涌来不少人，把他簇拥着堵在中间，他被一把推到那人眼前。

他踉跄了一下站住，有些慌张地四下打量，看着那人还是鼓起勇气：“我是英府的二夫人，可以予你们些钱财，你们别找麻烦！”

那人眉头突然蹙紧，似乎对英府有着强烈的厌恶。他话音刚落，一只手拽住他把他往后撤，他被扯得又是一个踉跄。

那人一边开口：“蒋公子，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告诉英寿那个老东西，他老婆在我们手上！”

他终于意识到危险，身体有些不听使唤地颤抖。那人却摆摆手，示意手下把他放开：“住手！我们不做那些土匪行径。”

禁锢他的那只大手放开，又一把把他推上前。蒋公子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伸手把包裹递回去，一边说：“我知道你，你的名字叫银娇，才嫁给了英寿不久。但是英府对你来说很危险，这其中的事情很复杂，我难以对你解释清楚。我希望你加入我们。”

他瞪大了眼睛，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语气难以避免地讽刺生硬：“蒋公子便是如此待客的吗？我不愿听一个派盗贼引我来的人说的话。我要走了，请蒋公子让他们让开！”

“你说话放尊重些！”这下蒋公子没来得及制止，巴掌挟着风声落在他脸上，把他身子打得歪倒过去，脸颊火辣辣地疼，他摇晃着身子堪堪站住，眼前迸出金星。

他听见蒋公子大声呵斥私自对他动手的手下，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他。他下意识地想摆脱那双手的搀扶和禁锢，突然又感到一阵力道巨大的拉扯，有一个人从后面揽着他的肩把他拉过来，把那双手重重地拨开。

他没维持住平衡向后倒去，倒在那人怀里，他抬头看到一张戴着军帽的脸庞。

“少爷……”他有些失神的喃喃。英彪低头轻声唤他：“二妈！”，然后把他交给孝哥，让他们在一边站定，接着回身一甩，把披风解下摔在地上。

“英彪！”蒋公子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搅局者没那么客气，说得咬牙切齿，“他我可以放走，但你别想那么容易脱身！”“混账！”英彪嚣张地骂了一声，“我和二妈，你谁也留不住！”

他看着众人向英彪扑去，心里突然剧烈地抽痛。那些人几乎一瞬间就把英彪淹没，从各个方向扑上去，他怎么应对呢？他一定会受伤的！

他心中泛起剧烈的担忧，脚下却像灌铅了那样沉重，迈不开脚步。他只能抓着孝哥的手，声音颤得不成样子，让孝哥去帮帮少爷。

孝哥没答应，伸手护在他面前。那包围出了一丝破绽，一双白手套破风而出。英彪的半个身子闪出来，接着回身利落的两拳击倒扑上来的两人。他的上衣被撕出了几道口子，脸上中了几拳那样泛起淤青。

“少爷！”他焦急地叫着，推开拦着他的孝哥冲上去，英彪看起来一愣，接着拉住他的手，他们一起疯了似的往巷子外面跑。

身后的声音渐渐跟上来，有几个跑得快地兔子似的蹿过他们身边，在他们前面揽住。他们猛地刹住脚步，他看到英彪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手向腰间摸去。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他：“不要啊！”他抬头看着他神情几乎是哀求，“不要杀人……”

这时从巷口传来军靴敲击地面的声响，那些打手远远看到赶来的士兵，随即作鸟兽散。那队士兵的长官走上前向英彪敬了一礼。

英彪冲孙子羽的脸上直直地来了一拳，他没来得及发出惊呼，惊讶地看着这一切，孙子羽捂着鼻子摇摇晃晃地站直：“长官息怒……”

“江城中，有这样规模的犯罪组织，无论是巡警还是城防部队，居然从来没有发现过。你们一个两个，都是吃白饭的吗！”

士兵们都低着头安静地接受训斥。英彪看起来动了大气，握紧了拳头似还要降下雷霆之怒，却忽地瞟了他一眼，生生把火按灭。

他向他走来，语气努力克制到平稳，捧着他的脸细细的看：“他们竟敢对你动手……二妈，你没事吧？”

他说不出话，只顾摇头。这时孙子羽小步跑着过来献殷勤：“二夫人，我背您回去！”英彪却神情一凛，朝孙子羽几乎是咬牙切齿：“别在这里装乖，回去再好生领罚！任何外男都不能碰二妈！”

说罢他回过头朝他露出有些担忧的神色，又摸了摸他被打的那半边脸。接着背过去蹲下身，示意他上来。

他趴在英彪宽厚的背上，他走得很稳，让他突突跳动的心逐渐平静。英彪的双手搂着他的膝弯，他把头隔在英彪厚实的肩膀上，从他后颈那里闻到硝烟和古龙水的味道。

“二妈，你当真无事吗？”英彪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杨戩不在，我叫个军医来给你看看？”“不必了……”他凑近他耳朵轻声地说，二妈呵气如兰的呼吸喷在他颈侧，惹得那里有些热热地痒起来，随着呵气那人的声音又轻轻地吹进耳朵：

“我没事，只是采买的东西丢了不少……”“二妈想买什么，列个单子，我差人去就是。下次二妈要出门，务必和我说一声，我派人保护你。”“哪里就那样倒霉。想来只是今日买得太多，露了富，才被歹人盯上”

说着，他感到脸上一阵柔软丝滑的触感，偏过头看到那是一条丝帕，二妈正凑近他的那半边脸轻轻擦去淤青上的尘土。他听见二妈低低的声音细如蚊蚋：“你怎的不带着人，自己就来了。”“孝哥看你没跟上，知道你出了事就跑来找我。我一听就慌了，什么也顾不得。原本是把他们都撒出去了去找，幸好是我先找到了你！”“那你也不等其他人汇合！”“我只觉得幸运！……”

他们忽地哽住没法继续下去，二妈的呼吸依然沉默地扑在他颈侧，带着他用的桂花香粉的味道。他下意识地追着嗅闻，那人的声音从背后幽幽地响起。

“你倒不知，我有多担心你吗……”

他心下有一丝震颤，不敢去想这句话的意思。二妈却兀自幽幽地继续：

“你脸上的伤，若不及时消去，可怎么行大礼？你纳外室一事，是府上的大事，我岂能不亲力亲为，老爷才不至于怪罪……”

“我，什么事？”他感到惊讶。

“你纳外室。”他似乎从那人的声音里品出一丝落寞，“对了，说起这个，”

“恭喜啊……”

“丢了这样要紧的东西，就该把你打死！”

他看着跪在檐下的丫头哭叫着喊“夫人饶命！”，看着孝哥气得发疯。他犹豫地出声去拦：“越说越没谱了，东西再贵重，怎么能比人命！”

“夫人！今晚便是端午家宴，我们拢共只有这么一副手镯。如今丢了一只，难道让您布衣荆钗地去吗？大夫人见了，说不定会疑心于您，不愿接受她的示好呢！”孝哥又气愤地指着跪着的丫头，“不知死活的东西，这么要紧的物什也敢丢，把你卖了也赔不起！”

他赶忙让丫头下去，以防孝哥真的气急了要做什么。孝哥回头冲他露出不解的愤怒表情，接着痛苦地笑笑，语气自嘲而讽刺：“夫人，我知道您没那个心机，不是故意让我做坏人。可是夫人呐，您真是个好入！”

“好人，可不一定有好报！”

他看着孝哥愤然离去的背影，明白这次是伤了他的心，无论他会在端午家宴上丢多大的人，他都不愿意再帮他了。他心下泛起一股悲凉，孝哥被他伤了心，又不见跟着他有什么前途，只怕早该醒悟，回去找他受宠的姐姐，这也是人之常情。真到了那一日，他想必不会阻拦，可这面前的困难，他只觉得束手无策。

他只能按那丫头说得位置自己去寻找，天上下着濛濛细雨，日光被伞阻隔，让他弯着腰探着草丛的视野变得不清晰。

雨被风吹着斜斜地淌进来，打湿他的衣裳和额发，细小的雨滴凝成水珠挂在他的下颌眼角和眉睫，让他担忧地蹙起的眉头显出无端的纯洁和脆弱。

一双鞋进入眼帘，他抬头发现英彪正担忧地看着他：“二妈，你找什么呢？”

他忙不迭地开口，语气带着委屈般的焦急：“是一只镯子，原先大夫人送我的那一对里的一只。找不到，我便不能得体地去参加端午家宴，只怕还会引起大夫人的误会……”

英彪扶住他有些微微打晃的身子：“二妈，你别怕。我差人一起找，一定找到！”说着，他一扬手，于是一队士兵都在这片草坪低身摸索，终于在一块假山石头后找到了玉镯的碎片。

他眼中闪过转瞬即逝的绝望，盯着那一簇小小的光亮，觉得自己就是那被摔出了玉托，此刻孤零零掉在地上的那颗一滴血一样的红宝石。

他嘴唇颤动两下，无意识地流下泪来。英彪突然急得手忙脚乱起来，在身上摸索，忽地像找到了什么似的，把一个布包着的東西捧着递到他眼前，他垂首去看。

那是一对裹在天鹅绒里的玉镯，同样是上好的翠玉，镶嵌着血一样的红宝石。

“前半个月打的，今日才好，就想着给二妈送来。我不敢越过母亲，不敢送二妈更贵重的东西。原本只是想着让二妈有个替换。如今倒派上了用场。来，我帮你！”

说着，他愣愣地看着自己被英彪牵起手，少帅生着粗硬枪茧的手此刻正温柔精细地握着他的手腕，稍一用力，把玉镯推过手掌最宽的地方，轻柔地停在纤细的腕部。

他又流下眼泪，那颗红宝石又回到了它的玉托里，被稳稳地承托住，成双成对，完整吉祥。

他把伞朝英彪的方向推去，伞倾向他，

心，也倾向他……

稍后会有英府的车来接他们回去赴宴。正值端午佳节，连外苑都张灯结彩，显出节日的喜庆和热闹。他整了仪容有些紧张地端坐，嘴唇轻抿，眼尾乖顺地垂下来，长袍上的缠枝牡丹纹精致而繁复。

他美得出奇，惹得英彪看一眼，又忍住，又看一眼。直到被他发现，看到那位自己名义上的继子涨红了脸庞。

英府的婆子过来接他和少爷回府，他们都起身，婆子把英彪让过去，一迈腿拦在了他身前：“老爷吩咐说，二夫人既然身体有恙，就不必来了。”

他看到英彪惊讶地转头，心下兀地生出些悲凉的可笑，仿佛自己都不再惊讶了，仿佛在说：怎么，你是第一天知道我不受宠吗？原来是这样，原来无论他做什么，怎样努力，如何在最后一刻解决了危机，都不重要，从来都不重要。

原来不受宠，是这种滋味啊……

他坐在河边，没有换下准备赴宴的那身打扮。月光柔和地笼住升腾的水雾与和风，朦胧人们的视野。让他远远看去像是河水生出的精怪，带着妖异的美丽和无声的寂寥。

他不记得时间过了多久，好像是很久，他感到有人坐在了长凳的另一头。

那人朝自己倾身过来，伸手垫住他的后背，支撑他的身体。他看上去，像是要碎了一样吗？

那人唤他：“二妈！”

那人说：“二妈，父亲说还没能找到您的父母，不好把名讳告祭祖宗，所以才不便请您回去赴宴。不过父亲记挂您，让我来请您的端午安康。您放心，我会差人为您寻亲，让您找回姓名，能早日堂堂正正地进英家祠堂。”

“二妈，我去回了父亲。我如今正是建功之时，岂能耽于女色？至于那几位姑娘，我已经差人将她们妥善安置。”

“哦……”他终于有了些反应，河水精怪在月光下眨眼，露出迷离凄清的神色，颜色靡丽，声音悠远。

“那我不必为你置办了……”他缓缓地点点头，“也好。那你想要什么呢？”

他突然抬起头，凑近了去看继子的眼睛，直直地注视着他，让英彪避无可避。

“你想要什么呢？”河水精怪又轻声地问，声音又天真又轻巧，神情美丽而哀愁。

英彪的喉结动了两下，抵着他后背的那只手突然搂住了他的腰。他于是低低地笑了，向前把额头搁在继子的肩上，声音有些发闷。

“当初嫁来时，三妹妹院里张灯结彩，红烛映天。我院里除了一根红烛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布置。如今看看府上这节庆的红绸，彩带，灯笼……”

他抬起头，看着英彪的眼睛，露出一个明媚又轻灵的笑容：

“这不就是个新婚吗……”

英彪猛地把她抱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声音都颤抖，他急切地说：

“二妈，当初，母亲就是要把你托付给我！大夫人把你托付给我！二妈！”

“二妈！”

“娇儿……”

他紧紧依偎在他怀里，头埋进他的胸膛，伸出双手扶住了他的肩。英彪伸出胳膊探过他膝下，把他打横抱起，向房间走去……

六

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①

他只觉得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这小儿女的缱绻情态甚至让他变得柔软，对“回家”的那盏灯有了无限的期待。

他们当然要背着些人，但大户人家的主子在下人面前是没有隐私的。所以他们都尽量选择只有孙子羽和孝哥在的场合独处，让两人既为他们感到担忧又为他们感到庆幸。

庆幸，孝哥原本想劝他回头是岸，可当他看到二夫人望向少爷时的眼神，他就咽回了所有的话。那眼神中有着他熟悉的，囊括一切狡黠，热忱，活色生香的，生命的神采。

他不想让这个人儿失去这神采。

起初见到他回来，二夫人还惊讶。他只得自嘲地笑笑，说如今您有了少爷，也算有了依靠，不必事事都由我为您担忧了。至于姐姐，她那里是热灶，不缺人去烧，我也不赖着伺候来维系关系。我割舍不下你，二夫人，亲人，怎么能割舍得下呢？

于是他收余恨，免娇嗔，改性情，且自新，休恋逝水，早悟兰因。②

他懒懒地伏在园中假山上的角亭中，看这夏日天长，阳光透过枝叶的疏影，洒在他露出素色青纱长袍的那截洁白的胳膊上。

近来他总是觉得惫懒。其实从第一次情事开始，英彪年轻孔武，正是热衷窃玉偷香的当打之年，得了这事的趣味便食髓知味，缠着他要个不停。幸赖得少帅军务繁忙，有时不得空回来，否则他几乎夜夜不得安寝。

这甜蜜，荒唐，有些诡谲的幸福，竟一转眼已经三个月了。

深夏的暑气蒸得他有些困倦，身上懒懒地不想动。他差孝哥去厨房取冰镇绿豆汤来，他不知被何事绊住竟去了半日。他只恹恹地伏在栏杆上，看水塘里的那对鸳鸯正在角落山石的阴影里乘凉。

他听见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响动，接着看见英彪和孙子羽从院门进来。假山上的角亭是整座园子的最高处，他看得真切，不知英彪怎的半日就能回家，心下却觉得欢喜。

英彪朝山上看了一眼，正与他的目光对上。他蓦地有些羞赧，下半张脸埋在胳膊里，带着飞红笑意。

他看着英彪也冲他笑着走进房间，接着又出来，听见脚步声从假山上上来，那人从后头叫他。

“二妈！”

无论过了多久，这有些禁忌的称呼还是让他轻微地浑身一颤。

英彪的大手热热的摸上了他的后颈，他满意地在他掌中蹭蹭，像只餍足的猫儿。英彪在他旁边坐下，凑过来和他交换了一个绵长的吻。

“怎么在这里，天热，快回屋凉快些。父亲从英国进口的电动风扇到了，我差人给你送来。”“哪里就那么娇气，我懒得动。”他索性半转过身去靠他，英彪伸手把他揽在怀里，把

他鬈发丛生的毛茸茸的脑袋搁在颈侧。

“近来不知道怎么的，越来越懒了，没骨头似的。”他抱怨了一句，“成天就想着睡，都胖了些。”“胖了也好看，珠圆玉润的，说明我养得好！”他佯怒着朝他胸口软软地一捶，英彪笑着接下他的拳头张开，十指握住，一边语气变得严肃，“保险起见，要不要让杨戩来给你看看？”

“杨医生？”他露出一个有些惊喜的眼神，见他如此，英彪倒不太高兴了，他轻哼了一声说：“他回来了一趟，来要钱。本以为疫情能在夏天得到控制，没想到进展也不大。他来江城向国民政府再申请一笔拨款。”

想起东北的惨状，他有些默然。曾几何时，自己也只是流浪无依的孤儿，若有冻馁天灾，只怕是早已成了枯骨一具。如今倒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过上了有人服侍，衣食无忧的日子。这美好总如幻梦，向他隔离着此刻朱门之外无数的冻死骨正组成的现实。

“你可别犟，这是大事，你帮杨医生说说话！”英彪低头冲他笑笑：“放心吧，公事私事，我分得清！”他一愣，有些恼了：“你与他有什么私事！都是你的人了，不许胡思乱想……”

.....

云收雨霁，他揉揉有些酸痛的腰，心下怨道孝哥还不来，就听见孝哥的声音：“二夫人，您和少爷还是要注意着……”

他一惊，回头看见孝哥端着绿豆汤走进亭中，脸上带着不自在的尴尬。顿时觉得窘迫，试探性地问：“你几时便在了？”

“你们……正行事时……”孝哥低着头答得吞吞吐吐，尴尬地想找个地缝，“我看见孙子羽在假山下守着，他见是我就放我上去了。我上来看到您跟少爷正在行事，就站在门口把风……”

他端起碗囫圇灌下已经不冰的绿豆汤，随即把脸埋在胳膊里，只觉得羞惭愧怍，无地自容。

姬发抬脚从车上下来，看到马路对面英府外苑的门头轻叹了一声，心里漾起满足。他刚刚回国，回岐城见了父兄后便急往江城向政府复命。此刻公事暂告段落，他一直悬着的心才有了放松的感觉，心情舒畅，连带着身上也松快，也不知怎的就指示司机开来了这里。

他正好看见英彪从门里出来，他想上去打个招呼，可英彪没看到他，一迈腿就进了汽车离开。他急匆匆跑过马路也没赶上，英府的仆役们认识他，问他要不要进去坐坐。

主人不在，行事自然多有不便。但他也不想就此离开，于是他径直进府，一路穿过爬满盛开紫藤的走廊进入开阔院子，院中树木参天，笔直的法国梧桐和其他奇葩宝木装点着夏日的郁郁葱葱，让他心情都爽朗了不少。层层植被掩映之后的假山上有一角亭，他抬眼看去正与此刻好奇向下打量的银娇眼神一碰。

他有些惊喜地上前，走近看到银娇正从假山上下来。他像个老友那样致意：“二夫人！”那人冲他露出一个顶美丽亲切的笑容，一边走近他一边声音轻快地嚷：“姬公子！”

他近着看银娇，忽地觉出些奇怪。二夫人的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今日的暑热似乎也没到此种程度。那人身上的甜香蜜意似乎化作实体将他包裹起来，那美丽面容上的笑带着钩子似的似有春情。

他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闪过一瞬的尴尬，很快被他掩饰如常。他面上不显，心跳却如同擂鼓，脑中飞速联想。

他刚刚看到英彪离开，这一切不难想通。他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他以年轻资历混迹官场自然八面玲珑。他自信在自己离开前自己的这位好兄弟与他的庶母并无越界之事，这短短几月过去，英彪和这位二夫人，竟做出背德之举了吗？

他有时也对自己的洞察力感到痛苦，如果可以，他宁愿没有撞破兄弟的丑事。

可除了尴尬外，心下似乎还有一种莫名的隐秘情绪升起，让他沉寂地归于角落。

“姬公子，您有事吗？”他被银娇呼唤回神，露出一个得体的笑，一边把手中的文件袋递过去：“我来给彪子送一些文件，他不在？”“他刚走……”二夫人的表情藏不住事，有一丝羞赧的暗喜，让他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测。他见状把文件袋往前递，银娇却摆摆手不肯接：“我带您到书房吧，姬公子。这是大事，我不能过手！”

于是他被二夫人领着进了堂屋，下人奉命去备茶。他看着二夫人在他对面坐定，面上含笑。二夫人是英俊的男人，身形高大强壮，此刻却显出些柔弱无骨的娇媚。他心下那方隐秘的角落似是又作祟起来。

“差人就是，姬公子怎么还亲自过来一趟？”二夫人同他寒暄。他于是也客气地回道：“左右是要来的，原想着和彪子能聚上一聚。”二夫人点点头，有些犹豫地开口提醒：“既然少爷不在，我是不便留您的。姬公子若没有别的事……”

你此刻倒想起内外之防了，你和彪子做的好事，还不够百无禁忌，惊世骇俗吗？

他不知怎的心里泛起莫名的怒意，他强压住低头咳了几声掩饰，语气有些生硬地顶回去：“我就在这里等吧，想必彪子不会不同意的。二夫人别那么迂腐，难道信不过我姬发是正人君子？”

见他这样说，银娇有些手足无措。他只好站起身向姬发又致一礼，道声姬公子自便，我且失陪便回了房中。留姬发一人在堂屋中觉得空空荡荡，心里也空空荡荡。

他在恼什么呢？

他自幼便长于法律世家，法律的克制与理性在他十数年如一日的精研中已经几乎化为本能。他讨厌规则被打破。在他看来法律已经是人类在某一阶段秩序的集合，它不应该被违反，进一步地，他也希望人们能遵守道德。

他一直这样想，父兄曾告诉他这人世其实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但他不信，不愿服输。他觉得能靠自己的力量让法律重塑社会的公义，他是天之骄子，没有什么能让他动摇。

英彪是他的兄弟，银娇是他的朋友，他不愿去想，他们二人打破了规则给他带来了痛苦。

他只是在恼这个吗？

他点点头，一定是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可在意的？他还能恼什么？心里那点隐秘的愤怒和不快，在角落里像搔着他那样痛起来的，是什么呢？

他在恼什么呢？

英彪在晚饭时也没有回来。他厚着脸皮依然留着，二夫人只得为他张罗了晚饭。他见银娇安排好了一切，这往日下河爬树的二夫人如今也学得有了些主母的样子。他心下欣慰，看到银娇转身要走于是出声挽留。

“主人不与客人同席，可不是待客之礼。”银娇回头略有些惊讶，回他道：“男主人不在，姬公子莫怪，您请自便！”“二夫人不是男子吗？”他眼神定定地盯着他，让他感到有些被审视的不快。银娇心里纳罕，不知这位姬公子今日怎的偏要找自己的麻烦。

他于是犹犹豫豫地坐下，还是不敢让英府担上待客不周的名声。这主母般的矜持没能一直维持下去，那个他心里的猴儿还是跑出来，姬发一口雄辩的口才，把自己留学欧美的精彩描述得绘声绘色，让他不自觉间就心驰神往地忘了防范。

“真的？人家美国那么老远，法院门上还刻着孔老夫子呢？”“摩西，梭伦，孔子。③”姬发解释道，“宗教，法律和道德。我相信法律，并且相信我们中国人能创造伟大的法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二夫人，我同你讲一个关于法律的故事罢。”

“古希腊的底比斯有位公主，叫安提戈涅。她是俄狄浦斯王的女儿，有两位兄弟。”

“她的一个兄弟为守护城邦而战死，一个兄弟因勾结外邦被处死。国王下令，收葬那位叛徒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安提戈涅爱她的兄弟。”

“她把兄弟收葬，然后被判处死刑而死去了……”

故事终了，银娇露出凄然而向往的神色，不知是否是想起了身为孤儿的浮萍身世让他从未获得过父母兄弟的亲情。

如果他有兄弟，如果他有守护的家人，像安提戈涅一样死去对他而言也是幸福了。

他呢喃：“安提戈涅对兄弟的爱，是多么无私且真诚啊！”

这时有下人来通报少爷回府。英彪大踏步走进来，银娇转而带着喜悦迎上前，习惯地为他摘下披风，亲昵地做着不属于庶母的一切。

他们亲密的样子落在姬发的眼里，他也轻声地呢喃：

“是啊，对兄弟的爱，是无私且真诚的……”

心底隐秘角落里的情思肆意生长，其上覆盖着克制与理性。

银娇不便再在这样的场合久待，兀自回房。英彪笑着朝他走来拍拍他的肩膀，口里说着不知道他今日回来，这场接风宴过于草率，来日要好好大办一场。

他们一起大笑着坐下，英彪差下人上酒，兄弟二人放松下去，推杯换盏起来。

酒气上头，英彪大着舌头问他喜欢江城的哪家酒楼，到时包圆儿了给他接风。他放下酒杯苦笑着摇摇头：“再说吧，我不是很有心情。”

“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英彪带着笑意伸手过来捏他的脸，“露着苦瓜脸给谁看呢？学学你哥哥，看人家多随和！”

他也笑着有些嫌弃地躲开英彪的手，抬头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示意英彪给他满上。一边口里吐出带着酒气的话。

“你知道在巴黎，我们是怎么求他们的吗？”

“谁？”

“英国，法国，俄国，美国！”他夸张地笑了一声，

“日本！”

他接着灌了一杯，口里反复嘟囔着“日本”两个字，突然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说，几乎喘不上来气。

英彪发现了他的异常，坐正扶住他的身体。

“顾大使，要证明自己不是偷手表的盗贼！哈哈哈哈哈……”

“哪家战胜国，做成民国这样？”

他笑得不行了，站起身，夸张地向英彪张开手臂，像一个打靶用的稻草人。

“你说说，英彪，哪家战胜国，做成我们这样？哈哈哈哈哈……”

他猛地把酒杯摔在地上，声音急剧地转向剧烈的激愤：

“我们不得不向世界证明，我们比日本，更需要山东！！！”

“没有这样的道理！你知道吗？”

“无论古今，中外，”

“都他妈没有这样狗屁的道理！！！”

他扯着嗓子喊，英彪也站起身扶住他的肩膀，因为他看上去随时都摇摇欲坠了，英彪犹豫地提醒他莫谈国事。

姬发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转向他，又滑稽地笑了：

“是了，弱国讲法律，是不会有人听的……”

他向英彪露出一个稚子般的纯真笑容，语气仿佛真的纯真那样问道：

“还在打内战啊？”

英彪语气也生硬起来：“你喝醉了。”

“我没醉！”他又喊，拍着桌子骂，“老子忙着打内战，小子忙着私通！”

这句话如同炸雷把英彪定在原地好几秒，他猛地反应过来，观察周围有没有人注意到姬发说的话。一把把他扯住，警告他：“你嘴巴放干净点！”

“哦，我的错！”姬发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前，像是故意讽刺那样放低了声音，“你们做得，我说不得，我的错！”

“彪子，你跟你父亲的妻妾偷情，我们的军队就能强起来吗？”

“娇儿是买来的！”英彪好歹还清醒，他压低了声音怒吼，“他身不由己！难道让他守空屋子，守一辈子吗？”

“那也不行！”他又嚷起来，“那也是你父亲的妻妾！”他声音低下去，摇摇头，口里只反复重复着“不行，不行……”

“父亲的妻妾，兄弟的爱人，都不行……”

他越说声音越小，英彪察觉到了他语气的变化，不解地问：“你心虚什么？”

“谁他妈心虚了！”

他突然像被什么激怒了那样扑上去，想要和英彪扭打。英彪勉强控制住了他，冲他无奈地说：“姬发，你喝醉了。听我的，快回去！算兄弟求你，别把今晚的事说出去！”

他挣开英彪的控制，又扑上去，反复挑衅：“来啊！来啊！”

孙子羽和其他下人就看到这样一幅奇景，英府少爷和外头的贵客在餐厅大打出手，彼此凶狠地互抡拳头，毫无形象地往脸上招呼，丝毫不雅观地缠斗互殴，醉的厉害的人甚至谈不上什么技巧。只是原始的力量比拼，他们把彼此打得脸上挂彩，摔得尘土满面。

这场莫名其妙的打架以他们双双倒在地上做结尾。他们一起坐在地上，上身背靠围墙，身边还带着几瓶酒，他们碰杯，在喝酒时扯动了嘴角的伤口都疼得呲牙咧嘴。

“大律师今天怎么舍得和我动手了？”英彪灌了一口酒，调侃道，“你不是一向冷静自持，处变不惊。也只有在我面前才这么脾气火爆。”

“哦，我瞧你今晚的样子好像很想被人揍一顿，我就大发慈悲，成全你好了！”

他们都疼得呲牙咧嘴地笑起来，脸上的表情十足怪异精彩。直到他先收了声低声地问他：“彪子，你要去打仗了吧？”

“什么都瞒不过你……”英彪情绪也转向低沉，“快结束了，反正我这么想，快结束了……”

“和直系的战争，没有人想一直打下去，会结束的……”

“会好的……”

他看着英彪的样子，微微地笑着：

“会吗？”

“他怎么办？”

他出声询问，看到英彪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固，旋即更深地低沉下去。

“如今才知道，要惜命了……”

“兄弟呀，既然你知道了，那我走了以后，你在江城的话，替我多照顾他……”

①“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南唐】李煜《菩萨蛮》

②“收余恨，免娇嗔，改性情，且自新，休恋逝水，早悟兰因。”——程派京剧《锁麟囊》

③此处指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浮雕的三位先哲

【all郊】雄狮

七

“那你什么时候做给我吃啊？”

看着面前明明与自己同岁却睁着两颗圆眼睛显得天真的男孩，他噗嗤一声笑了，激道：“想吃啊？”

接着他看到鄂顺重重地点了两下头，眼睛亮晶晶地闪耀着期待。他一把把人薅起来，鄂顺还有点懵就被他带到了院子，一棵大榆树上蝉鸣阵阵，夏日的风熏得人暖意盎然。

直到站到树下，鄂顺都没反应过来事情怎么就到这样了？

报社的工作与他想的大有不同，这次去，不仅要去做最杂最重的活儿，被油墨熏得睁不开眼睛。嗨，蒋公子的报社不愧是不惧权贵的，真没一个人把他这南方实业公司二公子放在眼里，各个指使起他来轻松自然。不过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和蒋公子短暂地打了个照面。虽然没说上一句话，但在他看来，这就算是见了面了！他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

蒋公子比他想象中更年轻，瞧着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他面容严肃，有种带着书卷气的英俊，因为高瘦从而身形显得清癯陡峭，锐利的眼光在他身上短暂地停留了一瞬，他就有种被击中的感觉。仿佛被洞察，被贯穿，让他微微有点儿红了脸。

然后他被杨戩温和的声音唤回。难得的，他结束了实习，杨戩回来要拨款，姬发回国也在江城，“太太的客厅”又开了起来。只是几人都已不复从前的心境。

“谢谢蒋公子的直言，鄂公子，拜托帮我致谢。”他先是冲杨戩懵懵地点点头，接着反应过来是什么事。杨戩的脸上蒙着淡淡失望的神色，目光低垂，国民政府用来押注内战的钱是有的，用来抗疫救灾的钱却是一分也拨给不出。杨戩是科学家，不关心政治。可政治没有放过他。国民政府见无论是直系还是奉系的拉拢对他均不奏效，一门心思要拨款，竟然降了他的职，把他从东北疫情的前线撤了下来。

蒋公子在最新一期的头版上痛斥国民政府和两派军阀的腐败行径，只顾内战不顾东北百姓死活的罪名毫不留情地安到他们头上，笔触辛辣讽刺，力透纸背，想来是十分危险的。但对杨戩蒋公子却不吝笔墨地赞美，夸他留德回国，医术精湛，悬壶济世，在东北亲力亲为，宵衣旰食，被撤职乃是大有冤情。

虽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杨戩依然感谢他。一想到这，鄂顺也不禁自豪地微微扬起头，与有荣焉似的，为偶像感到骄傲。

接着他心中似乎又泛起一股使命感，记起曾经在为庆祝姬发升职的宴会上，英彪曾拜托他为他年纪相仿的庶母教教礼仪。他当时心里觉得好笑，且不说他比这二夫人还小上几个月，况且真算起来他还是小辈。单就这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的本事，他就觉得佩服，他自己还是孩子呢，也想着玩儿。

但是现在，他想是时候了。

于是当他坐在二夫人面前，努力做出苦口婆心的样子劝他学学礼仪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被人牵着鼻子拐到了“吃”上。

“二夫人，后宅之人，还是不宜总是抛头露面。总想着去外头看看，又危险，又让人说闲话……”“我见过你说的那个蒋公子了！”他突然被打断，惊讶了一瞬，接着脱口而出：“不可能！”“真的！我同他说了好多话，就在我上次出门的时候！”“不可能！”他的语气已经不

能用惊讶形容了，他都没跟偶像说过话呢，“你在哪见到的，告诉我我也去！”语气都快变得哀求，早就不管刚刚还让人少出门的事了。

“哦，这个……”他挠挠头，这下换他语重心长，“鄂顺弟弟，蒋公子他……很特别。不过你出门在外，也要擦亮眼睛，别被表象蒙蔽，别被骗了！”鄂顺像听天书一样迷茫，接着反应过来说道：“蒋公子自然是好人，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来着……对！二夫人，您好歹得学着做些安静的活计，不能一直上蹿下跳爬树下河，又危险，又让人说闲话。”

银娇有点被气笑了，他才反应过来这个在自己面前扮正经的小孩这是在教自己呢。可惜只是书读得多，阅历远远不如他这个前十七年都在流浪的孤儿，劝人也只会“又危险又让人说闲话”这一句。弟弟呀，我以前命都快没了的时候也有的是，被人说闲话算得了什么！

但是他有心逗逗这小孩，故意说道：“你吃过知了猴吗？知了，蝉！”鄂顺又被他打懵，他明明是在讲礼仪规矩的，怎么突然被问有没有吃过虫子，一时间跟不上他跳跃的思路，诚实地摇摇头。他于是开口道：“炸知了猴，那可是人间美味啊！一到夏天，树上吱吱地响，拿根粘杆上去，半天就是一麻袋！用油这么热热地一炸……嗬！”他做出个夸张的品味表情，看到鄂顺几乎入了迷，感到一丝目光也在注视着自己，他没仔细去分辨，那个方向是杨戩和姬发。他接着说道：“一口下去一兜油，嚼得嘎吱脆响，可香了！”

“那你什么时候做给我吃啊？”

很好，他也把不能爬树下河这件事忘了。

“想吃啊？”他逗道，一把把人薅起来，就这么到了树下。杨戩和姬发也跟出来，一起在树下站定。鄂顺兴致高涨，看着满树的鸣蝉舔舔嘴唇，临了却犯了难——他不会爬树，只能怯怯地望着他，有些气急。他笑了：“论这个，你们这些公子哥儿都白搭，瞧我的！”说着他挽袖子就要上去，杨戩拦了一下：“二夫人，让我和姬公子上去吧，你今日瞧着不太对。”“你别小看人！”他甩开杨戩的手有些不忿，“我就是吃胖了些，一点儿不耽误身子灵巧。不信就等着！”杨戩看上去还是有些担心，但放开了手。他真的三下五除二爬了上去。

往下一看，鄂顺期待地看着他，眼睛里满是羡慕，杨戩和姬发看样子是准备随时把他接住。他得意地笑笑，接过递来的粘杆开始大显身手。

他猛地觉得下腹坠着疼了一下，痛得猛烈，让他向前栽在了一棵粗树枝上。姬发眼尖地看到叫了他一声，他逞强回嘴：“上得急，头昏了一下，没事！”他说着调整了一下姿势，那阵诡异的腹痛转瞬即逝，像是某种信号，

某种示警。

他逐渐听到炒豆子一般的声响，像是远远地传来，由远及近，逐渐清晰。接着树下的三人也听到了声响，鄂顺没反应过来，杨戩和姬发突然急切地冲他喊，让他下来，不断地向他招手，声音透露着急切的担忧。

他没分辨出那是什么声响，渐渐地觉得那声音有些嘈杂，听见些哭喊和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一些像是打砸器物的轰隆噼啪声，炒豆子的声音越来越密集清脆。

他顺着树干往下爬。下腹突然又猛地传来疼痛，让他的胳膊突然脱力。他只能紧紧地抱住树干克制疼痛和突如其来的眩晕，这时有什么东西在他颈子上咬了一口，他蓦地感到有血热热地从脖子上流下来。接着眼前发黑，天地旋转，双手再也无力抓住树干，手一松就从树上直直地掉下来……

他掉进一个怀抱中，怀抱的主人心脏怦怦跳得坚实有力，让他莫名感到安心，困意泛上来，他朝那人怀中依赖地倚过去，旋即脱力昏迷……

姬发看上去也慌了神，抱着怀中的二夫人手足无措地呼唤，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杨戩快步走上前去查看二夫人的情况，伸手去探他脖子上那道正在淌血的伤口，姬发抱着人有些警惕地看他动作，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杨戩不轻不重地瞥了他一眼。

“子弹只造成了擦伤，止血包扎即可。昏迷应该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带二夫人回去休息就好。”他简短地做出初步诊断，英府的下人这时围聚过来想要把二夫人从姬发手中接过。姬发躲着不让众人假手，他低头看了银娇两眼，仔细地护着他的脖子把他打横抱起，步伐坚实平稳地走向房间。

鄂顺自告奋勇去厨房帮忙煎药。姬发还是不肯放手，抱着银娇接受杨戩的检查。杨戩白了他一眼，他熟视无睹。杨戩指挥他拉开二夫人的前襟把听诊器按上去游走，姬发有些紧张地注视着杨戩拿着听诊器的手在银娇光裸的胸前移动，神色忍不住地晦暗。杨戩接着拉起手腕探他的脉搏，这下他先是一愣，接着又探了探，看上去像是拉着他的手不放。然后他又去拿听诊器，这下是直接放在银娇肚子上动作了起来。

“专业的医生，可不会趁检查占病人的便宜！”姬发语气不善地刺了一句。杨戩收起听诊器，语气平静而无谓地回敬：“那姬公子包扎伤口，一定比在下更专业了，对吗？”姬发一愣，看到杨戩那副淡然的表情突然感到愤怒，他强压下来把人交出去。杨戩接过银娇，把他打横放在自己腿上，把他上半身靠在自己怀中，拿出酒精和纱布开始清创。酒精接触伤口的刺痛让他在昏迷中小幅度地抽搐。

“你弄痛他了！”姬发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但他需要说点什么来发泄心中的愤怒。这无名火不知从何而来，他看着这一幕只觉得气血上涌。杨戩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会，手上动作不停，很快专业地完成了包扎。接着把人放平，殷郊的头枕在杨戩的大腿上，片刻后睫毛翕动，悠悠转醒过来。

“杨医生……”他的声音像小猫那样细微柔糯，杨戩把他上半身抬起搂进怀中，他眨眨眼，“是你接住我的吗？”听到这话，姬发激动地走过来，杨戩用眼神制止了他站得太近，低头回答：“不，是姬公子。”银娇从杨戩怀中转头看见姬发，露出一个微笑向他致意，口中轻声地说：“谢谢！”姬发看上去像是终于放下了心那样露出笑容。杨戩出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视：“子弹虽只造成了擦伤，但不确定震动是否会伤及声带。二夫人先不要说那么多话了，休息要紧。”

听见他这样说，银娇挣扎着想要起身。杨戩温柔地把他按回怀里，接着伸手穿过膝弯也把他打横抱起来，在姬发的注视中走进里屋，把人稳稳当当地放在床上。困意袭来，银娇又快陷入睡眠，杨戩凑在他耳边低低地说：

“你怀孕了，大约一个半月，放心，我不会说出去……”

他睁大了眼睛似乎为此感到惊讶，但困意已经把他整个儿地摄住，让他只眨了两下眼睛便支持不住地阖上，陷入了心事重重的睡眠。

“以我对彪子的了解，杨医生的所为超过了一个医生所需的限度了吧？他是军人，脾气差，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出去，杨医生要小心了！”杨戩一出门就见姬发在堂屋等着自己，冷冷的话阴阳怪气地砸过来。他淡然地笑笑回应：“英将军如果知道自己正在街面上维持秩序，兄弟却在家中与庶母过从甚密。姬公子，英将军脾气不好的事，你也需要小心了！”

“你什么都不懂！”姬发有些气急，“彪子把他二妈托付给我，拜托我照顾。你是得了谁的敕令封诰！”“大夫人！”他毫不客气，“我受大夫人的委托照顾二夫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姬家家风严谨，英将军恐怕想不到，姬公子对家中庶母的照顾，竟能不顾内外之防。”

“我虽按家族传承学了法，但也跟彪子上过几年军校。你再敢攀扯我姬家的家风，就给我十足当心！”姬发几乎是咬牙切齿，接着发出一声冷笑：“你也不必多言，我知道你的心思了。与我，与彪子，我们都是是一样的！”

杨戩露出个平静纯真的微笑，语调平淡：“什么心思？”

“杨戩！”姬发气得太阳穴突突跳动，“你当真不算个人吗？你有没有心？你明明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又在想什么，你敢说你没有？”

杨戩沉默了一阵，在姬发的逼视下缓缓开口，语气依然平静，神色只是微微地起伏：“我年少学医，见惯生死，师父的确说过我几乎不曾有人间感情的牵绊。”

“可我如今倒像是了悟了……”

他直直地回望进姬发的眼睛，说得诚恳真挚，仿佛带着某种清冷出尘的魔力，让人信任，让人为之动容：

“我只想守护这世上美好的东西。”

姬发默然，他知道这就是杨戩能给的回复了。无论他是怎么想的，自己又有什么资格责怪呢？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医学修补人类的身体，法律修补人间的秩序。我和你一样，也想守护他。”

他说得直截了当，不遮不掩，看着杨戩勾起一丝钦佩的若有若无的微笑。他把手向前面的上方伸去，像是举杯：

“所以，杨医生，我们是一边儿的！”

杨戩也做出举杯的样子，同样开诚布公：

“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吧……”

他醒来就看到孝哥坐在床头淌眼抹泪，见他醒了口里哭哭啼啼：“夫人，少爷才去了半日，府上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您偏巧把我派出去少爷身边送东西，我也没守着您！少爷责怪下来，您让我怎么办！”“别哭了，”他感到有些头疼，“我这不是没事嘛！少爷那边怎么样？”“您这还叫没事呢！”孝哥回嘴，接着又不情愿地开口，“从战场上逃来的乱民今日不知怎的就冲进城内了，巡防部队全撤出去街面上维持秩序了。可还是有人作乱。听说乱民里有打仗剩下的散兵游勇，逮住了就杀，足足交了半天的火。没想到还有乱民能跑到这来，打伤了您！”

他看着孝哥又要嚎啕，忙出声制止：“好了好了！”接着他像想起了什么，“少爷在司令署衙吗？我得去一趟……”“夫人！”孝哥看起来真的要哭出来了，“您就别折腾了，留着我这条命行吗？”“全孝弟弟！”他急得出生恳求，“你就帮我这一回！你知道我和少爷……街上这样乱，只怕是战事紧急，他恐怕不得空回来就得走。他这一去，我们不知道又是多久的分离。你摸摸！”他拉起孝哥的手按在肚子上，

“我怀孕了，他上战场之前，我一定得亲口告诉他！”

透过门扉他看见姬发和杨戩两人在吵架，果断决定不能惊动他们，于是和孝哥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孝哥雇了一辆车，他们一路惊慌地避着乱民驶向司令署衙，直到被卫兵鸣

枪示警，打爆了轮胎。

司机吓得赶他们下车，钱都没要就忙不迭地逃走。一队卫兵跑过来要给他们搜身，饶是他们浑身是嘴也和士兵讲不清楚道理，眼看着卫兵搜身的手就要摸上来……

“住手！”孙子羽认出了他，大步走来喝止了卫兵，亲自护送他们进去，安顿他们在署衙的一个房间内坐下。从房间的窗口能看到英彪此时正站在府衙临街的空地上，面前跪着一排人，被白布蒙住了脸，反绑双手，看上去呼吸急促剧烈，像一条条求生的鱼。

英彪从腰间抽出手枪，他这时还没意识到他要干什么，直到“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从后面穿过第一个人的脑袋打碎了他的脸。血液和脑浆在地上溅出了很大的一滩，白色的小块颗粒是被打碎的头骨渣子。

他的呼吸一瞬间哽住，孝哥扑上来想捂住他的眼，他一把推开，直愣愣地看着英彪抹了一把被溅上血的脸，一排枪毙过去，效率很高，一个接一个的脑袋炸开，身体倒在地上。英彪的脸上被血溅得越来越红，最后一个人歪倒在地上，哭喊求饶，失禁地尿出了一大滩。被卫兵用枪托架起来还在挣扎。这导致英彪第一枪没打准，子弹从嘴里穿过，打掉了他的舌头，他呜呜呀呀地还在哭，声音凄厉地不像人了，英彪这时又补了一枪。

一切结束，尸体被抬上卡车，几个士兵搬来水桶清洗地面上的血液脑浆和碎骨头，好像那从来没有存在过……

是了，他的男人是个杀伐果决的军人。他不应该像是第一次发现那样震惊，震惊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身居高位的少帅手里过的几条轻飘飘的人命。

他们都是今天从战场逃来的难民，有的偷了粮食，有的试图偷抢武器。要么因为饥饿要么被逼迫，他们绝望地想求生。此刻只化作了一具具被当街处决以震慑众人的，没有脸的尸体。

他想起英彪向天鸣枪给汽车开路；想起他手指握成枪抵在自己胸前低声威胁的触感；想起他面对打手时下意识伸向枪的手；想起这个男人一直以来的强大和冷硬……

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英彪放下枪大口喘了两下，孙子羽上前附耳对他说了什么。英彪惊讶了一瞬，忙抽身往他这里来，进房间时脱了沾血的外套，头发上上挂着洗过脸的水珠。英彪凑近了他坐下，他一低头看到他衬衫的领子上还沾着人血。

意识到他的目光，英彪索性连衬衫也脱去，露出光裸上身，凑近了安慰他：“娇儿，吓着你了，我也不知道你会来。街上这么乱，危险，我让孙子羽送你回去罢！”

说着，他倾身向前想要吻他，他偏开头躲过了这个吻，声音纯净地问他：“你什么时候走？”英彪愣了一瞬，旋即意识到什么那样答道：“马上就得走，战事比原先预想的急。”“所以你就把我塞给孙子羽吗？”他盯着英彪的眼睛，“我怀孕了，我得亲口告诉你。”

英彪看起来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他好一会才回神，接着哭哭笑笑，拿不准什么表情，口里不住道：“好啊，好啊……”

“可我现在有些后悔。”他平静地说，英彪一把抱住他，把他搂入怀中，光裸的胸膛升起热贴紧他的：“不怕，若是男孩就当跟着他娘练胆，若是女孩刚强些也好！”他又偏头躲开了英彪的吻，让他看上去莫名其妙，他盯着他的眼睛定定地问：“一定要杀了他们吗？”

英彪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再开口时声音也僵硬了：“娇儿，别干涉我的事情。”这个男人好像永远学不会柔软。他低头苦笑了一声：“后宫不得干政？你们总是这样……”

“彪哥哥，你真把我当做爱人，而不是一个你所拥有的物什吗？”

“若非如此，你和把我买来的老爷，有什么区别呢？”

“你知道我是孤儿吗？”

“你知道，如果我没有被买来，如果我还在流浪。如果我也碰上了战乱，变成了难民。”

“我会不会为了活下去偷一点粮食，因为跑得慢被逮住，被当做杀鸡儆猴的那个鸡？”

“我也会是，那血肉一滩而已……”

英彪没法回答他的诘难，良久只低低地回了一句：“乱世须用重典，我们毕竟护不住每一个人，我能护着你就够了，娇儿……”

“不是这样的！”他从英彪的怀中起身，“姬公子就不会和我说这样的话！”

“谁？”英彪有些危险地眯起眼睛。“姬发公子！”他的语气也激烈起来，“内战是谁造成的？把他们逼成难民的军队有没有你们的份？他就不会说‘乱世须用重典’这种话。他会教我什么是成文法，什么是军事法庭，什么是自然法的公义……”

“他教我，很多东西……”

“不许想着他！”英彪突然扶住他的肩膀，握着他的胳膊力气巨大，让他有些吃痛，英彪看上去气极了：“你是我的，娇儿！不许想着他，无论是姬发还是杨戩，都不行！”

“在你能找到的所有军人里，我已经是对你最尊重客气的了！”

“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你念过几年书？你根本就不懂！”

“姬发……这个小子，原来他是这个心思。我原本还要把你托付给他，我太蠢了！”英彪冲他说道，语气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如今再把你放在外苑我不放心，我接你回英府。英府不比外苑，在我回来之前，无论是姬发还是杨戩，你都别想见到他们！大夫人会照拂你的。”

他被惊吓和争吵耗尽了体力，此刻又被泛上来的困意压向英彪的怀里，酣然入睡。睡梦中感到唇上落下一个长久的吻来……

肉体击打的噼啪声把他吵醒，他再次醒来只感到头痛欲裂，腹中的孩子似是感到难受一般让他的下腹坠胀地痛起来。

他环视四周，孝哥握住了他的手，告诉他这是英府的祠堂里屋，此刻少爷正在祠堂受罚。他听着祠堂里传来的声响，一时间只余愣怔。

他听见英彪的声音：“您左右是要把他托付出去，为什么一定要是杨戩！托付给儿子有什么不好！”

接着是几声清脆的击打声，传来英彪的一声压抑的闷哼。他听到大夫人的声音响起：

“英彪！我从来没有奢望过你能真的视我为母亲，但你至少应该给我最基本的尊

重！”“母亲息怒！儿子受罚！”他听见英彪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大夫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无奈的哭腔。

“无论你和老爷发生过什么龃龉，你名义上都是老爷的养子。可如今，他偏偏怀上了你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你让我的娇儿怎么办！”

他被震撼地有些麻木。不知道是“英彪是英寿的养子”这一点令他惊讶，还是大夫人把他叫做“我的娇儿”令他惊讶。

这就是，大夫人如此待他的真相吗……

头好痛啊，肚子也痛，胸膛里跳动的那颗心几乎不会痛了。真是……真是可怜的身体，可怜的人啊！

他低下头去，孝哥拉着他的手流出泪水，他连安慰的话都没有力气说。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这么突然，把他抛向浪尖像一片风中的落叶。

“去和娇儿道个别，我把他送到乡下信得过的人家，等他平安生下孩子再接回来。放心，孩子给你。但你，永远不要，再靠近我的娇儿……”

“你只会给他带来危险……”

“彪儿，去吧，你们结束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爱情和死亡。

他看着英彪身上的伤痕，他知道他应该感动，至少是心疼，像戏文话本里的苦命鸳鸯一样自嗟命薄，仿佛只拼着一腔郎情妾意就能抵抗汹涌的河流。

他们抵御不了，根本无从招架。命运说把他们碾碎就碾碎，连个招呼都不打。

他想，若是放在以前。为着这段情，让他和他的彪哥哥一起死他都是愿意的。

可现在，他不愿意了。长大仿佛是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他如今贪心的狠，还想顾好腹中的孩子，还想问清楚大夫人自己的身世，他不能就这么死掉。

哪怕去偷，去抢，被怎样痛苦地折磨和千百倍地践踏，他都要活下去。亲人死了要擦干眼泪活下去，孩子死了就生新的孩子，只要老天还留他一条命在，他就要活下去！

世道凶险又怎样？他只要活着，满身泥泞，遍体鳞伤，不顾一切地活着，命运就奈何不了他，他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强者。

为此，放弃爱情，根本算不得什么了……

所以，当英彪还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地缠绵哀求，他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彪哥哥，你现在真的管不了我……”

“山盟海誓，改变不了我们的处境。”

“去打你的仗吧！拼个功名出来也好。我等着你有能力保护我的那一天。”

“彪哥哥，我心里有你，你别怪我……”

“为着孩子，为着我，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

“就这样吧！”

【all郊】雄狮

八

飞溅的铁水化作明亮的火花在夜空中绽开花朵，随着肆意的泼洒飞出漫天星子，带着橙黄的暖光扑扑簌簌地落下，像是无数飞逸的魂灵。

人们聚在城门迎接新年，报时的钟声从钟鼓楼传来，在城门上敲出回荡低沉的响声。邓大哥是打树花的主力，光着臂膊露出庄稼人虬结的肌肉，甩动着铁水兜子宛若流星。邓大姐在一边扶着自己，大丫站在一边兴奋地望，怀里抱着的弟弟二柱正好奇地欠着他的衣角。

一转眼，在邓家已经半年光阴了，他的肚子也渐渐地大了起来。

他想起当初被送到朝村，江城下辖的一个县下的小村庄，孝哥不能与他同来，他只一个人坐着牛车迤迤着来到村口，初孕的身体传来不堪颠簸的疲累难受。他站在那里有些恶心，低头干呕不出什么东西，眼前晕眩发黑。

一声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大兄弟！”浑厚地响起，他抬头看到了赶着牛车的邓大哥正对他露出憨憨的笑。牛车上还坐着两个女人，邓大姐正从大丫手里接过包子招呼他上来，大丫利落地跳下车搀他上去，脸盘晒得黑黑的，狭长眼睛俏丽地眯着，带着笑，两条辫子乌黑发亮。

除了只有两岁的二柱，邓大哥家几乎是一家人都来迎接他，为他备着一暖壶的热水和煮鸡蛋，细细烫过的毛巾不带半点脏污，大丫一路上仔细地为他擦汗。

这里当然没有英府富裕豪奢，但却让他更习惯，这种奔驰在田野间的自由让他仿佛回到了那流浪的少年时代。邓家人无所保留的善良让他恍然间似是找到了家人。

如今，他们携手，邓大姐挽着邓大哥，他挽着大丫，大丫抱着二柱，一家人踏着新年社戏的鼓声在弯弯的月牙下一起回家。

年夜饭在饺子上桌时达到了高潮。邓大姐把包酸菜馅大饺子的一手绝活传给了女儿，大丫于是在菜园子，厨房和餐桌间来回穿梭，两条辫子甩得上下翻飞。他们等到母女忙完了才开席，大家的杯中或是酒水或是香茶热热闹闹地碰在一起。

“新年快乐！平安富贵！”

“年后开春，你眼见就要生了！”邓大姐握着他的手亲热地问，“你男人来信说要来看你了没有？”他看着邓大姐关切的样子，面上微微发红，邓大姐指的他“男人”是杨戩。其实杨戩只是大概每隔一个月就来给他做检查，是医生。可在邓大姐和朝村其他人看来，这就是他孩子的父亲和他神秘的爱人了。

大丫正喂弟弟吃饺子，他环视餐桌，突然开口：“大姐，来年，买地吧！”

姜夫人给了邓家一笔钱拜托他们照顾自己，这笔钱有一半在他身上。邓家照顾他尽职尽责，本着庄稼人的淳朴掏心掏肺地对他。半年来他们自己拿的那一半几乎都用在给他改善伙食加强营养，还为了过冬花钱把他房里的炕大改了一通，砸掉了一堵墙拓宽房间，让他一个人住的地方几乎占了邓家半个房子的面积。

他们从来没想着，要用这笔钱为自家做些什么。姜夫人是他们的朋友，半年下来，自己也成了他们的家人。

所以，他真的很想为家人做点什么，以便自己生下孩子后回了英府，他们也能将生活改善些许。

“我去问了地价，年后似乎有一批田要出手，价格合适。买五亩吧！”他拉着邓大姐的手亲热地露出微笑。他的话让餐桌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大丫先是“嗷呀！”地惊叫，接着是邓大姐连连摇头：“不不不，姜大妹子，使不得！”他还想再说什么，一家之主邓大哥已经拍板：“听我的，大兄弟，使不得。主人家给我们钱是让我们照顾你，我们庄稼人是不怎么富裕，可是拿一分钱干一分事，绝不多拿多占！”

大夫人只说他是自家亲戚，于是他们就以为他姓姜，他在邓大哥那是男人，在邓大姐和大丫那是女人，说实话他都习惯了。

可是他还是和颜悦色地解释道：“这怎么能叫多拿多占呢！江城和下辖的州县既然都是英司令管辖，那主人家的托请也是英府的一番心意，自然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我一个人吃得再好能吃掉多少？白白挥霍了浪费。不如为你们添置田地，为将来做打算，这也是大夫人的意思。”

听见“大夫人”三个字，邓大哥和邓大姐似乎有些动摇，他趁热打铁，做出了决定：“那买三亩吧，就这么定了！”

年夜饭于是在他们不住声的感谢和邓大姐大丫激动的泪花中度过。邓大哥不善言辞，只简单道了谢，可他一直举杯喝酒，铁塔般的身体轻轻颤抖。这个山一样的庄稼汉知道三亩土地意味着什么，也许能庇护一家人度过下一次饥荒，也许是他太平年月耕作十几年才能积累下来的产业。他冲他举杯，声音憨厚也激动：“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是啊，姜大妹子，好人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他看着人们挤在一起的笑脸充满热腾腾的烟火气，他眼睛有些发热。他几乎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似乎真的有了父母兄弟姐妹，就像他终于找到了家……

大丫已经把他的炕热热地烧起来为他把床铺得松松软软。他的身子已经有些不便，被大丫帮着脱了衣服，搀到床上，大丫像只灵活的猫儿一样跳开，拿走了床头的煤气灯让房间陷入寂静的黑暗。他躺在那里，被窝温暖松软，透过窗子看到扑簌簌的新雪落在窗棂上发出沙沙的轻响，借着雪反射的月光看到被子被自己隆起的肚子顶起一个弧度。

有个人影旋风一般地冲进来，接着房间里又亮起来，他眨眨眼适应光亮，看到大丫兴奋地笑着叫他起来，看看谁来了。

杨戩提着大包小包，落着雪花的狐裘大氅下是永远穿得板正的全套西装，帽子还没来得及摘，新雪依然落在天鹅绒质地的帽檐上。

夜晚灯光有些昏暗，杨戩走近摘下帽子，脱了外套，把提着的东西放下，他才看清他怀里抱着什么。是一束冬日里难寻的百合花，开得娇艳，带着雪花融成的水珠。

大丫凑近煤气灯愣愣地盯着花儿，这百合显然是从城里昂贵的私人温室买来的，才能在冬天开放。从没见过这样反季节盛开，如此娇艳硕大的花朵，大丫有些怯生生地问他能不能拿给伙伴们看看，他笑着点头答应。大丫高兴地叫了一声就抱起花儿一溜烟窜出去，离开时贴心地带上了门。

他们这是，默认杨戩和自己是一对了……

杨戩也不见外，他换下西装，穿着一身棉质睡衣爬上炕头钻进被窝。他身体有些凉，熟稔地上前把他揽在怀里，他的头贴在杨戩微凉的胸前听到他的心脏隔着薄薄的血肉怦怦跳动。

“你怎么得空过来？”他从杨戩怀里抬起头，双眼似乎盛满月亮化成的冰晶，“你的事情，忙碌地可好些了吗？”

邓家只有一间房子，邓氏夫妇于是把他们的卧室让给他住，邓大姐和大丫二柱住小屋，邓大哥则在堂屋打地铺，他们就这样过了半年。此刻夜还未深，他有孕不能守岁，大伙儿还未歇。邓大哥出门给亲戚送年货，邓大姐带着二柱回房，大丫则是出去找伙伴疯玩去了。

杨戩的身体渐渐热起来，让他难耐地往他怀里又钻了钻，惹得扑在自己脸上的呼吸有些乱。他坏心眼地笑了笑，心想杨戩真奇怪。若说他没有这个心，他的呼吸都乱了。若说他有，他又分明从未对自己做过逾距之事。

是的，虽然此刻他们已经熟稔地同衾共卧，但一开始杨戩是和邓大哥一起睡在堂屋的。杨戩被革了职还依然心系东北疫情，去那里继续帮助师父裕鼎。东北与江城路程遥远，单程几乎要费去三天时间。杨戩却按时每个月都来，风雨无阻，而他在东北更是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他亦是心知肚明。

他心疼杨戩如此辛苦地两地奔波，况且邓大哥往往呼噜打得山响，想来很难让他好好休息。有一次杨戩给他做完检查，收拾好工具后就坐在床边，头突然向旁边一歪靠住窗子，闭上眼睛打起了盹。不过片刻又清醒过来，冲他歉意地笑笑打算起身离开。

他实在不忍，上前拉住杨戩的胳膊示意他上床休息。杨戩于是第一次和他同床而眠，他想起身往里挪挪为杨戩腾出更大的位置，却被一双手伸来抱在怀中。那人的怀抱令人安稳，很快他也睡了，是怀孕以来很久没有过的安眠。

翌日醒来，杨戩还在安睡，他从他怀抱中抬头看他安静的睡颜。阳光透过窗子为那人的脸庞涂上一层柔和的暖色。杨戩其实非常英俊，他从没有忽视过这一点。但此刻的他卸下了所有防备，敛去了锐利和锋芒，只余下从来便是的平静，安宁，和一点点脆弱。让他的心猛然发颤。

这时门忽然打开，是邓大姐来给他送早饭。大姐开门见到这一幕直接“嗷呀！”一声叫出来，把杨戩吵醒，大姐口里不住地道歉：“对不住，对不住！原来是这样儿啊！”

“这样儿”是哪种呢？反正自那以后，邓家和几乎整个朝村的人都默认，杨戩是他在城里工作的有钱爱人。还算有良心，知道每个月来看看，没有扔下他这个留在村子里的糟糠之妻。

他初听到时觉得可笑，试图向邓大姐解释。可无论他怎么说，邓大姐都是一副过来人的微笑盯着他，直到他声音越来越小，底气不足，最后干脆放弃。他也向杨戩提过这个烦恼。杨戩的说法更令他大跌眼镜，他说：“那就承认吧！”

“重要的不是事实，是他们已经这么想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一辈子不会离开朝村，也不会再与我有交集。他们的话，对我的名誉并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不承认，找不到孩子父亲在哪里的母亲——尽管你是城里主人委托的人，可是在村里人们还有另一套评价体系。你应该会很不好过。”

“如果这能让你好过一点，那就承认吧！”

他不懂，完全不明白。英彪也从未待他如此体贴。杨戩的照顾让他无从分辨那到底是出于职业素养，大夫人的委托，还是别的什么。那太熨帖，太柔软，太无微不至，太意味颇深……

他看向他的眼神，似乎承载了一切模糊隐秘的，欲语还休的，热烈低徊的，他无法回应的东西……

他浅浅地笑了一声，杨戩拱了他一下，声音平静：“想什么呢？”

“没什么，”他又扬起头去看杨戩的眼睛，比打树花还要璀璨的双眼是只属于他的灿烂星辰，

“想起我们第一次睡在一起，你……”

“你欺负我……”

听到他这么说，杨戩心下了然，知道他又想要了。他于是半撑起身体，把他上半身揽入怀中，他自然地分开了双腿。

他还记得，杨戩第三次来的时候他怀孕四个多月，肚腹微微地隆起。不知怎的，夜里总也睡不安稳。那次杨戩例行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后问他是否还有别的不适。他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也不知为何，睡不着，总是身上发热。

杨戩声音平静：“想要了。”“啊？”他缩在炕上有些窘迫，杨戩解释：“孕前期的危险已过，此时胎儿已经有一定的体量，开始对产道产生轻微压迫。再加上此时的激素分泌，你的性欲会比平时更旺盛一些。”

“啊……”

他看起来更窘迫了，脸上飞上两朵红云。杨戩的语气像是在普及医学知识那样冷静客观，似乎并不被他的羞赧所感染。末了，他还贴心地加上了一句：“需要我帮你吗？”

“啊？！”

“英将军不在，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请相信我的专业。”

他一时间不能接受自己突然就要与杨医生亲密接触。杨戩不置可否，从容地收拾好检查工具，只等第二天动身回东北。晚上他与杨戩同床共枕的时候，才真切觉出这不耐来。

.....

睡梦中，他感到杨戩轻轻地放平他的身体，为他仔细地掖好被角，热热地拥上来把他搂进怀中。

他听见杨戩低低地同他说话，

“娇儿，你听，在放新年的焰火了，几百响的鞭炮。”

“你听，大丫在叫呢，她把花弄坏了。这个不省心的小丫头……”

“娇儿，你听……”

他想说不要叫自己娇儿，只有英彪能这么叫。可是他困得睁不开眼睛，只能由他去。让他听，听什么呢？

他倒是听见此刻正枕在杨戩的胸膛上，那颗怦怦跳动的心。

“娇儿，新年快乐……”

【all郊】雄狮

九

他打开窗子，窗棂上绽着一整个春天。

窗台上铺满了青翠的松枝，一簇簇松针尖凝结着细小的冰晶，散发出松木清冽悠远的香氛。几枝红梅绽放其上，间或穿插几枝早绽的春梨，色如白雪，艳似红霞。

“杨哥哥，你看……”他小声惊呼，杨戩从他身后凑近环住他的腰，看着窗台上满目琳琅的花枝，把毛茸茸的头搁在他肩上喉结蹭过他的后颈：“很难得。松树是北方冬天唯一不会落叶的树，梅花和春梨不知他们是从哪弄来的，孩子们很用心。”

“不过是一捧花而已，孩子们竟这样想要补偿……”他低头轻声呢喃，旋即意识到了什么，“抱歉，杨哥哥，我很喜欢你的花儿。你给我带的都是好东西，你先前带来嘱咐我按时吃的药，药瓶子上都是西洋文的，我听人说要用黄金从芳港买呢！我并不是觉得花儿不值一提，只是既然给孩子们玩了，他们贪玩难免弄坏，难道还真跟他们计较吗？没想到孩子们这么用心……”

“我知道，”杨戩打断了他，脸颊贴着他耳鬓厮磨，声音带着晨起微微的倦意和慵懒，“带花儿来无非是想让你欢喜，你欢喜就够了。那些药不过是一些营养品，叶酸，维他命之类的。若你不离开英府，这些东西，原本不难得……”

他们都停在那没有继续说下去，大夫人把他藏在这像是藏住了一个秘密，既见不得人又有限期。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已显怀的肚子，生下了这个孩子，自己会怎样呢？他还能回到英府吗？

杨戩伸手把窗子关上打断他的思绪，把他揽回炕上帮他穿衣。他依赖地倚在那人身上，感觉到一阵短暂的，真实的幸福。

“给先生备一只鸡，二斤猪肉，一壶酒够不够？”“再添些吧！把用今年新收棉花纺的七尺新棉布也带上，可不能委屈了咱们大丫！”

邓大哥邓大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他们把吵到他声音压得低低的，但他依然听得真切。有些好奇地想听明白是什么事，杨戩注意到了他的兴趣正浅笑着给他梳头。

“诶当家的，你说，是先生的学问高，还是杨大夫的学问高啊？”“你懂个啥！杨大夫……人家是干大事的！咋好意思麻烦人家！再说人家那样的人物看得上你这鸡鸭猪肉新棉布啊！”

话题拐到杨戩身上，他惊讶地回头和那人的眼神对上。杨戩帮他梳好头发，为他理了理衣服，他们一起推门出去进了堂屋。看到邓大哥邓大姐果然一副要出门的打扮，大丫也穿上了新衣服，两条麻花辫油光水滑，显得伶俐漂亮。

“阿姜姐姐！”见他出来，大丫甜甜得叫了一声。邓大姐回头看到他们也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让大丫给他们端上来早饭。等众人坐定，杨戩开口：“邓大哥，有什么事吗？”

他看到邓大哥少见地忸怩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地：“这不我们大丫，过年就十五了！我跟孩子他娘都没文化。眼见孩子要长大出嫁了，不能总是叫大丫啊！就想着，找私塾先生给她取个正式的名字！”“诶对了杨大夫！”邓大姐接过话，“您别见怪！您跟私塾先生……谁的学问高啊？”

“当然是杨哥哥！”他突然开口，说完自己都愣住了，没反应过来刚刚那句话中的神气

与骄傲，“杨哥哥”这个称谓让他的脸唰得一红。好在邓大姐没注意，他马上接话找补：“杨医生他……是博士呢！”

他不知道脸红消退下去没有，余光感到杨戩从他那一声“杨哥哥”就在转头看他，他不敢去看。

“那太好了！”邓大哥又忸怩了一下，再开口时声音憨厚：“要不，杨大夫，您帮我们大丫看看？”

“婵玉。”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杨戩，

“邓婵玉。”

人们的目光又齐刷刷地看向大丫，她愣愣地坐在那，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杨戩从西装口袋掏出一张便笺，用钢笔在上面写下“邓婵玉”三个字，招手让大丫过来递给她，“这是你的名字，不会写就让阿姜姐姐教你，多练几次就熟了。”

大丫发出一声喜悦的惊呼，掩饰不住地激动，拿着那张便笺小幅度地跳了起来。猛然觉得羞又溜烟儿地跑回去，小脸红扑扑地发热。邓大姐也笑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当家的？比‘凤芝’，‘淑贤’好听！”

邓大哥一定要感谢杨戩，杨戩只能反复解释自己不需要一只活鸡。于是他们中午喝上了鸡汤。杨戩又让邓大姐把新棉布裁了做几个襁褓。

“我看阿姜，就快要生了。”

在一片喜悦与热闹中，他感到杨戩一直在看着他，只看着他……

“杨哥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我知道，”杨戩一边收拾工具一边又打断了他，他检查结束之后就要动身回东北，至少三天的形成，路上冻得结冰。他心疼地把麂皮围子给他扎实地围上。杨戩看着他的样子，忽然开口：“我这次走，下个月就不来了。东北那边疫情有所好转，需得抓住这个时机一举消灭才行。我带来的那些营养补剂，你一定按时用。照顾好自己！”

他开口有些犹豫：“直到我生，你都不来了吗？”“嗯，”杨戩点点头，“在你预产期之前我会来的，你别怕，我会的。”

“我一定在。”

他明明语气淡然，看向他的目光灼灼而坚定。

“我知道，你要托我给英将军传话。”

“我来的时候路过他的战区，会跟他说一声。你临盆时，我会让他过来陪你。”

他突然觉得有些伤感，之前被大夫人送出英府藏身于此的日子里总感觉惶然，盼着杨哥哥来仿佛成了他唯一的指望。指望大夫人还关心他，杨哥哥还记得他，他的彪哥哥总有一天会来带他走……

这指望像飞逸的流星，很快就失去了。他只有强打精神，把新年的喜悦和昨夜的旖梦暂且封存，等待他的星星回来。

他的星星会回来，他们都会回来。

又一颗他的星星回来了，他完全意料不到。姬发不知如何知道了他如今的地址，时不时地给他拍电报，让他第一次接到时唬了一大跳。

电报一字一金，他紧张地不知是什么事，打开一看，是姬发跟他说自己在顾问官邸和一只猪打架的事情。“我当时正在想你，看到它在吃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绝不可以给猪吃的！①”

他捧着电报笑得前仰后合，想起姬发和猪打架的画面感怎么都止不住。这样逗他开心，讲述日常琐事的电报他时不时就拍来一封。他孕后期身子重不好出门，总是大丫蹦蹦跳跳地去镇上的电报局给他取来。她如今叫“婵玉”了，十分神气。他开始教她识字，婵玉于是把电报当做了识字课本一点点地拼读认识的字。解读得七扭八歪，复述的意思往往把大伙儿在饭桌上逗得前仰后合。

一天，大丫从电报局又给他取来了新的电报。随电报来的还有邮局寄来的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是一本全新精装的硬壳书，拂过封面的西文浮雕，扉页上写着《安提戈涅》。

“婵玉，阿姜姐姐给你讲一个关于法律的故事吧……”

他在这样的温情和欢乐中进入了春天，在春天快过完的时候，天气暑热，气候转暖。他的肚子已经大得鼓起来，有经验的邓大姐让他在炕上仔细别移动，那个时刻随时会到来。

他期待着，并真切地开始害怕。孩子很有活力地在他腹中活动，时不时地伸伸胳膊踢踢腿。他微微痛着伸手抚摸肚子安抚孩子，一边在心里和它商量：“再等等好不好？先别出来，妈妈有点害怕。”

他透过窗子看那条通往镇子上的小路，幽幽地注视的目光，幻想着那里会出现一个人影，来拯救他无依无靠的苦厄。

直到有一天，透过清晨的薄雾，他看见道路的尽头影影绰绰地出现一个人。他不敢置信地反复眨眼，确认是真的后心突然闪了一下，接着咚咚跳得如同擂鼓。他的星星来救他了，他难以抑制的激动。

“彪哥哥……”

人影走近，门锁响动，那人闪身进来。

是杨戩。

孩子仿佛感受到了他心下的安定，在杨戩到的当晚就发作起来。邓家全家人都严阵以待，邓大哥一个箭步窜到厨房开始用大锅烧热水，婵玉准备好干净的棉布和添满油的煤气灯，邓大姐抱着二柱把他交给邻居暂且照顾，回来就一头扎进产房给杨戩打下手。他感觉被安全包裹，在热炕安全的暖意中迎来了第一波宫缩。

他痛得惊呼断在喉咙里，睁大眼睛瞳孔缩小，有那么几秒上不来气。杨戩急切地拍打他的背，在他耳边大声提醒：“娇儿，呼吸，呼吸！”

第一波疼痛很快过去，留给他一个难受的间隔，他感到强烈的呕吐感。羊水破裂从下

身涌出沾湿身下铺的棉布。他喘息两下，第二波疼痛很快袭来，整个儿把他摄住。比第一次猛烈数倍的疼痛让他终于放声大叫，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他的眼前被泪水糊满，渐渐感觉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听见自己大声的呼叫觉得陌生，几乎不敢相信那凄厉的惨叫是自己的声音。下身痛得有些麻木，坠涨感从下腹一波波地传来，有什么正在劈开他的身体。

他模模糊糊地听见杨戩在大声地指挥邓大姐干什么，婵玉一盆盆地往房间里送热水又端走沾满了血的。人声嘈杂混乱，他找不到一点可以依靠的东西，渐渐地自己也不会叫了。

一双手揽住了他的肩，那人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他尽力去分辨。

他说：“我来的时候通知了英将军，他已经在路上了。他一定会来！”

他说：“娇儿，坚持住！”

他眼前浮现出很多东西，二十块大洋，彻夜燃尽的红烛，鱼儿和蝉，《安提戈涅》，河水，玉镯，枪，男人的面庞和背影……

他听见自己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猛然有别的声音响起，他没来得及分辨，身上陡然感到轻松，仿佛疼痛在缓缓地止住。

“没事了，娇儿……”

他听见那人的声音依然萦绕在自己耳畔，听见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他用力眨眨眼睛，杨戩正替他擦去泪水。他看清自己正失去所有力气地靠在他怀里，邓大姐正擦去孩子浑身的血污。

杨戩熟练地剪去胎盘，用新棉布包了一个扎实的蜡烛包把孩子裹起来，抱着递到他身边。他转头去看，孩子生着胎发的头顶湿湿地贴着头皮，皱缩的小脸像一颗核桃仁。

他微笑，伸手轻轻触碰孩子皱成核桃仁的小脸，有点丑丑的，他想，臭臭的，它那么小……

“娇儿，这是你的女儿。”

英彪在翌日的清晨到来，汽车直接开到了村口。一群孩子围着这个新奇的物件转来转去。

他大踏步地走进房子，邓大姐请来的一位刚生过孩子的妇女正在给孩子哺乳，被他唬了一跳，手指放在嘴前提醒他小声些。他的军靴踏在地上咚咚作响，孩子吓得不敢吃了，小声哭起来。

英彪见状略放轻了脚步走去，妇女看起来想要遮掩乳房，可是英彪看上去毫不在意，他脱下军帽抬下巴示意孩子，问：“我儿子？”“闺女。”妇女小声说。英彪愣了一下：“闺女也行，挺好！我媳妇呢？”妇女向房间示意。

英彪于是起身向房间走去，直接推门进入，把房间里的两人吵醒。他看到银娇揉着惺忪睡眼从杨戩怀里醒来，神色有些僵硬，很快换上一副笑容，他笑着走上前握住银娇的手，口里亲热地唤：“娇儿！”

银娇看上去还有些发懵。杨戩沉默着起身穿好衣服，离开了房间，英彪回头看了他一

眼，很快又转回来看着他。

分辨出了眼前的人，银娇难以置信地惊喜：“彪哥哥！”“娇儿……”“彪哥哥！”他扑进英彪怀中，瞬间涌起的热情和渴望让他紧紧依偎，英彪伸手把他抱在怀里。

“去看我们的女儿了吗？”他从英彪怀中抬头热切地望。“看了！闺女挺好，就是太小了，看不出来像谁。”“肯定像你，彪哥哥……”他看着英彪的眼睛，很珍重地问，“你带我走吧！”

他等了一会没有等到回答。看到英彪的表情变得有些无奈和为难。

他突然间像是明白了什么，那股涌起的热情和渴望倏地退却。他伸手想触碰自己的爱人，英彪下意识地闪躲了一下。

他应该思念，他以前无数次地设想过。他的爱人，他的孩子的父亲正在远方冒着枪林弹雨，怎能不让他日夜悬心。他以为他们终于相见的一刻能有多么地缱绻。

现实不是小说，他的确思念，可兜兜转转，他发现这毕竟改变不了任何问题。

英彪看起来想说些什么找补，门突然打开，杨戩进来，冲英彪说：“他需要排尿。”

英彪没明白杨戩的意思。他从英彪怀里伸出手让杨戩把自己拉起来，看着杨戩搀扶住他的样子，英彪突然叫了一句：“等一下！”杨戩回头，声音平静地问：“你来吗？”英彪顿了一下，再开口时声音有些低：“你来吧，我不会……”

杨戩伺候他解了手，他却不肯直接回房间，求杨戩扶着他在堂屋坐一坐。杨戩远远地示意妇女把衣服拉起来，接着走过去从妇女手里接过孩子，坐回他身边。

“杨哥哥，看样子，我怕是回不去英府了……”

“我要一直住在这儿了吗？”

杨戩抱着孩子沉默地听，他突如其来地流下眼泪。

“可她是少爷的孩子啊……”

他凑近杨戩怀中去孩子，摸摸孩子的小脸。孩子此刻还睁不开眼睛，安静地睡着，皱缩的核桃仁微微张开。

“宝宝，我是你妈妈！”

他对孩子说，杨戩偏过头去不看，像是被某种突如其来的感性击中。

他接着对孩子说：“妈妈要把你交给你父亲了，你要听你爹爹的话。”

“也许你一辈子也不知道妈妈的模样，但是妈妈爱你，真的很爱你……”

“我的宝宝！”

他无意识地流出泪水，杨戩用手帕轻轻为他拭去。他破涕为笑：“我们进屋吧！”

“娇儿，我想好了，我带你走！”

他倒是不想走了，他轻轻地摇摇头：“彪哥哥，你之所以会为难，是因为如果你这么

做，老爷一定会找你的麻烦。”

“我不怕……”

“你要对抗你父亲吗？”

他看着英彪哽住，接着幽幽地开口：“彪哥哥，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你现在真的管不了我……”

“山盟海誓，改变不了我们的处境。”

“如今想想，那些日子都像是偷来的。情也是偷来的。不过，彪哥哥，我真的感谢你。”

“我原本应该是一个后宅的无趣之人，在不受宠的寂寥中度过余生。是你让我的生活有了色彩。我从不后悔遇见你，我爱过你，现在也还爱着，我们有孩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

“但是，如果这偷来的情，只会为你，为我，为孩子，为所有人带来困难和不幸，那我们就把偷来的东西还回去罢。”

“彪哥哥，你给孩子取个名字，把她带在身边。你要时刻记得她是你的孩子，以后你娶妻生子，也要善待她……”

英彪摇摇头，他说不出话来，半晌，他上前把他拥入怀中，他哭了。

铁打的汉子抱着他哭泣，他们彼此知道这就是最终判决。他听见英彪的声音带着呜咽：“娇儿，不是说要等我吗？”

“你要等我啊，娇儿！”

“等我打完了这场仗，所有的仗，等我有朝一日取代了父亲的位置。”

“我不要娶妻生子，那翠玉双镯就是我下的聘，我绝不另娶他人。你等我到了那一日我们团聚，我们一定要团聚啊！”

“昶儿……”

英彪带着泪痕的脸从他肩上抬起头，看着他轻声地呢喃：

“日久天长，叫英昶，你觉得好吗？”

①原型是鲁迅先生与猪搏斗。鲁迅与猪搏斗出自《两地书》，是作者与景宋（许广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书信合集，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信六十七封半），由鲁迅编辑修改而成，分为三集，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all郊】雄狮

十

“我既已生了，想是性命无虞。东北的万千同胞还需要你，你去吧！”

杨戩原本是要照顾他出了月子，可东北的疫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来自裕鼎的电报一天就收到了三封。于是银娇主动宽慰他，没说半句让他为难的话，反而鼓励他去。杨戩捏着电报，眉宇间心事重重。

他看不懂杨戩在忧心什么，他只是带着淡淡的担忧悲悯地注视着他。良久，他低头浅笑，从包裹里取出一个锦匣，朝他打开看到里面放着一对玉镯。

他猛地颤抖，手被杨戩抓住给他轻柔地戴上。杨戩顺势拉过他抱在怀里，他想说什么，杨戩在他耳边轻微地“嘘……”

“是朝鲜黄玉，我从东北带来的。”

“戴着它，好吗，娇儿？”

“就当是，我还在你身边……”

他的双手绕过杨戩的脖子伸远去看腕上的玉镯，黄玉质地纯净，触感微凉温润，仿佛携着主人的一缕精魄。

他把双手收紧，回抱他，暂且允许自己沉浸在这个温柔坚定的怀抱。接着他的声音响起，平静而淡然：

“杨哥哥，谢谢你……”

“娇儿！”

杨戩急切地想打断他，但他继续。

“可我只只有两只手，已经收了一对翠玉嵌红宝石的镯子，再添新的，怎么戴得下……”

“我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后宅之人，却并非水性杨花。我虽福薄以至于与少爷缘浅，可我刚刚诞下了他的女儿，我真的无法很快就接受别人……”

“杨哥哥，你这么好。你真的特别，特别地好。我是动心的……”

“杨哥哥，你听到了吗？娇儿并非草木，娇儿同样倾心于你。”

“但你还有要去完成的事，你会遇见比娇儿好得多的人。到那时，也许娇儿的恋慕，对你来说就只是年少的绮梦而已。”

“古诗说，‘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①。’”

“这对黄玉镯，你另择个人罢！”

他送杨戩出去，还没出月子的身子受不得风，但是他忍不住。黄玉镯从腕上褪下有些艰难，让他在交还的时候感到后悔。杨戩从来不愿勉强，他没有再求，面上依然是淡淡地

担忧和平静。他收起行囊，对他道珍重。

他追出来了，他想让他的星星带他走，带他逃离这无依无靠的苦厄。

他看着杨戬的身影逐渐走远，他突然想要呼唤。他的脑海中像涌进了曾经失落的记忆，无数次地看着一个男人的背影。他想呼唤，对他倾诉爱意。爱人的身影逐渐走远，爱意化作苦涩的火焰将他的心儿忧煎……

他踱步回去的样子吓了邓大姐一跳，他脸蛋红扑扑地在院子里坐下，双眼水汪汪地泛着泪花。

“大妹子，你？”

他看着邓大姐担忧的样子，突然感到委屈，像阔别的女儿回到母亲的怀里撒娇：

“大姐，我心思重……”

邓大姐慈爱地摸摸他的头发，微笑着听他讲。

“我总在想啊，精怪能配神仙吗？谢了的花，落叶的树，能配风华正茂的乔木吗？淌过了污浊的小溪，还能汇入一尘不染的高山上的湖泊吗？”

“我知道不能，可我心思重，总是这样想啊想，想得心里难受。”

“好姐姐，我怎么办啊……”

“谁说不能？我看不一定吧！”

他有些惊讶地抬起头看到邓大姐若有所思的样子，她含笑地点上他的额头：

“确实心思重，瞧你一天天都在想什么！谁说不能？能不能配，要神仙，乔木，湖泊他自己说才算数啊！”

“说不定神仙就喜欢精怪，乔木愿意让花儿生在脚下，湖泊期待着小溪早日汇入自己。”

“说不定，他喜欢呢？”

他语塞，开口想要反驳：“可是一看就知道！神仙，乔木，湖泊……只是一时被蒙蔽了。”

邓大姐笑着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个呆的，当了娘，还是个呆的！”

“哪有那么复杂？你看那飞的鸟儿，游的鱼，它们是你的吗？”

“你放它们自由，它们回来，那么它们就是你的。”

“他回来，他就是你的。”

“大妹子，这是‘金簪子掉在井里头’②”

“我见了，黄玉多衬你啊！大妹子，迟早有一天，那对镯子还要回到你手上！”

他破涕为笑，心下突然感到坚实，被大姐朴素却热切的话儿填满，沉甸甸的仿佛锚定了心弦。

他于是和邓大姐坐在院里择菜。邓大姐让他回屋别受风，他用帕子擦干净手打算起身回屋，远远地看见路上有汽车过来。

“大姐！你看，英府来接我了！”

邓大姐也喜得站起身，口里念叨：“嗟呀，姜夫人来了！留夫人吃中饭吧！我去田里把孩子他爹叫回来！”

两人激动地看着汽车驶近，停稳，从车上乌压压地下来一群人。

他呆愣在当场，看到从头车上下来的三个军装打扮的男人，为首的是他只见过一面的丈夫。

“老爷……”

老爷低下头整理了一下手套，右边那个军人打扮的中年人冷笑了一声，开口声音有些夸张的尖利：“大帅算无遗策！若不是少爷身边的桩子，我们还不能顺着他找到这儿来！”

邓大姐看这架势也有些呆愣，须臾换上了热情的笑想迎上去，他伸手阻止了她，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

老爷依然低着头，自始至终没有给他一个眼神，开口声音低沉稳重：“那小子沉不住气，做事不干不净，根本就不入流。”

那人接道，尖利的声音让他感到不快：“第三个了吧，儿子？”说罢，他夸张地笑了一声。左边的人看起来年纪稍长，沉吟道：“英彪，是个人才！”

“可惜！”右边的人接话，“这都是命……”

他不愚蠢，在英府外苑与权贵的交际也让他基本学会了上流社会的交际。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话语中的杀意，浑身的血忽地变凉，瞳孔紧缩，他猛地扑到老爷脚边，跪趴在地，苦苦哀求：

“是我勾引少爷的！是我勾引他的，老爷！您把我千刀万剐吧！您别对少爷下手，他是您的儿子啊！”

英寿终于舍得给他一个眼神，他俯下身抬起他的下巴，左边的人感叹：“有如此尤物在室，不招人惦记确实是不可能的。”

“孽种呢？”老爷掐着他的下巴。

“少爷带走了……”他惊惶地睁大眼睛，英寿点点头。

“认识这个吗？”

有人扔来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上面长着黑色的长毛。他回头仔细一看，是邓大哥的人头。

邓大姐像被闪电劈中那样定在了原地，直愣愣地看丈夫的头颅在地上骨碌碌地滚。她突然爆发出剧烈的惨叫：

“当家的！！！”

她猛地扑到地上，手脚并用地朝丈夫的头颅爬去，士兵很快上前用枪托把她架起来，她呜呜呀呀地尖叫，盯着丈夫的头颅眼中像是要喷火。

他终于回神，看着士兵冲进了屋子，他猛地跪下身给英寿磕头，不住地磕，口里断断续续地哀求：“不关邓家的事！不关他们的事，老爷！”

他哭喊：“您把我千刀万剐吧！求您放过邓大姐和孩子们吧！”

“我错了！我淫荡无耻，我勾引少爷，我生下孽种！这一切都怪我！！！”

他膝行向前抱住英寿的腿，额头被磕破，流下的血在脸上蜿蜒淌过。

英寿有些怜惜地抬起他的下巴，用手帕擦掉他脸上沾上的尘灰。有几滴血流到了他嘴唇上，英寿吻了上去。

他吻得缠绵热情，口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

一吻终了，士兵上前给他戴上手铐。他泪流满面，觉得一切都已结束。身后邓大姐又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呼。

他猛地回过头，看到士兵正从屋子里走出来，枪上了刺刀，刺刀上挑着二柱的身体，他还在挣扎，小胳膊小腿吱吱呀呀。

他看到几个士兵把婵玉拖了出来，她的衣裳被扯开，把胸脯露了出来。

邓大姐突然爆发出力量，挣脱了士兵的钳制，她像野兽一样怒吼着冲来，冲向英寿，她一往无前……

英寿只是斜了她一眼，无需瞄准，抬手一枪，

正中眉心

邓大姐的尸体往前跑了两步才倒下，他听见婵玉疯了般的尖叫，声音刺破了天空般尖利的哭喊：“娘！！！”

英寿冲士兵们下令：“玩完就杀了！”接着一扬手，示意把他带走，几个士兵过来把他架起来。

“英寿！！！”

英寿突然有些惊讶地回头，看到他跪在地上依然笔直的身体，他血灌瞳仁，双眸通红，直直地盯着他，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他醒来看到陌生的天花板，想要起身发现无法行动。他环视一圈，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奇怪的架子上，架子面上铺着床褥让他上半身躺着，手铐把他的双手固定在两侧。两腿悬空，也被镣铐固定在了两边，他浑身赤条条的。

有人进屋，他看到来人是英寿，猛地浑身紧绷，恨意使他止不住地颤抖。英寿看着他冷笑了一声，手上端着一个烛台，把用金粉描着龙凤的红烛搁在一边的架子上，让他忽然意识到束缚他的是一个合欢凳。

他感到一阵屈辱的愤怒，肌肉紧绷着试图撼动手铐脚镣，英寿好整以暇地走来，走进他分开的双腿之间。

“早知道会便宜了那孽子，倒不如一早就破了你的身，把你永远栓在后院。”

他恨地咬牙切齿，鼻孔向外喘着粗气。

英寿伸手触摸他的皮肤，像一条蛇在他身上爬，他生着枪茧的大手一寸寸地摸过胸乳和肚腹。

“有如此尤物在室，你嫁来时，我竟然都没有注意……”

大手掐住了乳房，那里像被铁钳夹住，粗粝的指腹碾过逐渐挺立的乳头。

“这洞房花烛，算是补了你嫁来的委屈，如何？”

“娇儿……”

他的身体猛地跳起，像野兽那样挣扎，又被镣铐重重拽回架子。他不住声地喘，呼气穿过紧咬的牙齿发出“嘶嘶”的响声。

英寿突然发现，他好像只有愤怒，

他好像，并不害怕强奸啊？

这就没意思了……

.....

他总算有点，

痛苦的样子了！

他回味着刚才的性事一脸餍足地出门，看到申公豹迎上来。

“事情办妥了吗？”他啜饮了一口茶水，负手而立，申公豹在他身边恭敬地回话：“妥了，大夫人被关起来，那个侍奉二夫人的小厮被关在柴房，吊着打。他是三夫人的弟弟，是否要留个性命？”

“留吧，别打死了！”他满意地摇摇头，声音轻快而满足：“说他是个人物，还真是个人物……”

申公豹看着他的样子，觉察出一丝动摇。顺着他的话问：“大帅要把他留下？”

“他的身子挺不错，我喜欢。以前不过就是顾着他是我的儿子，如今他也知道了，算不上什么劳什子事情。”

“那大帅的另一个儿子，您打算如何处置？”申公豹咄咄逼人。

“英彪……”英寿扶额，“怎么每一个，都要闹到这个地步……”

“说穿了，这事不就是个裤裆吗？那小子糊涂。若是想要，多少都有了。若是寻常姬妾，也不是不能予他。可惜……”

“可惜，”申公豹接过话，轻轻地推了一把，“刚刚接到桩子线报，英彪抓住崇应鸾了。”

“那就杀了吧！”

他说得云淡风轻。

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唐】张籍《节妇吟》

②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清】《红楼梦》第三十回，金钏儿对贾宝玉

【all郊】雄狮

十一

大雪纷飞，把天地染成纯粹的白。雪花落在屋檐窄窄的灰瓦上，融成水珠滴在他通红的鼻尖，冰凉凉的。

他小小的身体靠着墙蜷缩，坐在屋檐下那一方小小的角落。蜷缩身体揣着手脚，像一头没有鞋穿的小熊。

面前的人牙子在卖他，和主人模样的人谈着什么。

会被卖到哪儿呢？他想，能少挨点打，多吃一口饭吗？

主人家时不时地瞥他两眼，人牙子马上满脸堆笑：“他不会跑，他被卖了好几次了！这些孩子跑过前三回被抓回来就不敢再跑了！我们打得狠，保准儿乖。”

他确实不想跑，其实挨打的事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他没有鞋，在这样的天气跑两步就会冻僵。

他盯着雪花飘飘摇摇地落在眼前，在那里倏地融化，像一枚六角形的花儿，在他的鼻尖枯萎。

他开口想笑，口里呼出一团白气。他的心情那样好，做起了最大胆的梦：

他的父亲会来找他，牵着他的手带他走，让他吃饱穿暖，骑在他脖子上，用他强壮的胳膊让自己荡秋千。

有一天，那个高大的男人会站在他面前，冲他笑：

“宝贝，地上凉，快起来，爹抱你！”

他会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跑向父亲，跑向那个曾经梦想过无数次的，高大的身影，跑向属于他的，无望的怀抱……

他睁开眼，从梦境当中醒来。小时候的记忆从失忆的脑海中浮现，他哭了，转头看到屋内那个高大的男人。

英寿正在穿衣服，显然已经玩弄过他，他看上去很满足。

他开口才察觉自己声音沙哑，张张嘴没能发出声音。束缚他的镣铐从第三天起就已经撤去，他却依然没有力气反抗。意识和肉体总有一样处于无法自拔的痛苦。

他流下眼泪，忽然间觉得自己和英寿很像，他们的眉眼，下颌，鼻梁，他们的俊美和阴暗。

他想起命运是何其高明的幽默家，像姬发给他讲过的《俄狄浦斯王》，于是他又想笑了。他哭哭笑笑，英寿转过头给了他一个奇怪的眼神。

他找到父亲了，不是吗？

“为什么？”

他问了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陷入了很长的停顿，仿佛被悲伤压垮的灵魂没有跟上语言。他痛苦地轻轻发抖，心中凝结的血泪呼之欲出，哽咽着千言万语。

你知道，我曾怎样地肖想你吗？

我曾经多么想要父亲，想要我的星星，带我逃离这无依无靠的苦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声音带上了微微的怒意，

“你明明是我的父亲……”

他的声音开始带上哭腔，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高大的身影，他像回到了儿时那样赤着脚，跌跌撞撞地跑向他……

“我是你的儿子啊！！！”

英寿没有正眼看他一眼，他只是讽刺地轻笑了一声，像是嘲弄他的哭喊：

“你这样的人，做我的儿子，”

“你也配！”

他已经记不清被关了很久，英寿的兴趣还没有消散，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父亲的虐待。

英寿对他多少还有些忌惮，饮食中的药物让他总是昏昏沉沉，没有力气，任人摆布。他的房间成了英府把守最严密的地方。除了英寿，他再也没见过其他人。

他知道这是一种折磨，英寿把他置于这样一种绝望，好像他只能依靠他这唯一会出现的人，化解他的抵抗。利用害怕孤独的人性获得他的妥协甚至皈依。

他不皈依，邓家的鲜血依然血淋淋地进入他的梦境，让他满手沾染猩红，他看到哀伤的，家人的眼睛。

他闭上眼，暗暗地重复，他发过誓，死也不会放过他……

“二姐姐……”

女人的声音像鬼魅那样传来，他睁开眼，看到苏姐已正趴在自己床头眼睛晶亮地看他。他有一瞬间的警觉，继而松懈，他总算见到了英寿以外的人，谁都好，他太想说话了。

“二姐姐好睡，让我等了好久……”

苏姐已的声音像水磨那样空灵婉转，她真的像一只瘦削的鬼魅，此时披散着头发又像毛茸茸的狐，像小动物那样凑过来嗅闻。

“什么时候了？”他问。

姐已正在嗅他的脖颈，闻言抬起头，狐狸那样拱他，伏在他身上，鼻尖对着鼻尖。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酉时三刻——老爷在吃晚饭呢。”

“姐姐，老爷用过晚膳就过来了，你怎么办啊？”

他看着离自己极近的姐己，心下泛起一丝可笑：“妹妹是来争宠的吗？大可不必，我受的这‘宠爱’，给了你，只怕你还不想要呢！”

他心下默然，已经八月末了，他被关了足足二个半月。少爷怎么样了？他的昶儿怎么样了？还有大夫人，孝哥……他又陷入无力的痛苦。

姐己趴在了他胸口上，把头埋在他胸前呼哧呼哧地蹭，蹭乱了一头长发，抬起头眼睛亮亮地冲他笑。

“姐姐，我传信给杨医生，让他来救你！我把老爷绊住，让他不得空过来，好不好？”

她笑得像一只快乐的无常鬼，乱乱的头发像是两只毛茸茸的支棱的耳朵。

他挣扎着起身，姐己依然抱着他埋在他胸前，这个简单的动作在药物的消耗下已经耗尽了力气。他盯着姐己的眼睛：“你为什么要帮我？”

“啊，这个……”姐己笼住他胸前的衣服，伸手扣住他的后脑勺，纤细的手指绞弄他鬋曲的头发。

“我生不了孩子。所以姐姐你还是留着这条命，和你的女儿团聚吧！”

她笑着从他身上跳起来，张开双臂轻快地跑出去，像一只快乐的无常鬼……

柴门吱呀，他麻木地抬起头，也许又是一顿鞭子，挨完了换一碗水湿润他干裂的嘴唇。

苏全孝委顿在地，二个多月前因为对二夫人私通知情不报被吊在柴房打了个臭死，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几条肋骨断了之后也没人治，长歪了。他就被扔在这里自生自灭，长歪的骨头日复一日地痛苦地折磨他。

门很快关上，他有些惊讶地认出那个闪进来的人影，喉结滚动，低低地唤了一声：

“姐姐！”

姐己跳过来，给他一个水囊，他接过喝得咕咚作响，以至于喝完为了倒气都喘了好久。姐己又递给他几个包子，柴房里一时间只有大口吞咽的声音。

“现在是酉时三刻，老爷正在吃晚饭呢！”

姐己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一句，苏全孝一愣，等着她说下去。

“今晚，府上会来一个人，把二姐姐接走。”

“你说那样好不好？阿孝！”

他反应过来了什么，咽下最后一口包子清清嗓子，看着姐己，露出一个有些释然的微笑。

“我这个废人，还算有些用处，对吗？”

“我们这儿得出一件大事，把老爷绊住，这样老爷就去不了二姐姐那里了。”

姐已绞着手指，像盘算一桩生意那样神情天真。苏全孝哑摸出了天真下暗藏的残忍。

姐已忽地笑了，又开始哭，她“嗳呀！”地叫道，像是嫁来的那一天，第一次在英府见到他。她说：“嗳呀！阿孝，你在这儿啊！”

姐已哭着笑，她依然笑得明媚，泪水涌出她弯成月牙的眼睛。

“阿孝，你在这儿啊！”

“姐姐不想你受委屈呢！”

他看着哭泣的姐姐，突然伸出手把她揽在怀里，错位愈合的肋骨让他上半身的行动都变得痛苦艰难，但他依然尽力完成了这个拥抱。

“我不委屈……”

“我知道，姐姐你这么做，是为了保全苏家……”

“当年崇家被灭，大帅眼前就是苏家，姐姐你……”

“后来父亲登报与你断绝关系，为了天下人看着的脸面，苏家成了大帅在北境留下的唯一。”

“父亲又派我来，姐姐，你顾念苏家，爹娘顾念你……”

“我不是夫人养的，是父亲唯一的庶子，姐姐你和大哥才是亲兄妹。但是姐姐你待我特别好，你说这叫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①。”

“还有二夫人……”

“姐姐，阿孝不委屈，为了二夫人，阿孝值得。”

“二夫人是个顶愚蠢，却顶善良的人，他是个好人。是我们如今这个世道，不该出现的好人。”

“可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为着这份好，阿孝值得。”

姐已止住了哭声，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苏全孝了然地接过，仰起头一饮而尽。

“如果一定要有牺牲来证明苏家与二夫人的事无关，那么阿孝值得。”

“如果能救他，阿孝也值得。可惜，服侍了二夫人一场，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若有来生，怎么相认呢？”

“姐姐，其实我一直都很疼。我走不了路了，骨头也长歪，每天都很疼。我总是在想这痛苦能够结束。”

“姐姐，还记得小时候，父亲要奖励我们中最勇敢的。我知道你是最勇敢的，但是姐姐……”

“阿孝是你最勇敢的弟弟吗？”

他视线模糊，身体倒在一个散发着温柔香气的怀抱里，朦朦胧胧地看着那个女孩哭哭笑笑，像一只快乐的无常鬼：

“是，阿孝最勇敢了！”

“阿孝是我最勇敢的弟弟！”

有什么从浩茫的风雪中拯救他，焐热他的赤足，拥抱无依无靠的小熊。

他睁开眼，一双手正在为他擦干双脚，接着为他盖上被子，他盯着那人的脸，突然爆发出一声颤抖的哀鸣：

“杨哥哥……”

杨戩俯下身拥抱他，他从混沌的迷茫中找到那一点痛苦，痛苦破壳而出，逐渐把他整个儿摄住。他哭得呜咽，逐渐嚎啕起来，在那久违的温暖和安全中大放悲声……

他一直哭，杨戩抱着他抚摸他的后背让他平静。直到他感到拥着他的坚实身躯轻轻颤抖，杨戩也哭了。

他流下泪来，表情依然平静而淡然，开口声音眷恋：

“娇儿……”

“今后，我会在你身边，我再也不会离开了……”

他愣愣地盯着他灿若星辰的眼眸，无意识地流下泪来：

“邓大哥，邓大姐，二柱，还有婵玉，他们都死了……”

“婵玉还活着。”

他闻言浑身一激灵，从初醒来时意乱情迷的缠绵中苏醒。这才想起来环视四周，杨戩再次伸手抱他拦住他的视线。

“这是昆仑在岳城的据点，没事了，娇儿。”

他看着他的眼神有些警惕，在他怀中抬起头看他。他只得继续解释：“我当日到镇子上赶到火车站时，看到有军队调动。我怕生变，就回去找你。”

“我没找到你，找到了邓大哥邓大姐和二柱的尸体。婵玉赤裸着身子被扔在一边，胸前被捅了一刀，但是我发现她的时候，她还有呼吸。”

他又流下泪来，嘴唇颤抖两下，啜嚅着问：“婵玉现在在哪？”

“我把她送去了岐城，姬氏会保护她的。”

他又问，眼泪断线了那样流：“她该恨她阿姜姐姐……”

“她的精神有些失常，受了太大的刺激。如今有些失忆了。这样也好，她不该背负这么沉重的仇恨。”

他突然从杨戩怀里起来，坐直身体面对他，声音冷硬。

“英寿是我父亲，你知道吗？”

杨戩看着他的样子，点点头。

“大夫人为什么要把我托付给你？”

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和怒意，像忍着喷涌的火苗，

“你还知道什么？”

“告诉我……”

“我让你告诉我！”

他扑过去，杨戩接住他护住他的肚子。这个动作忽地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你做什么？”他惊讶地喃喃，“我怎么了？！”

“你怀孕了。”

他的脑海陷入一片空白，那个巨大的恐慌变成现实扼住他的咽喉。

他反应过来，开始剧烈挣扎，杨戩抱住他化解他的挣动。他双目圆睁，眼睛通红，话语像是浸透了血泪的怒吼：

“给我堕胎！”

“杨哥哥，给我堕胎，我不生英寿的孩子！”

杨戩双臂圈住他试图化解他的挣扎，他声音沉静地劝诫：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堕胎会有生命危险。”

他直直地盯着杨戩的眼睛，像野兽那样咬牙切齿地嘶吼：

“我，死也不生英寿的孩子！！！”

“你还有昶儿，你不想再见到她了吗？”

他是烈火烹油的热闹，杨戩是让人清醒的冰雪。

他颓然委顿，软在杨戩怀里。眼泪无声地流，像尝尽了绵延一生的苦涩。

诶，好苦呀，真的好苦呀！

他的人生，为什么会痛苦到这个地步……

他阖上双眼，又沉浸在梦境的风雪之中。他小小的人儿在风雪中穿梭，不知在追寻着什么，或是只是孤独地，穿过人生落下的雪。

半梦半醒间，他听见此刻正拥着自己的那人在他耳边缠绵的情话，那是比山还重的承诺：

“娇儿，你要顾念好自己的身体。等你把孩子安稳生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切。”

他的星星会回来，带他离开，拯救他无依无靠的苦厄……

【all郊】雄狮

十二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蓦地觉得有些悲凉。

崇应鸾并不求饶，他的身体跪在那里依然挺得很直，额头和肋间的伤口晕开大片的血渍，已经结痂，让他的脸显出苍白的面色。

英彪低声叹了一句，缓缓开口：“崇公子，你是我钦佩的人。”

他们怀着各自的愿望走入战争，如今终于要结束了。

北境民风悍勇，英家也是从北境混战中厮杀出来的强者，直到南下逐鹿中原。崇家本是英家离开北境后势力最强的家族，直到三年前的北方会战，被英家一举击灭。

那是英彪崭露头角的一战，他为先锋长驱直入，突破了崇家在长城沿线的布防，苏联押宝英家的大批军火成了崇家覆灭的最后一块石头。

当年，没有人认为崇家还能东山再起，崇家上下三十余口，在那场大火里尽数被焚。

可是仅仅三年后，他们没能抓住的崇家公子崇应鸾就再举义旗起事。在北境的茫茫雪原上筚路蓝缕，没有人知道这位二十五岁年纪上下的少主是如何以一己残躯说服崇家曾经的家臣，勾连裨阉，培植势力，让那来自于过去的星星野火再度席卷成战争。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就是不肯认命……”

崇应鸾轻笑一声，直到现在，他们的军队都还不足三万人，与英彪的八万大军已经周旋了一年之久。

英彪有些气结，他是天之骄子，他无法忍受这轻蔑。

“你以为当年，英家想找到你真的很难吗？不过是放了你一条命，你不留着这条命好好活着，反而还想复仇。”

“你怎么可能和英家匹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总是如此不自量力，一次次地用鸡蛋去撞石头。搞得我都烦了。”

“所以英公子以后可要斩草除根啊！”崇应鸾那样看着他，面上还带着笑，他的声音因为缺水而显得沙哑。他继续说：

“我们确实是不自量力啊，英公子。我们是北境之人！”

“我祝你的英家如你希望的那样，能千秋百世，千世万世！”

“那我们北境之人也一定会千百次地用鸡蛋撞向石头。一次又一次地碎掉。我们崇家亡了，不要紧。只要还有一个北境之人活着，那就谁也征服不了北境的灵魂！”

“北境会看到你们英家覆亡的一天，我就在天上看着！”

英彪冲上去用带着金属头的皮带狠狠地给了他一下，那道额头上结痂的伤口爆开，又向左下延伸出新的，划过一整张脸。崇应鸾很英俊，这道宽阔的伤口像是把他英俊的面容劈开。

这下重击还牵动内伤，让崇应鸾呕出鲜血。他有些无力维持跪得笔直的身体，轻微地打着晃。他竭力稳住，向上盯着英彪的眼睛。

“你就那么确定，你是石头吗？”

“哼！”英彪冷哼一声，“你休想挑拨我和大帅的关系。我有赫赫战功在身，大帅要选，我也是最合适的儿子。我会继承英家，你就在天上看着，我们会怎样征服北境吧！”

他把沾血的皮带扔在一边，背过身去声音愤怒：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恁地不识大体！英家当年要北境的各大家族坐下来谈谈，是你们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才引起战争！”

“三年了，北境在英家治下有什么不好！你们还想打，你故意把北境拖入战争，你才是导致战争的罪人！”

“你知道，你们获得的那批苏联军火，是用什么换的吗？”

崇应鸾冷不丁地问，英彪愣了一瞬，硬硬地说：“这是我父亲他们那些政治家该关心的事，我是军人，我只要打赢。”

“苏联要吕顺，大莲，崇家不给。”

“英寿给了……”

他“啪！”地又是一耳光，崇应鸾的身体已经开始向后倒去，他口中又涌出新的血。

他又跪直身体，直直地看着英彪。英彪居高临下地审视，却忽然觉得自己更加渺小。

“那又如何！”英彪梗着脖子，“是，我们现在是没有洋人兵器强大，船坚炮利。但是只要扫清了你们这些人，只要国家归于一统，我们丢给洋人的迟早要拿回来！”

他说得有点底气不足，崇应鸾看着他突然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

他蓦地低下头，那样子不是屈服，倒像是失望。

“为了这个‘统一’，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吗？别人连一丁点的反抗都不能有，对不对？”

英彪一时间没能搞清楚崇应鸾的意思，他接话道：“对，为了统一，自然要选出个最强的来，英家就是最强的。他是善是恶根本不重要，他是最强的！”

“汉末三国时，中原板荡，神州陆沉，曹操被人骂了二千年的奸臣。可是没有他，天下倒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崇应鸾又抬起头看他的眼睛，神情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悲悯。

“可是二千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想要刘备，不想要曹操……”

他笑着咳血，英彪察觉出不对。

“你想自尽？什么毒，氰化物？你说！你一定得撑到我押你回江城！”

“看来英寿把你养得很好，我和父亲就放心了……”

英彪突然间没反应过来，崇应彪的身体又剧烈颤抖，大口大口地呕出鲜血。英彪冲过

去扶住他，要一个解释。

“你是如此相信你已经相信的事，这也很好。忘了在崇家的事吧，不要背负着这一切……”

“我们兄弟，终究是各自有命，走不上同路了……”

“你说什么？”英彪发出震惊轻喘，他睁大双眼，只觉不可思议。

“按理来说，你离开崇家的时候已经十岁了，怎么会什么都不记得？英寿给你洗脑了吧？”崇应鸾已经完全倒在英彪怀里，他想伸手碰碰他，

“弟弟，你受苦了……”

“三年前，英寿让你率军来灭崇家。父亲崇侯虎战败，你奉英寿的命令，把他的头挂在大莲火车站示众，让他在那腐烂了一整个夏天……”

崇应鸾流出眼泪，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很快就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

“我恨啊！哪怕英寿要灭崇家，他为什么让你来啊！”

“冤孽，这都是冤孽……”

“弟弟，我不求活命，不求任何东西。你对崇家爱也好，恨也罢。我只是想告诉你，英寿让你杀了你老子，我希望你记住。”

“哥哥……”

英彪突然流出眼泪，他开始浑身颤抖。

“哥哥，你别死！我找人来救你……”

崇应鸾摇摇头，他伸手抚摸弟弟的脸颊。

“你救不了我，就像当年，我救不了你。”

“我是唯一的嫡子，多的是庶出的弟弟。可是就因为你的母亲是舞女，父亲就把你当奴仆似的配给我，任我使唤欺凌。”

“也许父亲看你贱，可是对我，你是离我最近的弟弟了……”

“你十岁那年，在我怀里烧得浑身发烫。我背着你找父亲希望他救你，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了……”

“弟弟，复仇这条路太难了，就到我这里终止吧。你以后继承了英家，要做一个和英寿不一样的人……”

“弟弟……”

崇应鸾还在呼唤他，他的眼神逐渐黯淡下去，北境的少主长眠在了他的风雪之中……

战事结束，胜利的军队高歌凯旋，英彪在这一切的热闹里茫然无措。

“英寿让你杀了你老子，我希望你记住……”

“你以后继承了英家，要做一个和英寿不一样的人……”

他又无意识地流出泪来，雪下得很大，让他骑在马上眯起眼睛，锋利地雪花划过他的脸颊，像哥哥血腥，久远，暴烈，缠绵的，

抚摸……

前方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他猛地勒马，两骑斥候从远处跑来，跑在后面的那个堕马死了，跑在前面的勉强跑到了他们面前。那人勒马，看上去也受了很重的伤。

“将军，有身份不明的人马在前方伏击我们……我们派向大部队的增援信号，大部队至今没有响应……”

传递完这个消息，他也落下马来死了。

为了在这最后一次战役追击崇应鸾，他带人轻装简从，远离大部队直插进了崇应鸾的腹地。为了深入林海抛弃了汽车和重武器，改为骑马，如今正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只有一两百人。

“下马！”

英彪指挥，把马匹和物资围在中间，人人持枪做出防御阵型，预防敌人小股骑兵的冲击。

等来的不是骑兵，是倾泻而下的炮火。

炙热的铁鸟尖啸着撕开大地，火焰吞噬茂密的林海，轰隆着熊熊燃烧。人马的尸体散落满地，空气中弥漫着流成一地的血液和内脏被灼烧的腥臭。

猛烈的炮击没个尽头，导致了人们在结束后长达半个小时的耳聋。

剩下的人大喊大叫地比划，不明白彼此的意思。英彪怒吼着招手把人聚集到一起，指挥着手下赶紧上马，朝来路的密林冲击。

那里也有伏兵，但一定少的多。

风雪夹杂着火焰扑向他的脸，子弹在他耳边呼啸。

冲啊，冲过去！

冲过去！

我们要活！！！！

……

他们狂奔出密林，将追击者远远甩在身后，他身边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惊惧的茫然，有重伤者堕马而死，活着的人捂着伤口，被硝烟熏黑的脸庞木然而没有生气。

英彪想说点什么，他觉得此时听得见了，抬头看见一只鸟儿欢叫着飞上天空。

他突然流下眼泪，喉头因悲怆而紧缩，眼泪淌过满面尘灰的脸颊，他大笑着发出一声混杂的哭喊。

他朝天空哭喊。

少帅所在的小股部队动向是绝密，而炮击需要精确的坐标。能做到这一个人的只有一个人。

“你就那么确定，你是石头吗？”

他笑得声嘶力竭。他曾经那样笃信。英寿是操弄人心的绝顶高手。他曾扮演了那样一个恩威并济的父亲。他告诉他，他的家族不要他，他要足够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儿子。

于是他一门心思地变强，别的什么都不顾了，他要变强。他要继承英家，他要成为这弱肉强食的世道里那个坚硬的“石头”。

他什么都不是，他也只是一颗随手被捏死的鸡蛋而已。

原来他穷尽半生来追求的东西，是那么不值得……

英寿为什么要杀他呢？

他只是知道自己抓住了崇应鸾，有可能了解当年的真相，就痛下杀手了吗？

这个他叫了十三年的父亲，就那么确定，他不会忠于自己吗？

有人从后面追来，他们下意识地举枪，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地要死，那人突然张开双臂，显示着自己的无害。他们也看清，他确实只有一个人。

英彪等着他走近，那人在他面前勒马。他看到那人怀里绑着个包袱，拆开来里面露出一个襁褓。

他的心柔软下去，铁打的汉子颤抖地接过女儿。

“孙副官在营中见到大帅派人来调兵，觉得蹊跷，就先行去农家接小姐，遇上了大帅派来的人。”

“孙副官为了保护小姐，战死了……”

昶儿还在熟睡，她小小的襁褓上沾着孙子羽的血。

英彪突然哈哈大笑，笑自己的愚蠢和怯懦。英寿为什么要杀他？这其实根本不算一个问题。因为他可能通过崇应鸾知道了真相？因为他和自己不受宠的妾室偷情？

什么都不因为。他从来不是什么儿子，他是随手就可以捏死的鸡蛋。你们这样的人，死了就死了，有谁会不在乎？

那个用“统一”或别的什么好听的旗号粉饰自己的强权呼啸着碾过一切，包括他和他的女儿，它碾过所有的东西……

“二夫人怎么样？”他努力压下喉头的颤抖，“二夫人还活着吗？”

“二夫人还活着，只是……恐怕不太好。”

他点点头，把女儿揣进包袱在身上裹好。仅剩的人聚拢在他身边：“将军，我们怎么办？”

“顺着这条路，跑马半天可以到苏家的地盘。苏家是崇家的家臣，曾经宣誓要一辈子效忠。我们去求苏家！”

在茫茫雪原上，一队黑色的人马像豆子一样前行，仿佛是走向希望和新生……

他跪在雪地上，昶儿饿得在哭。十几个人把身上剩下的一点干粮收集在一起，用钢盔煮成糊糊，喂昶儿吃下去。他们面对着苏家紧闭的门。

“将军，苏家会帮我们吗？”

苏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英寿身边，他们势力弱小，为什么要反英寿？

因为他们是不自量力的北境之人啊！

英彪捏紧拳头，声音压得低低地，他在赌：

“苏家死了一位公子，北境每个人对英寿都有恨，他们绝不会忘记……”

门吱呀响动，出来一位管家样子的人，后面跟着的仆人给他们端来了一碗碗热粥。

管家停在他面前面带歉意却客气坚决地开口：“英将军，请回吧，老爷不会见你的！”

管家瞟了一眼昶儿，神情有些不忍，说：“英将军可以把小姐留下，苏家一定帮您照顾好。至于别的，我们实在爱莫能助！”

英彪抬眼看了看那副松木描金的“苏府”匾额，那是苏家的先祖在前清随左宗棠将军西征而获御赐的。

他一把接过昶儿，把女儿高高举过头顶，他大声地喊：

“我崇应彪，崇家唯一的儿子，要求苏家效忠！”

“我发誓我会杀了英寿，和他不死不休！我只要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昶儿从睡梦中惊醒，在父亲的托举里放声哭泣，稚子微弱而清晰的哭嚎回荡在风雪弥漫的雪原。

“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松枝上的雪被声音震动，扑扑簌簌地落下，苏府的描金匾额沉默地俯视人间。

门开了

秋风渐紧，又是将要入冬的时节。暖炉上烧着一壶咕嘟咕嘟的红糖水，飘着姜汁的甜香。他手指拈起一块饼干，隔着被蒸气模糊的窗子看客厅里围坐在一起欢聚的人。

陈妈不时地添上茶水和咖啡。杨戩和蒋公子坐在一侧的沙发上，鄂顺和那位女士一人坐着一张藤椅，女士正在屋内的暖热里把纯白的套袖脱下来。

这是一场欢迎那位女士的小型沙龙。国民政府计划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在岳城筹建一所医院，杨戩被将功补过似的任命为负责人，那位女士是政府派来协助他的助手，也是一名医生，同样留学德国，算起来是杨戩的师妹。她叫云霄。

这场专访不知是出自谁的主意，鄂顺和蒋公子看起来都很期待。这私密的，略带亲昵的，朋友间的沙龙，让他想起“太太的客厅”，从而又想起过去的人，他一时又陷入追忆的低徊中，

他回过神，杨戩正微笑着俯下身搀他起来。他挽着杨戩的手，跟他走出里屋，杨戩微笑着向女士介绍他：“这是我的亲戚，暂时住在这里。娇儿，这是云霄博士。”

他点点头向那位优雅的女士致意。她梳着精致的盘发，身着西式套装，领边和袖口缀着雪白的蕾丝，妆容明媚，坐的挺直，透露出一股淡淡的骄矜和书卷气。抬头冲他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

真是个美丽的女人啊！他不由得暗自感叹。一声惊呼打断了他的思绪，身体被什么东西一撞，下意识地转过头看到鄂顺那张放大的脸。

“银娇哥哥！”鄂顺冲过来给他一个熊抱，把脸朝他贴过去蹭啊蹭，蒋公子和杨戩都上手试图把他拉开。鄂顺还是挂在他身上树袋熊那样朝他撒娇：“银娇哥哥，你有没有想弟弟嘛！有没有嘛！”

杨戩附身在鄂顺耳边说了什么，鄂顺马上惊讶地放开他，冲他促狭地一笑。接着又拉住他的手，一边荡阿荡：“他们要说正事的。银娇哥哥，你陪我玩嘛！”

于是他拉着鄂顺又回到了里屋，透过窗子看到杨戩，蒋公子和云医生在聊着什么。鄂顺的声音叫他回神：“银娇哥哥，你怀了杨医生的孩子？”

他一惊，下意识地反驳：“不是！是……”他说不出口，鄂顺于是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那就是英将军的！诶……”

鄂顺叹了一口气，再看着他的神情变得可怜，语气颇有些打抱不平：“可怜你为英将军怀着孩子，他却要洞房花烛，红绡帐暖了！”

看着他陷入愣怔，鄂顺才反应过来了那样惊讶：“不会吧，你没听说？”

“英将军日前在北境和苏家旁支的一位小姐成婚了，登报声明了呢！那期报纸还是我负责主编加印的。”

他一时间什么也听不见了，只看到鄂顺的嘴开开合合，光在他眼前弥散开虚幻的光晕，将他的视野笼罩，他从这光怪陆离的幻影中捕捉到了那一丝转瞬即逝的悲伤。

他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中那样痛苦地瑟缩了起来，让他突然蜷缩起身体，双臂紧抱，轻

轻颤抖……

“银娇哥哥……”鄂顺被他的样子吓坏了。

他抬抬手示意鄂顺自己没事，没有做多余事的力气，他就那样抱着自己，低下头，在视野的黑暗与光晕中沉吟了足足半晌。

而后他抬起头，应着天光，极慢极清晰地露出一个微笑，仿佛看到了他曾许他的大红喜字，龙凤花烛……

“也好，有人照顾他，我也就放心了……”

他的声音缓慢而清晰，语气带着欣慰和恳切，让人一听便知是由衷的。

鄂顺看着他有些不忍，蓦地高声起来，声音轻快地安慰他：“哥哥不必伤心！以哥哥的人才，多的是好人！依我看……杨医生就不错！”

他一时间没跟上鄂顺的思路，无措地张张嘴，发出一声短促的：“啊？”

鄂顺贴着他坐过来，亲热地挽着他的手臂，附在他耳边说小话，神秘秘：

“不过你可得抓点紧！你要是再不下手，我看杨医生就要被那个云姑娘抢走啦！”

他又是一声短促的“啊？”接着反应过来，摇摇头：“不，不行。你在说什么呢！”

鄂顺不依不饶：“杨医生几次三番地救你，也算是对你有救命之恩了吧！银娇哥哥，你倒是怎么报答？我看不如……”

“以身相许吧！哈哈……”

鄂顺惹他逗笑着闹，他们闹了一会子，止了笑声，他还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鄂顺看上去不太明白：“哥哥你……不喜欢杨医生吗？”

他无言以对，低头沉默着，这给了鄂顺继续调笑他的机会：“你喜欢！被我说中心事了吧！你一定喜欢！”

他有些真恼了，伸手示意鄂顺别闹，他颌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鄂顺凑近他求他的原谅，声音委屈惹他怜爱：“哥哥，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寻你的开心。见到哥哥伤心，我也难受，想让哥哥尽快有个依靠才是！”

“哥哥要是因为英将军的事不可自拔，那就是拘着自己了！我以前也不知道，如今才明白，情爱之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他看着鄂顺有些疑惑，突然又反应过来，恍然大悟地看向窗外：

“你和蒋公子……”

“嗯！”

鄂顺骄傲地点点头，满脸带着笑意，他又亲热地搂住他的手臂，狡黠地说：“哥哥知道我怎么追到那个冷脸的吗？”

他抬起头，声音神气而骄傲：“他养着报社上下百口人，政府要查封就没有饭碗。我不才，谁让我是南方实业公司的二公子呢！我就到他面前，冲他说：‘姓蒋的，我看上你了！’

你要是从了我呢……这个支票就归你！”

“啊？”他再次感到了对世界深深的不理解，又不好搅了他的兴致，开口小心翼翼，

“这不好吧，强扭的瓜不甜……”

“管他甜不甜！先扭过来再说！”

鄂顺看上去更神气了，他又低下头露出一个羞涩的笑，

“何况……现在还挺甜的！”

他起了逗弄的心思，凑过去捏捏鄂顺的小脸语带调侃：

“看不出来啊！蒋公子比你大了得有七八岁吧，居然能屈居在你之下？”

“不是！”鄂顺诚实地否定，“是……”

他看着鄂顺突然哽住没说下去，突然笑出来：

“啊？你出了钱，还是被睡的啊？”

“你你你！”鄂顺脸憋得通红，忙不迭地制止他，“你收声！”

“我让你笑！就甜，就甜！有本事，你把杨医生拿下再笑！”

他突然收住了笑，低头轻咳了一声，抬手朝鄂顺的额头上轻轻地点了一下：“你呀！”

“弟弟，恭喜你！二人情到浓时，朝朝暮暮，确实是人间幸事，我祝福你们。”

“只是以后，不要再把我和杨医生往一块儿牵扯了……”

“为什么？”鄂顺不理解，“你明明喜欢杨医生啊？”

他没有正面回答，转而向窗外示意：“你看，云姑娘好不好？”

鄂顺忙不迭地接茬：“她好不好与我何干？哥哥放心，我先认识你的。她要是和你抢，我一定站你这边儿！”

他转头冲鄂顺露出一个无奈的笑：“你呀！”

“云姑娘也是医生，她身上有政府的使命，所做的是造福百姓的事业。要是把这样一位女子的所作所为，都理解为向男人献媚，这是看低了人家！”

“好好好！”鄂顺嗔怪他，“你清高，你胸怀宽广！等杨医生被人家抢走，你就找地哭去吧你！”

他闻言低下头，露出认同的表情。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你看，云姑娘年轻又有才貌。她和杨哥哥一道儿求学，同样从医，事业上能够帮到他。他们在岳城一起把医院建好，对前线伤兵和当地百姓都是好事，必然会受到大家的祝福。他们才是良配，我不能横插进去……”

“我不听！”鄂顺夸张地反驳，“你真当自己是孟姜女了！”

“我的好哥哥，情爱之中人们都是自私的。你这个习惯赶紧改掉！”

“要不然你就想，想以后你就只能叫‘杨医生’，不能叫‘杨哥哥’啦！想着他就要做别人的爱人，和别人生儿育女啦！你若觉得当真对杨医生无意，你就想，想破脑袋！你要是不难受，不伤心，就丢开手，把他让出去吧！”

“你别说了……”

他顺着鄂顺的话往下一想，心里泛起绵里藏针的痛苦，

“我心里乱……”

“好哥哥，你就听我的！管他甜不甜，先扭过来再说！”

鄂顺的玩笑话固然是无意，他却有心总算能从这安定中盘点自己的感情。

他时常有种感觉，那个过去的自己是确定无疑地死了。死在被卖到英府的那一刻，死在邓家被灭门的那天，死在英寿伏在他身上的那些日子，死在英彪的婚讯后……

他不断挣脱出过去，像褪去了一层层血肉组成的皮囊，向上生长，向前走。他脱下一层一层的自己，脱下曾经的纯真，脆弱，彷徨，优柔；露出本质的坚硬，笃定，阴翳和一往无前。

失去了贞操，身体上的痛苦，不要紧；失去了曾经的爱人，与女儿天各一方，不要紧；他背负上了曾经认为自己绝对无法背负的，沉重的东西。

他走得艰难，满身泥泞，在血腥又孤寂的隧道前行的时候，他身边总有一束幽幽的光亮。

他转过头，杨戩每天会和他一起吃早饭，出门前低低地向自己告别；每周六的上午姬发会过来。他按时来到昆仑在岳城的据点，商议一些大事，顺便来看看他，给他带一些书，教他读一些东西。姬发算是他的老师。

杨戩如常向他告别出门，他蓦地觉得他的领子有些歪，伸手为他抻平，双手自然地抚上他的胸膛。

杨戩一愣，接着再次开口向他告别，声音沉静温柔。

他回身去煮一壶红茶，在茶煮好的时候听见姬发摁门铃的响动……

“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我和他一不做二不休。那怕他牵着手，拥着家兵，使着权术。你只看这一个那一个都是为谁而卒，岂可我做儿的倒安然如故……”^①

他沉吟不语，老师今日教的是一出古典戏剧《赵氏孤儿》。

“为了赵孤能够活命，公孙杵臼，韩厥，程婴父子都死了……”

他喃喃，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他手上一暖，姬发伸手将他握住，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生命是不能比较的。”

“一条命与四条命，哪个重？”

“一样重。”

“无论是一条命还是四条命，都不可以因为不义而死去。这是我们民族原初而朴素的法律精神。”

“也许从数量上来看，这场复仇都显得不值得。”

“但是要复仇，因为因不义之行造就的仇恨是如此巨大，无法弥补。存在的人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事物回到原来。”

“他们燃尽生命，前赴后继，一次次地被不义击碎又重塑，仅仅是为了让事物回到原来而已。”

“他们的，崭新的人生，也正因为复仇所导致的事物回到原来，才得以最终穿过悲伤而继续。”

“是以，在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复仇就有了它正义的基础。”

他眼睑微动，沾染上了细密的泪珠。

姬发看上去有些无措，他凑近他，轻声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那人的温度从手上一点点传递过来。

他想到了很多事情。

得知孝哥死的那天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他怀孕后随时都要吃东西，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要吃，怀昶儿的时候孝哥会逼着他喝他不喜欢的芡实百合汤。

他那时正在喝芡实百合汤，杨戩敲门进来，坐在他面前沉吟片刻，他知道出了事情，捧着汤碗执着地不肯放下。

“我喝完了再说……”

他梗着脖子，眸中逐渐蓄满泪水，杨戩把剪报推过来，上面写着苏家的二公子殁了……

他只看了个标题，接着盯着汤碗大口地喝。咕咚咕咚尝不出味道。他怀孕了，为着孩子他得吃，不爱吃也要吃。就像孝哥还捏着他的耳朵耳提面命，让他照顾好自己，看着他让他喝汤。

他大口地喝，汤碗很快见底，眼泪流入汤里仿佛尝出了一丝苦咸……

“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情……”

他回答，抬眼看姬发的脸，在他的注视下流下两行清泪。

“我想让，事物回到原来……”

他轻声呢喃，一双胳膊突然揽住他，他倒进姬发怀里。抬头看见姬发晦暗，迷离，担忧，压抑着某种热忱的神色。

“会的！”

他从姬发的声音里听出了紧绷的颤抖，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会的，娇儿，我帮你……”

在那怀抱的温暖里，他感到他正穿过那条血腥又孤寂的隧道，身旁那束幽幽的光亮中始终有两个男人，杨戩安顿他的身躯，姬发指引他的精神……

门吱呀打开，杨戩下班回来，看到他们的样子。姬发放开他起身收拾好东西离开，留给他那本线装的《赵氏孤儿》。

孕肚微微隆起，穿在宽松的衣服里却不怎么显得出来。

快四个月了……他盘算着日子。感到身体略微有些沉重，按着怀第一个的经验打算抓紧时间活动活动，免得到后面身子沉了动不了。他看着薄暮升起的那一轮圆月，丝毫不浪漫地觉得月亮和自己的孕肚一样圆。

中秋该是团圆的日子罢……

他想着，杨哥哥算是他的家人……

鄂顺的话，他没想明白过。往往是他刚要想一想，心里就觉得痛。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痛。道理明摆着就是那么个道理，他和云姑娘是一对天造地设的良缘，放在话本子里也是容不得节外生枝的。

他定定心神，罢了。杨哥哥不是说自己是亲戚吗？那他就暂且演好“亲戚”这个角色。他揣上白天做的一炉月饼，想着为杨戩送去，让他早点回家。

到了医院他左问右问，七拐八绕地找到了云姑娘。她这会儿坐在办公桌前，在看医院规划的草图，上面标满了他看不懂的洋文，抬头给了他一个客气优雅的微笑。

“师哥现在在传染病区，那里没有防护不能进去。你有什么事吗？”

云姑娘说得利落得体，语速很快，连珠炮似的，让他微微一愣。他反应过来也露出笑容：“我想给他送一点月饼……”

“我可以替你转交，不过……”

也许是和他说话无需占用太多精力，云姑娘低头在规划图上标注了起来，一边说，语速有所放慢：

“我想他应该不喜欢吃月饼。师哥在国外待久了，其实不习惯吃中餐。觉得中餐油大，又……”

说到这，云姑娘抬起头看着他，似乎是意有所指地瞟了一眼他的腰部。她说得清晰而缓慢：

“又不干净。”

他几乎是落荒而逃。

以至于逃出了老远才迟来地感到悲伤，他按住胸口微微地喘，心想：文化人骂人都这么简洁有力的吗？

是啊，他光想着杨哥哥和云姑娘是怎样一对良缘了，他从没想过自己。

别说喝洋墨水了，他连字识的也不多。

贞操对他来说更久远了，孩子都怀了二个。

他知道自己天生丽质，有种直击人本能的，艳俗的美，甚至让亲生父亲都产生兴趣。

可是云姑娘那种自小家教严格，十数载求学，书卷喂出来的带着香气的典雅的美丽，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

他突然自惭形秽起来。他总算意识到这件事根本不会为自己的想法而改变。他们是天赐良缘，自己怎么能插进去，怎么配肖想故事的男主角。

他坐在茶几前，把那一炉月饼拆开吃掉。

他怀着孕，得不停地吃东西。他边吃边想，其实自己做的还是蛮好吃的。

只是再好吃的东西，不合那人的胃口，有什么用呢？

他再喜欢，有什么用？

陈妈进来给他告别，她要下班。下班前嘱咐他睡前把窗子关好，别受了风。杨医生传信回来，医院那边今天有晚会，他晚些回来，或者就不回来了。

好像是云医生要去苏联进修一阵子，所以晚会结束，还会留几位医生进行第二轮。云医生留杨医生聊一聊。

他真的做的挺好吃的，和邓大姐学的手艺。大姐生着茧的热热的手似乎还在抚摸他的孕肚，露出农家人淳朴的笑，像大姐姐那样笑得爽朗地劝他不要那么心思重。

“你放他自由，他回来，他就是你的。”

“我见了，黄玉多衬你啊！”

“大妹子，迟早有一天，那对镯子还要回到你手上！”

不会了……

姐姐，你在哪？

娇儿好冷……

他伏在桌上，意识沉沉地陷入睡眠。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头顶模模糊糊地响起，他抬头看到视野一片朦胧。

那人的轮廓在朦胧里显得温柔，他附身看着他，声音关切而平静，他说：“娇儿，怎么不回房间去睡？仔细受了凉。”

“杨哥哥……”

他无意识地轻声呢喃，眨眨眼睛像是看清楚。几乎是跳起来那样突然扑进他怀里，他紧紧地抱着。

他在哭，不知道为什么哭得止不住。

他抱着杨戩的脖子，哭得断断续续：

“我不管！你回来了，你就是我的！”

一双胳膊在他背后收紧，杨戩回抱住他。声音在他耳边轻而坚定：

“嗯，我是你的。”

他从杨戩怀里起身，看着他的眼睛。那倒映着十五圆月的眼睛是属于他的灿烂星辰。

“杨哥哥，我想做，我想和你做！”

“娇儿，你现在这个阶段性欲高涨是正常的，但是……”

“不，不是这样的！”

他高声打断了杨戩的话，又扑进他怀里，带着泪珠的眼睫颤动像受惊的小鹿。

“杨哥哥，我爱你，我想和你做……”

那人的双手抚摸后背让他平静，让他渐渐止住哭声。他伏在杨戩肩头，声音带着哭腔啜嚅：

“杨哥哥，我爱你！接受我好吗？”

他像等了天荒地老那么久，杨戩没有回应。

他浑身的血都冷下去，从杨戩的怀中起身等待他下最终判决。

杨戩看着他，伸手拭去他的眼泪，声音平静而悲悯：

“不好……”

①【元】纪君祥《赵氏孤儿》

十四

“我做了一些姜人饼干，帮我转交给云姑娘吧！”

在早餐餐桌上，杨戩接过银娇递过来的那个锦盒，包覆的丝带下绑着一张字条。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①

他看着银娇露出一个苦涩的微笑，垂下眼睛：“听说云博士要去苏联进修了，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祝云博士事业有成，功不唐捐……”

“你的学问长进很大，姬公子还是每周过来教你？”他沉声问，银娇在他的注视下缓慢地点点头，他的声音还有些低徊的哽咽：“嗯……”

银娇抬起头望他，脸上露出凄哀的神情：

“杨哥哥，谢谢你。你的选择是对的……”

“只是云姑娘这一去，你们倒要天各一方，不知多久才能团聚。”

“到那时，我也不知身在何处了……”

“杨哥哥，此生得友如你，我没有遗憾。”

“我祝福你们……”

杨戩看着他，目光是一如既往的安宁平静，像一尊不辨悲喜的菩萨，此刻正垂下慈悲的眼眸：“祝福我们……什么？”

他于是也感到小小地惊讶：“什么什么？难道你觉得云姑娘不好吗？”

“她很好，”杨戩调整了一下坐姿，目光灼灼地望他，“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云霄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是医院的一位德国医生。”

他足足愣怔了半晌，旋即感到尴尬，开口声音有些结巴：“是这样啊……”

接着，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抬眼泛出潏潏的泪光，他苦笑：

“所以，即使没有云姑娘，你也不会选择我……”

“你的选择是对的……”

“杨哥哥，等你真的遇见了更好的人，你要告诉我一声啊！”

他低头流下眼泪，身体颤抖像一尊破碎的瓷：

“我的学问有了长进……蒋公子在教我用枪，我一直在长进！我也是很好的，我是值得被爱的！”

“你当然是……”

杨戩声音沉稳，凑近用方巾轻轻地拭去他的眼泪。

他看着他的眼睛，神色安稳，轻声问询：

“我的拒绝，伤害到你了吗？”

他愣愣地看着杨戩，看到他点点头，再开口时声音平静下压抑着颤抖：

“对不起，娇儿，这并非我的本意。”

“你当然是值得被爱的。我一直都爱着你……”

他微微睁大眼睛感到惊讶，仿佛泪水都凝结在脸上，那人悲悯而安宁的面容在他面前放大，神色迷离地向他诉说深情与爱意。

“可是，娇儿，我不希望你草率地下决定。”

“你真的明白自己的心意吗？人是最难看清楚自己的。”

“其实你爱的是姬发公子，难道不是吗？”

他轻微地停顿，眼神中掠过一闪而逝的受伤，再开口时克制住了声音的起伏：

“娇儿，你的身边爱意环绕，俊彦如云，我不过是有幸离你近了一些……”

“感恩之情，也并非爱意。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我不需要你用它来还……”

银娇上前拥抱住了他，扑进他怀里，他下意识地收紧了这个怀抱。

“傻子，我们俩怎么都把别人牵扯了进来……”

“发发他，如同我的老师一般。他是世家子弟，姬家一定会给他安排门当户对的联姻的！”

他从杨戩怀里抬起头，露出满怀希望的，悲伤的笑容：

“杨哥哥，我爱你，你不相信吗？”

菩萨垂眼看他，他眉眼的慈悲化作安宁的情意将他笼罩，深情看进他眼底：

“现在我信了……”

他们接吻，感受杨戩的温热包覆他的双唇，如同他的怀抱将他稳稳地承托包裹，给他带来安全，饱暖，尊重，爱护，珍惜……

这是他与杨戩第一次接吻，时间仿佛如此漫长，像来自过去的，久远的河流涓涓流淌。他们气息流转，唇齿相依，杨戩像对待一件艺术品那样轻柔而执着地吻他，扫过他的齿列，挽留彼此的舌共舞摩挲。

就像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你……

就像过了一生那么久啊！

就像前世有约……

像白蛇在断桥遇许仙，像织女思凡，像梁祝翩翩地飞了，像贾宝玉遇林黛玉……

真够俗的……

可是好幸福啊！

他流下泪水，在相吻的唇间尝到一丝苦咸，杨戩也哭了。

热水宛如母亲的子宫，微小的波浪承托他稳稳漂浮。

他泡在浴缸里，卸去整日的疲惫，因隆起的腹部而酸痛的腰肢被水流温柔地梳理，他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

陈妈刚刚离开，一人独处的沐浴时光是他难得的闲适和休憩。他阖上眼睛，逐渐陷入温热潮湿的梦境，安然地沉入睡梦的迷茫……

他听见扑棱棱的水声，有人进入了浴缸，那人的身体从背后靠近垫在他身下。他的臀部坐在那人的大腿上，柔软的血肉隔绝坚硬的池壁，让他更像是在母亲的子宫中被包裹。一个吻落在他颈间。

他想睁眼，水汽和睡衣却让他醒不过来，那人逐渐吻向他的面颊，耳后。在温热的口腔含住耳垂的一瞬仰起头，发出了第一声难耐的呻吟……

.....

杨戩抱他从浴缸里出来，为他擦干净身体。他露出餍足的表情，像是满足的猫儿伸出圆爪，缠绵地搂着那人的脖颈，被他轻柔地放在了床上。

他侧身躺着，杨戩热热的身体紧贴着他的。他听见背后传来男人粗重的喘息，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戳刺他的大腿之间。

刚刚杨戩没有射，他在自慰。

他转过头，菩萨的尊相染上了情欲的绯红，杨戩看着他露出清爽的一笑：“吵到你了
吗？”

“再做一次吧！”他脸上的红晕也还没有褪去，语带羞涩，“帮你弄出来……”

“不必……”杨戩的声音依然克制而平静，极力压抑着情欲的喘息，“你睡吧，我自己来就好！”

他直接转过身去吻他，杨戩突然拉着他陷入一个热烈的激吻。他不再忍耐，把着他的双腿，把他拉向床沿。

.....

天光晴好，透过玻璃窗斜斜地映在他脸上。

他眼睑轻颤，眨眨眼睛醒来。杨戩还在沉睡，他的身体从背后拥着他，他们像勺子一样叠着挤在一起，那人的一只手放在他隆起的肚子上。

他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是多么地爱这个男人，蓦然想要流泪。他不是自己腹中孩子的父亲，也不是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看着他一路坎坷地到了如今，护着他。仿佛只要在他身边就很好，他放弃了遇见更好的人。

我是很好的，值得被爱的……

他看着手腕上那对质地清透的黄玉镯，黄玉真的很衬他，他想，他的爱情，他无望的爱人，

是“金簪子掉在井里头”。

他回头看着杨戩的睡颜感到满足，下身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他反应过来脸上一红，小声地叫他：“杨哥哥……醒醒！你的东西顶到我了……”

杨戩也眨眨眼睛醒来，看着他露出一个晨曦一样明亮的笑容。手臂收紧，把他更紧地抱在怀里，那话儿直直地竖着顶着下体感受更加清晰。

杨戩从后面凑近他耳边，声音竟破天荒地显得狡黠：

“诶呀，大起来了！娇儿，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他红着脸嘟囔，身体轻微挣扎，感到身后那人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

“你……你不去上班吗？”他有些惊恐。

“今日周六，我这个周末不值班！”

杨戩说得声音轻快，下体暗示性地动作愈发放肆。心知躲不过，他心一横闭上了眼睛。

.....

陈妈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相连的身体在高潮的余韵中颤抖不止。好一阵云雨方歇，他们都饿了，餐厅传来陈妈拿手的水煎包藕粉粥的香气。

杨戩搂着他温存了好一会儿才舍得放开，他们打算起身穿衣，两颗头却碰在一起，“Duang！”地撞了一下。

他们被这一下扯回了床上，这才发现刚刚的意乱情迷把他们的头发缠在了一起。

他们哑然失笑，这也算是“结发”了！

他们的头发都半长，他的头发弯弯地打卷儿，杨戩的头发又密又浓，快是他的两倍。他俩的头发缠在一起，要解开，可真要废去几百年的煎熬。

杨戩于是当即决定快刀斩乱麻。他拖着他的头两人一同挪到了床边，杨戩摸到了床头柜里的剪刀，就着有限的视野把他们缠在一起的头发剪开。

等他们总算收拾好出卧室吃了早饭，照镜子时他才发现杨戩是就着自己这半边的头发剪的，为他半长的鬓发上留下一个不太整齐的刀口。

他恼了似的向杨戩挥去粉拳，杨戩顺势接过他玩闹的拳头，歉意地笑笑，让他坐下，自己亲自给他理个周正。

于是他端坐在那等爱人的服侍。这个荒唐的小插曲似乎提醒着他们昨夜的颠鸾倒凤，让他想着想着脸上发红。心道下次可不能由着杨戩胡闹！

这时门铃响起，陈妈从书房出来去开门。姬发闪身进来。清晨下了一场小雨，他穿着防水的麂皮风衣，腋下夹着一本书。

他在门口换了鞋，脱下风衣，走进来看到他们的样子，他猛地顿住。

“发发！”

他兴奋地叫了一声，姬发却依然愣在那。杨戩看上去不为所动，手上依然继续着他的活儿，只是冲姬发点点头，道了一句：“姬公子，早安！”

“早安……”

姬发的声音有些犹豫，他踌躇了半晌还是走来在桌前坐下。

“今天讲什么？”他问，脸上带着明媚的笑。

姬发的眼神和他对上了一刻就猛地低下头，他摊开书，让他看到那是一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

“讲唐诗！”

说起来，理发用得了这么久吗？

一开始他只当杨戩还没有完事，依然端坐着由他动作。这倒也不影响姬发给他上课。只是姬发今日的表现着实有些奇怪，让他摸不着头脑。他一直在回避自己的眼神，神情也不自然，他伸手去翻书时碰到了他的手指，姬发像烫到了一样把手抽了回来。

杨戩的理发漫长地没个尽头，直到课都快上完了。陈妈突然进来，说医院派人来传信：有一台手术，云医生不在，主治有些拿不定主意。

见是救死扶伤的大事，杨戩也不在耽搁，起身收拾。他向姬发示意暂停，也起身帮他收拾东西。此时窗外的雨小了一些，但还淅淅沥沥地下着。他为杨戩取来一顶防水的毡帽，在给他打领带时被杨戩揽住腰肢，低头给他一个不容拒绝的吻。

他软软地想挣两下，想着姬发还在这里，被杨戩的霸道化解，他们交换了一个几秒钟的吻，杨戩出门。

他伸手搓搓发红的脸颊，回过头发现姬发果然愣愣地看着他。

他突然感到尴尬，干巴巴地笑了两声转移话题：“我们到那儿了？”

姬发突然低下头，泄出一声讽刺的轻笑，他闭上眼睛，微微地摇了摇头。

姬发收起书，起身向他走来，他突然没来由地感到紧张。

“娇儿，接下来的内容，我带你去看。”

“走吧，娇儿！”

“我带你看看岳城！”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②

因为危险和怀孕，自从来到岳城，他几乎从未离开昆仑的据点。

车行闹市，他才发现这座坐落于江城西部的城市的古朴，厚重，恍然回望，时空中凝结着千年历史的烟尘。

他们停在一处略显荒芜的门房前，四下连天衰草，凝着秋日的寒霜枯槁。

姬发带他进去，转过几个门廊，进入一个开阔的院子。院内和四角亭中都矗立着森森的石碑。

“碑林，”姬发说，

“后世子孙有知，当在这里建一所博物馆和公园。”

“你看这些石头，有些上面的字，刻上去已经一千多年了……”

“我们的祖先，就这么执着地把他们的时代带给我们，像是在对我们说：‘孩子们啊！看看我们……’”

“朴拙，峥嵘，漫长……”

“他们把字刻在石头上。”

他随着姬发的话轻轻抚上那斑驳的石块，感受刻字在掌下的凹凸，他的思绪随着篆隶行楷逸散开来，时间的风挟着历史的烟尘扑面。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姬发吟诵，他的声音有些动情，他跟着姬发的脚步。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姬发回头望他，他立在那里风露凄然，浅吟低唱：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发发……”

他与那样的目光对望，被某种深刻的感情震撼，流下凄然的泪水。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姬发转过身，留给他一个风中的背影，他的声音幽远而激昂：

“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

“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

“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他抬起头，感受风吹过矗立千年的石碑之间流过他的身侧，仿佛历史正在穿过他的身体……

他无意识地流出眼泪，想起这一路上看到的：钟鼓楼的晨钟暮鼓奏了千载，曾历过无数战火的城墙巍峨，那名为大雁塔的大慈恩寺，里面停驻过玄奘，辩机，和谜一样的高阳……

“我们居然要看书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祖先是那么强大，文明而荣耀！”

姬发向他走来，握住他的手，他的眼神里满是他看不懂的哀愁。

“岳城，就是长安……”

“我不想让我们的子孙，只有看书才能知道了……”

姬发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眨眨眼，反应过来了什么，他哑然吃惊：

“你？！”

“我实在对时局感到失望……”

姬发低声地呢喃，他敛去哀愁，露出坚定的神色，他说：

“娇儿，我要从政府辞职。我连父兄都没有告诉，我只告诉了你。”

“我想，去看看这个国家，到底在发生什么……”

他手上一凉，低头看到姬发正把两只铂金镶钻石的手镯给他戴上，钻石的火彩叠在黄玉上折射出更加璀璨的光。

“娇儿，我爱你！”

他猛地想把手抽回来，姬发的力气使他没有撼动。他的身子轻微打着晃，几乎站不稳，过于深重的感情让他徒然失语，无法回应。

他真的没料到吗？

还是他一直一门心思地以为，姬家是世家，会给姬发安排门当户对的联姻。

他是真爱我的……

心怦怦地跳，酸涩的痛苦使它颤栗着收缩。

“这是我从巴黎带回来的，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送给你。”

“可是我想，再不送，可能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

姬发哑然失笑，他颇带着少年气的英俊此刻显出忧郁的哀容。

“你没有选择我，先是彪子，如今是杨医生。”

“也好……”

他竭力露出一个微笑，旋即又被感伤吞没，他低低呜咽着压下喉头的颤抖，

“我是学法律的，我知道，喜欢人不犯法，”

“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

“娇儿，什么都不要劝我。我会给你写信，我会从这个国家的天南海北，国境四方，给你写信。我有一天会回到你的身边。”

“娇儿，我走了！”

他转过身，杨戩正从门房进来，他留下一个离去的背影。

姬发离去的样子像是一个孤高的侠，穿过千年石碑的丛林，走向时间和空间的深处与远方，留下背影，留下那句少年气直冲霄汉的告别：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③

①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唐】李白《送友人》

②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汉】佚名《古诗十九首》

③长安诗词开会，分别出自：【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宋】舒亶《虞美人·寄公度》；【唐】张说《杂曲歌辞·踏歌词》；【唐】白居易《长安道》；【唐】李白《子夜吴歌·秋歌》《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送陆判官往琵琶峡》；【唐】王维《陇头吟》；【宋】张舜民《卖花声·题岳阳楼》

【all郊】雄狮

十五

“他有权利知道……”“不行！”“杨二！你能护住他一辈子吗？他需要知道……”“怎么不可以？我忘了！若不是蒋公子高义，他会找到我吗？”

他在生产的阵痛中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杨戩和蒋公子的声音从他阵阵宫缩产生的剧烈疼痛中传来，打破他尖啸的彼此纠缠的色块和线条组成的幻觉，仿佛把他拉回人世，直到那声音终结于一声响亮的啼哭。

他的灵魂一瞬间陷入黑暗，早春的阳光和寒意薄薄地笼在他身上，两个男人喊着他的名字大踏步地跑进病房，他听见杨戩高声叫着让护士给他输血。

大雪，人牙子，赤脚和漫长的冬天……

他仿佛又沉溺在了过去，正在走过那条血腥又孤寂的隧道，满身泥泞，看不到尽头……

有一个尽头，透出隐隐的光亮，一束幽幽的光照亮他身侧，那睁开眼看到爱人的眼睛。

杨戩担忧地注视着他，他这次的生产比初次凶险，失血让他昏迷了一天一夜，杨戩的眼下有些乌青，胡茬散乱，的确守了他很久。

他挣扎着坐起身，拨开杨戩想要阻止的手，他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应该知道什么？”

杨戩愣了愣，随即依然试图让他躺平。他拒绝了并再次坐直，直视他的眼睛，不想在这场对话中落于下风。

“等你把身子养好……”

“等多久呢？”

他打断了杨戩的话，声音依然虚弱，目光坚定地望他，

“你曾经答应我，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就告诉我一切。我已经等了太久，我不想等了！”

“杨哥哥，我并不会因为知道真相就变得脆弱。”

“我希望是我的爱人告诉我一切……”

他露出一个微笑，泪珠落在他因失血而苍白的嘴唇上。

“否则，我就去问蒋公子。我会用一切办法得到真相，甚至，我知道，我可能会受伤的……”

杨戩沉默了良久，他淡然平静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复杂的悲哀和忧愁，他的身子轻轻颤抖，仿佛那一直压抑如火山的真相正在震颤那名为往事的阴冷的海底。

“娇儿，我们回家，你看看你的女儿！”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

二女儿比她姐姐来得虚弱。

她像个小猫儿似的被裹在蜡烛包里，又小又皱缩，轻得仿佛没有重量。她此时在睡，听奶妈说，她即使哭声音也细微。

他在孕期其实得到了很好的营养和照顾。但女儿还是这样，未及足月，就以无比折磨自己和母体的方式，惨烈地来到了世上。

她是自己和亲生父亲的孩子……

他不懂这背后的科学原理，但他朴素又执着地认为，他们的结合确乎受到了这般的咒诅。

他想伸手去触碰女儿的脸颊，但她看上去太过于虚弱，苍白，皮肤像未发育完全那样透明，露出皮下细小的血管和筋络。

他收回了手，女儿看上去太像一个易碎的梦。

杨戩走上前把女儿抱在怀里，他把头别过去不去看，突如其来地鼻子发酸。

“你和女儿的生日在同一天，娇儿，西历三月二十一……”

他流下两滴眼泪，身体轻轻颤抖。

“我是孤儿……”

他的声音硬硬地反驳道，

“我没有生日……”

杨戩沉默了半晌没有回答，女儿睡得有些不安慰，杨戩轻柔地哄着。他背着身不肯再看她一眼。

杨戩抱着孩子走到他身边，他执着地转过头不肯看女儿，杨戩另一只手推过来一张报纸。

他看了个标题就哭了，浑身颤得不像样子，报纸的日期是今天。

《英府大夫人姜氏暴病而亡》

英寿终究还是没有放过大夫人，他哭得哽咽。他的荒唐情事和虚掷的如许青春岁月，原是众人的呵护与代价换来的……

昆仑肯定有英寿的桩子，所以英寿才卡着点儿动手，让他生完之后立刻就能收到消息。他在怎样让人痛苦方面乃是绝顶的天才。

“我把你救出英府的时候，见过大夫人一面。大夫人跪在我面前把你郑重地托付给我。”

“她告诉我你的名字，”

“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①”

“她说，你是在春天的郊野出生的……”

“你叫英郊……”

女儿醒了，她伸出小胳膊细声哭泣。他也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声，双手抱住自己，他泪流满面……

“大夫人是我娘，是吗？”

他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去。杨戩抱着女儿坐在他对面，正垂首看着孩子，像一尊不辨悲喜的菩萨。

“不是……”

杨戩缓缓开口。那些沉重的，阴暗的，凝结了无数哀伤的，浓黑般深邃的过往，正幽幽地掀开它的一角，露出它令人屏息的，痛苦的全貌。

“二十年前，东境有一个显赫的家族，叫东鲁姜氏。”

“姜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东境首屈一指的高门。东境的其他家族很多都是他的家臣。”

“同样在二十年前，北境的林海雪原里，有一个叫英寿的年轻人。他无父无母，无根无基，只有一身武艺，靠给人在冬天看田地谋生。”

“北境的冬天刻骨苦寒，他放了一把冲天的火烧焦主人的田地。”

“这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烈火前发誓，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做人上人！”

“他杀了主人，霸占了主人的田地，种最值钱的——”

“罌粟。”

“他靠鸦片赚的越来越多，钱换成了枪和新的土地，枪为他带来更多‘愿意’为他种罌粟的村民。”

“他终于成了一方，有名有姓的土匪。”

“也是在二十年前，倭国进犯，甲午扬波，日本割去了苔州。”

“可是日本的胃口很大。他恨沙俄干涉他吐出了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他想染指东鲁，获得德国曾经在那里的权益。”

“姜氏一族毁家纾难，东鲁的浩荡平原，青纱帐里，处处有健儿与倭寇周旋。日本人知道是姜氏在支持他们。”

“可姜氏的家主姜桓楚是时任北洋政府的总理，日本尚不想与我国全面开战，怕引起国际观瞻，又来一出‘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人自己不方便动手，就需要找一条听话的恶犬。”

“英寿很适合当这条恶犬。”

“二十年前，一伙至少有三百人的土匪浩浩荡荡地从北境奔袭而来，他们几乎就像受过

训练的军队，拿着制式武器，用炮火轰开了姜氏的大门。”

“烈火吞噬了姜氏三百年的楼宇和荣耀，让后人几乎无从分辨，那里曾经高楼连苑，典礼斯文。”

“他们屠杀了姜氏一门三百余口……”

“姜夫人和她的姐姐被老仆拼命送出，姐姐为了保护姜夫人又被英寿所掳。像婵玉一样，英寿强暴了大小姐，捅了她一刀，把她赤身裸体地扔在了那里。”

“英寿当时还是个土匪，所以他贩毒，同时自己也吸。他一边吸鸦片一边在大小姐身上施暴，姜夫人就在距离几十米远的地方捂紧了嘴巴痛苦地看着。”

“他们没找到姜夫人，一个女子毕竟也翻不出花儿来。”

“差办得很漂亮，日本人有意扶持，把这条恶犬长长久久地豢养起来。”

“北境之王崇氏，西征将门苏氏，凤鸣西岐姬氏，民族资本鄂氏……”

“这些至少有着百年荣耀的家族，如今不与列强媾和，他们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踏着姜家的尸骨，英寿终于成了名震一方的军阀。”

他停在那里没有动作，女儿哭了一阵又睡了，杨戩声音平静，轻轻拍着小小的襁褓。

“大小姐活了下来——她或许并不想如此。姜夫人带着重伤的姐姐敲开了昆仑的门，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

他转过头看着杨戩，陡然呼吸急促，他轻微地摇摇头，像是某种记忆和感情潮水般地涌来。

“我七岁那年，被师父带着去看一个婴儿。那孩子生下来就有毒瘾，毒瘾发作得浑身通红，哭叫着挣扎几乎断了气。”

“师兄弟们都害怕，可是我不怕，我心里知道，我与他有缘。”

“我是要护着他一辈子的……”

“我走上前去把那婴儿抱起来，看到他的生殖器下有一道幽密的小口——父亲的毒瘾造成的精子缺陷所导致的畸形。他被折磨得通红的小脸痛苦地皱缩着，眉间有一颗黑色的释迦痣。”

“我想起来了……”

他无意识地流下眼泪，看着杨戩的眼神陷入迷茫而痛苦的追忆。

“原来我从小就认识你……”

“仙儿哥哥……”

他发出一声颤抖的哀鸣，双肩向里扣紧克制让他破碎的动摇。杨戩低头去探女儿的小脸，他也哭了，回头看流出两行热泪。

“诶！”

他露出一个笑容，那总是出现在记忆里的男人的身影与面前逐渐重叠。

他生下来就有毒瘾，从小接受痛苦的戒毒治疗。那太过于痛苦，以至于他的大脑保护性地失忆……

他不记得，在毒瘾发作的间隙，他总是追着的，那个白衣飘飘的背影，总是微笑地俯下身，向他伸出手，让他别怕，一点点地教他走路，跑跳，识字，读书……

那个白衣飘飘的身影笔直地站在盛放的梨树下，让他想起天上的谪仙。

他蹦蹦跳跳地伸手让他抱，嘟起肉嘟嘟的小嘴一声声地喊：

“仙儿哥哥！”

仙儿哥哥的双臂环抱住他，他稚嫩的面容依旧带着淡然平静的微笑，让他在他带着梨花香气的怀里感到了那稍纵即逝的，快乐的童年……

直到剧烈的痛苦再次毫无征兆地降临，他发作猛烈的毒瘾……

他张张嘴没有发出声音，眼泪几乎将他淹没。那些过往的记忆一幕幕地闪过他的脑海，像蒙尘的明珠倏然放出璀璨的光，刺痛他习惯了凉薄与幽暗的心。

那太痛苦，也太幸福了……

昆仑能够收容的孩子有限，人们知道他是英寿的种。

人们多少都受过英寿的害了，在他小小的脑海里困惑也不解着，在他童年的时光里，那些总是对他充满敌意和冷漠的成年人。

他一次次地被那些成年人牵起手，拉到一个新的地方卖掉。

买他的人家不久就会发现他的毒瘾，于是这往往又换来一顿打，再被卖到下一家，或是直接扔到街上……

总是有一个白衣飘飘的身影，急切地，找寻着向自己奔来。他自己也是孩子，依然倔强地把他护在身后，昂起头和那些大人据理力争。

他总能找到他，把他带回去，回到那个尽管让他感到冰冷却因为有他在而偶尔显得温暖的家。

他伏在仙儿哥哥的背上，看雪花飘摇落下，在他依然幼小的脑瓜里产生了自己不是孤儿的错觉。

我不可怜，我很快乐的！

我不是孤儿……

直到最后一次被卖，不再有人能找到他。他终于接受了自己是孤儿的事实。

毒瘾最后一次发作，过于猛烈，让他觉得自己似乎就要死了，像一场大火焚烧过境，彻底消除了他所有的记忆。他忘了仙儿哥哥，忘了曾经为戒毒受过的大苦，忘了这个世界的拳脚和冷漠，他像一张纸一样白白净净地新生了。

彻底地新生，他摆脱了毒瘾，甚至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他长大了，面庞秾艳美丽，

丝毫没有了小时的苍白丑陋，甚至即使他的仙儿哥哥此时就站在他面前，也未必认得出来。卖他的理由自然也变了，他被卖到别人家做妾。

他被一抬小轿抬进了英府，回到了一切的开始和一直在寻找他的姨妈身边……

他无意识地握紧拳头，蒋公子和鄂顺正提着礼品推门进来。他抬起头露出一个诚挚的笑容：

“你姓姜。”

蒋公子没有回话，他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目光深邃，他点点头。

他又流出眼泪，口里发出一声轻笑，他哭哭笑笑，被悲伤和欢欣颤抖。

“表哥！”

“诶！”

姜文焕也流下泪来，他微笑，重重地点点头。

“英郊弟弟……”

“表哥，等我出了月子，你接着教我用枪，好不好？”

“好！”

①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宋】王禹偁《寒食·今年寒食在》

十六

“我记得，昶儿出生的第二天，你就给她起名字了。”

杨戩抱着女儿，坐在壁炉边凑火，细心地理理女儿的襁褓，让她在睡梦中感到暖意和舒展。他半侧过脸来看他，英俊的面庞被火光映衬出峻峭的剪影。

“给女儿取个名字罢！”

壁炉中火苗舔舐松木噼啪作响，清冽的松香顺着杨戩幽幽的话轻轻地飘来。他略抬眼瞧了一下，手上不停，开口声音冷硬：

“弱地和猫似的，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满月，再说罢！”

他接着低头摆弄起那堆小巧的机械。姜文焕给了他一把枪却没有给他子弹，让他时常能够练习。他已经能熟练地拆卸和组装手枪。手上几乎是无意识地动作，熟能生巧，千百次地练习着速度。

杨戩怔了一瞬，峻峭的影子在跳动的火苗前停驻，隐住他明灭的眼神。

“你不去医院吗？”

他问，手上正给手枪装上撞针。

“医院步入了正轨，事务没有那么多了。我日前申请辞去了院长一职，仅有顾问头衔在身。”

杨戩转过头，微微垂首，留给他生着浓密头发的颅顶。他的声音幽幽地：

“我想着，如此能有更多时间陪你，”

“照顾孩子……”

他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旋即完成了最后一步，把弹夹推上听见了一声清晰的“咔哒！”

“哼！”

他只是冷笑了一声。

他没有抱过女儿，一次都没有。

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不想看见她。

她太小，也太弱了。

他不止一次地想，为什么他没有中途流产？为什么生下的不是一个死胎？为什么她总算来到了世上，却是这副样子？

她值得活下来吗？

他亲眼瞧着，她胎里弱，若不是杨戩衣不解带地照顾，呵护，她决计不能活命。

他心里明白，出了这个门，便是世道的风吹雨打了。

这世上的孩子那么多，偏她值得活下来吗？

这世上的风雨吹打得别人，就吹打不得她吗？

他心中泛起一阵残忍的快意。丝毫没了做母亲的喜悦，为人母之前，他首先是他自己。

她是自己和亲生父亲的孩子……

英寿俊朗，自己也美貌，这个乱伦而生的孽子出奇地漂亮，在襁褓之中就能得见是天上掉下来的病弱美人。

既然经不得风雨，那红粉青黛，也只好被雨打风吹去……

谁让他一看到她就想起英寿呢？

想起鲜血，

邓家的血，母族的血，他被撕裂的，劈开的下体，淋漓的血……

他曾以为在岳城的这段平静时光多少抚平了他的伤痛，让他摆脱了那如影随形的记忆的折磨。然而事实却是往事从未放过他。他不停奔跑，努力逃开命运与过去。最终却只是一头撞上过往——他的毒瘾，仙儿哥哥，英寿和他的春药和性。

产后半月，身体逐渐恢复，杨戩凑近他想要亲热。

他熟稔地迎上去，他们很快亲吻在一起，搂抱地难解难分。他们都素了三个半月，不消说彼此的渴望。

杨戩的手指再次tan入tinei，他嚤吟出声。与呻吟一同响起的还有啼哭——突然响起的，尖利悲惨的啼哭。

杨戩住了手，唤陈妈去照看孩子。他回头又捧住他的脸想要亲吻，身体热热地靠过来想要继续。他猛地翻过身背对着他。

“吵死了。”

声音平静没有起伏。

他回过神，杨戩正朝他走来，他怀抱着女儿，他手里拿着枪。

杨戩走到他面前站定，说下午医院确实还有事要忙，说着把女儿递给他。

“你抱一会儿。”

杨戩抬抬下巴，向他示意女儿。

他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撑在桌上，把眼神从枪上移开了一瞬，飞快地看了她一眼。

“放那儿罢！”

他盯着枪。

杨戩的语气有一丝轻微的焦急，伸直胳膊朝他递过来女儿：

“桌上硬！”

他这下回头看了杨戩，盯着他的眼睛，字句说得慢而清晰：

“那就放沙发上。”

杨戩低头看着他，没有收回手臂，神情闪过一瞬间的伤痛和震惊。他也抬头看着杨戩，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手上缓慢地摩挲着枪把。

陈妈察言观色地走来，插入僵住的局面之间。她噙着笑从杨戩手里接过孩子，用手轻拍着哄，脸上堆着笑，口里说着“哪个小宝贝要睡觉啊？来阿妈怀里睡啦！乖宝……”，抱着孩子走开了。

杨戩首先结束了这场对峙，他背过双手，声音平静而低沉：

“她没有听力反应。”

他有一瞬间没有反应过来，接着听懂了杨戩话里的意思，转过头，把枪放在桌上。

“聋子？”

“失聪，是的，近亲繁殖造成的，先天的，没有办法救。”

杨戩的声音像外科手术一般精准，客观，确定，没有感情色彩。

他回望过去，发出一声短促的，确定无疑的：

“哦！”

杨戩的身子轻晃了晃，一只手扶住桌沿，压抑着某种剧烈的颤抖。

他的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还带着心跳的热气和跳动：

“她是你的孩子！”

“你不爱她吗……”

他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依旧是那样盯着杨戩，声音有些陡峭的冷意：

“我就说我爱，她能听见吗？”

“让我爱她什么呢？”

“郊儿！”

杨戩的声音陡然拉高，他不相信他的话能如此平静地恶毒。

然后他紧闭了闭眼睛，喉头吞咽，压下涌起的情绪，声音试图恢复平静客观：

“那是英寿的错，和孩子……”

“英寿就是她的父亲！怎么会和她没有关系！”

他也高声嚷起来，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某种汹涌的东西突然冲开了那层“平静”“克制”的壳，迅速地涨上来，漫上他满是痛苦的脑海。

“让我爱她什么呢？让我爱她是我生父she到我肚子里的！她的父亲，我的父亲，一遍遍地she进来，才造就了她是吗！！！”

“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英寿，想起我们干的禽兽不如的事。”

“我也禽兽不如，我贱，我把乱伦的东西生了下来。”

“她有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想要什么呢？这世上无父无母的孤儿多了，不照样活着吗？何况她父母又是什么好东西呢！”

“我只能把她当陌生人。我容忍这样一个陌生人在我家，时不时地又哭又叫打扰我的生活，我已经很仁慈了！”

他的激动渐渐平息下去，杨戩看着他露出复杂的表情。

他从杨戩的眸中看到了自己，猛然间觉得恐惧和羞愧。

他熟悉那个表情，夹杂着同情的悲悯，像一尊不辨悲喜的菩萨，他厌恶那个表情。

他梗着脖子继续，错开眼神不看杨戩的眼睛：

“你最好别把我和孩子单独放在一起。”

“你这还没出月子就来找我，太急了些，杨戩怕是会担心你。”

他转头看了一眼姜文焕，表哥和他有几分相似却又不同，他穿着长衫，看上去是个清俊的文人，面庞方正峻峭，透出驳杂的正气和邪性来。

“无妨——他带孩子呢。”

“杨医生果然医者仁心，我见过那孩子，胎里弱，少不得杨医生贴身的照顾！”

鄂顺插话进来，他正是喜欢孩子的年纪，笑得牙不见眼。

他低下头冷哼一声，再开口时声音恹恹地：

“又不是他的孩子，他倒那么上心！”

“这是杨医生看重你！你倒跟我们炫耀上了！”

鄂顺笑着调侃起来，他抬眼轻飘飘地瞪了他一下，鄂顺的笑突然断在喉咙里，悻悻地收回了调侃，住嘴十分乖顺。

姜文焕瞧着他的样子，突然皱了皱眉，旋即明白了什么，寻了个由头把鄂顺支开。

他也无心再纠缠，掏出枪来，问姜文焕今天能不能给他子弹，他要第一次开枪试试。

姜文焕复杂地看了他一眼，把枪从他手中接过，掂量了几下，抬抬下巴示意他坐。

然后，他给枪装上子弹，单手持枪射击，半分钟内将七发全部命中在九环以内。

他吹了一口枪口的青烟，拿着枪在他身边坐下。

“其实，我这功夫，比不上杨戩的。”

姜文焕看他有些惊讶，补充道，

“他只是不喜欢拿枪，真拿起枪来，是个顶厉害的角色——我也是才知道。”

“你们早就认识吧？”

他问，毫不避讳，姜文焕被他的直率噎了一下，接着开口语气坦荡：

“也不算太久，从他回国开始。”

“‘若不是蒋公子高义，他会找到我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姜文焕哑然失笑，开口声音无奈中带着赞许，

“果然是我姜家血脉，称得上聪颖敏捷，博闻强记。”

“我帮他父亲找到了他……”

“他不是昆仑收容的孤儿吗？”

“是，别打岔！”姜文焕继续，打了个手势示意他接下来是很长的故事。

“因为他或许，并不想被父亲找到……”

岳城是西北半壁的心脏，掌控这颗心脏的，是威名赫赫的西北军。

杨戩的父亲就是西北军统帅杨钟祥①将军。

放眼整个西境，姬家以学术见长，诗书传家，累世经学，受到世人的尊重。

可若论兵势强盛，威震八方，杨家所统帅的西北军才是西境的翘楚。如今看来，几乎是唯一一支可以与英家争雄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傍身，杨家治下却并不暴虐。

杨戩是将军的独子，长于军队之手，却并不醉心行伍。他从小就喜欢学医。

杨将军宠爱独子，不逼迫他一定要从军，只由着他去。为他请中医西医，教他辨药石试剂，西境的杏林名手，多半都教导过他些许。

他聪明也很下苦功，在名师的指导下进步飞速，宛如神童。可他总是烦恼，身为将军独子，他毕竟不能真的抛头露面去行医，何况他才总角之年，他做梦都想把才华好好施展。

有一天，将军领着一个小女孩带到他面前，父亲端坐高堂上，告诉他这是他妹妹。他拉起妹妹的小手，只觉得女孩的笑容是世间的无上珍宝……

妹妹腿上有伤，伤及筋骨，他分辨不出是怎么弄的。

但他很欢喜，他终于可以施展他的医术。更何况是为妹妹医治——青梅竹马的年纪，一切都是最好的，小男孩围着小女孩跑。

伤筋动骨需百天。他循着医书和名师的指导，一字一句认真研读，配药，做夹板，先是在动物身上试验外科手术。

那时太小的他不会想到也想不明白，这个被将军接进府认作女儿的小姐，怎么会连受了伤都无人医治。人世难过这世上的任何一本医书。

妹妹逐渐恢复健康，坐在他自制的轮椅上趾高气扬地让哥哥推她到处玩。他为妹妹追蝴蝶，把春天的柳絮抓成一捧，凑在两人的小脸前一口吹去……小男孩围着小女孩跑。

他跑啊跑，觉得翩翩飞着的蝴蝶能够长久，春日仿佛是永恒。妹妹从轮椅上挣动着站起身，像是很快就痊愈了，她拍着手笑，声音甜甜地喊：哥哥真棒！

然后他眼前一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童年霎时间戛然而止地终结……

他找不到妹妹了，哪个仆人都不会告诉他妹妹的行踪。于是他跑，跑过杨府长长的走廊，跑过几百年青石垒成的花窗，跑过春日的院子，跑过硕大的杨府匾额下，那扇宽阔沉重的大门……

他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他闪进堂屋，把身体躲在屋内的柱子后面，屏息看堂屋正在发生的事。

起先他感到疑惑，一直照顾妹妹的嬷嬷一脸笑意，拉着妹妹的小手把她推向堂屋正中摆着的一个水盆。

天光从堂屋的天井倾泻而下，打在水盆中映出粼粼波光，柔柔地笼住妹妹生着绒毛的脸蛋，在他的视野里美得像连环画上的仙娥。

“请小姐洗头！”

嬷嬷含着笑，说着拿出一瓶名贵的桂花油，妹妹高兴地呀呀叫道：

“嬷嬷可以给我多用一点桂花油吗？下次洗头，我还想用茶花油哩！”

嬷嬷的脸隐在天光的阴影里让他看不真切，声音还是那样慈爱地：

“好，好！”

“小姐福绥安康……”

嬷嬷伸手把妹妹的上半身压下去，撩起水打湿她的头发，用皂角细细地搓洗起来。

皂角的泡沫在天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五颜六色的泡泡飘满堂屋，轻轻一碰就碎了，像一个流光溢彩的梦……

他看着这一幕，心里觉得很安宁。

然后，嬷嬷的手突然用力，把妹妹的头按在水盆里。

他僵硬在地，像被一道闪电击中，脑中“轰！”地响起巨大的雷鸣。

她太小，也太弱了……

发不出什么声音，一切都是无声的。彩色的泡泡依然梦幻般地飘着，皂角的香气沁人心脾，天光柔暖，水盆里漾起一阵激烈的水波，又慢慢平静下去……

“太平长安……”

他漫无目的地走，不知道在走向哪个方向。

手里有什么东西，他低头去看，是一朵为妹妹采的洋蓐，有些干枯了。

他浑身一抖，想起了什么似的，像突然找回了生气。

他哭起来，但并不剧烈。他依然在向前走，身后没有人跟着。

他想起老仆对他解释，妹妹是英家的俘虏，英寿的远方侄女。英家也俘虏了西北军的人。原本商议好了互换俘虏，英家带回的却是西北军将士的残肢。

英寿残忍地虐杀了他们，在他看来，远方侄女又算得了什么？

战争不是儿戏，容不得妇人之仁，西北军将士的灵魂需要安息。

孺子固然无辜，可她一人，换了英寿虐杀西北军几十人的命，也不算冤枉。何况与英寿相比，溺死已经算十分仁慈的方式。

按大人的道理来说，杨家挑不出什么毛病。

他不接受大人的道理。

他只知道那是父亲领着，交到自己手里的妹妹，他唯一的妹妹。他原本采了一朵洋蓐去给妹妹插上，庆祝她痊愈——纪念他第一次救了一个人。

然后他就亲眼看着，他第一个救了的人，在她恢复健康，最舒适快乐的时刻，被溺死在充满皂角香气的水盆里……

他漫无目的地走，眼泪越流越多，他渐渐哭出声了，痛苦姗姗来迟地涌来。

太痛苦了……他无法招架。

他抹抹被泪水模糊的眼睛，看到视野里出现一条清水的小河。河水清凌凌地，在阳光下映出七彩的水花，波光粼粼，像是一个易碎的，纯真的梦境。

也许痛苦，真的就能这样终结罢……

他向那个梦境走去，执着地走去，不再流泪，那一刻甚至感到满足……

“你干什么！你不会游泳吗？”

他呛了几口水又打了个寒颤，抬头看到那个把他救上来的少年。少年的脸在阳光下是一个黑黑的剪影。看上去肩膀壮实，比他大两三岁，自己也是个孩子，咧开嘴笑露出一排大白牙。

少年看出了他想自杀，故意把话题岔开，学着大人的口气那样教训他：

“不会游泳就别在河边走啊！还得麻烦别人救你！”

“我叫萧天，你叫什么？”

他没有回答，裹紧了湿衣服抱住自己，轻轻地打着寒颤。

“看你穿的这么好，你家里很有钱吧！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咳！弟弟，我是孤儿，没父母的。我当年也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你呢，你有父母吗？你遇到什么事啦？”

少年伸出手揽住他的肩膀，把他的脸掰过来冲着自己，再次咧开嘴笑，露出一排大白牙：

“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有想不开的事。我也一样，我们都差不多的。但是你别寻死，要活着！”

“真的，弟弟，活着，我们一定得活着！”

他抬起头，问了这个豁达的少年第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年纪小，才想不开，还是一辈子都是如此？”

少年一愣，接着摇摇头，他的声音坚定又有神采：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觉得痛苦的很多事，等我们长大就好了！”

“杨戩跟着萧天离开。”

“他弃绝了杨家，弃绝了贵公子的生活，从此专心地做一个孤儿。”

“他们被昆仑收容，杨戩被裕鼎收为徒弟，得以继续学习医术。有一天，裕鼎领着他去看一个婴儿。”

“他抱起了那个婴儿，觉得人生在此刻消解了过往的某种遗憾和悲伤。童年迤逦接续，让他陪着那婴儿重新做了一回孩子，妹妹的灵魂仿佛正在亲吻他的脸颊。”

“他要照顾你一辈子的……”

姜文焕结束了他的讲述，他无意识地流出两滴泪来。

“我是英寿的儿子，表哥，你为什么一直在找我呢？”

“因为你还是我姑母的儿子，你是我们姜家的血脉，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血亲。”

他拭去泪水，把枪揣好，冲姜文焕露出一个释然的微笑：

“谢谢你，表哥，今天就到这罢。”

“对不起，杨哥哥。”

他定定地看着杨戩，声音平静，克制着起伏。

杨戩回望他，他眼神明灭，忽闪着垂下眼眸。他们都是聪明人，心有灵犀，只一眼就懂得了彼此已经知道了真相。

他的声音因为懂得而慈悲：

“对不起，也是为了她。”

“我知道这是英寿的错，我知道这和她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想护住这个世上所有的孩子……”

“可我不是你，我护不过来。”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是我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杨哥哥，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在被英寿凌辱时有多么痛苦，在目睹邓家被灭门，听到母族的悲惨血仇后，我有多么痛苦……”

“我就是过不去。”

“我只能把她当陌生人。如果你想照顾她，杨哥哥，那你是做了一件善事。想把她送人，也可以。一切与我无关。”

“别怪娘心狠，下辈子，不要来找娘了……”

杨戩没有接他的话，他垂首说，声音平静客观，像是在交待一件科学事务一样精准：

“陈妈告了假，她家里有事。我要去一趟医院，有一台手术，我三个小时后回来。”

“这三个小时期间，你要给她喂奶。不用我教你怎么调整奶的温度，你会。需要提醒你，她太弱，如果她三小时内不进食，她很有可能会饿死。”

说着，杨戩话锋一转，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她先天失聪，一辈子都是残疾人。”

“在如今这个世道，连健全人过得也艰难。”

“所以，如果就此终结一切，也很难说是不是为她结束了痛苦。”

他眨眨眼，意识到杨戩在为他说话，在为他可能做出的决定减轻可能的负罪感。他喉头泛起浓浓的湿意。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郊儿，”

“我永远爱你……”

她果然在哭，幼细的胳膊伸出襁褓，咿咿呀呀地表示着自己饿了。

她的母亲就坐在旁边的桌前，摆弄枪械。他拆得熟练迅速，三下五除二，再流畅无比地组装回去。

机械的声音叮当作响，婴儿的哭声断断续续。

他觉得有些烦，拿起枪打算回卧室练习。婴儿的声音还是传过来，扰得他心神不宁。

哭什么呢，他想。

他又想，活活饿死，也实在是，太残酷了……

他举起组装好的枪，把它拿到眼前，让灯光在视野里形成一个枪形的光斑。

脑中闪过庞杂的思绪，刹那间一切明了。他想起了什么，下定了决心。

他回到中厅，来到女儿的摇篮旁，把手覆上了那方小小的，温暖的襁褓上。

她依然在哭，声音细弱，像猫儿似的小声哀鸣。他的手就覆在襁褓上她的胸前，传递着些许母体的温暖。

只要稍微用力，他想，稍微用一点点力就够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他垂首看着摇篮，仿佛悲伤和噩梦能够得以终结。

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收紧虎口，用上了一点点力量……

猫儿突然睁开眼睛，她蓦地止住了哭声，看着他模样有些好奇。

她不认识母亲，母亲没有抱过她，但是母亲的气味很熟悉，母亲此刻在抚摸自己的手是那么温暖……

她露出一个笑，向母亲伸出幼细的小手……

他突然崩溃地哭泣，浑身抖如筛糠，像一座山震动着崩解。

女儿被他吓得愣住，又开始哭，被他的声音盖过，他嚎啕大哭。

他嚎啕大哭，泪流满面，双手颤抖着把女儿从摇篮中抱起，解开衣服，把女儿按向胸前……

①杨钟祥将军，原型杨忠祥将军，字虎城。岳城旧称长安。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能反应过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